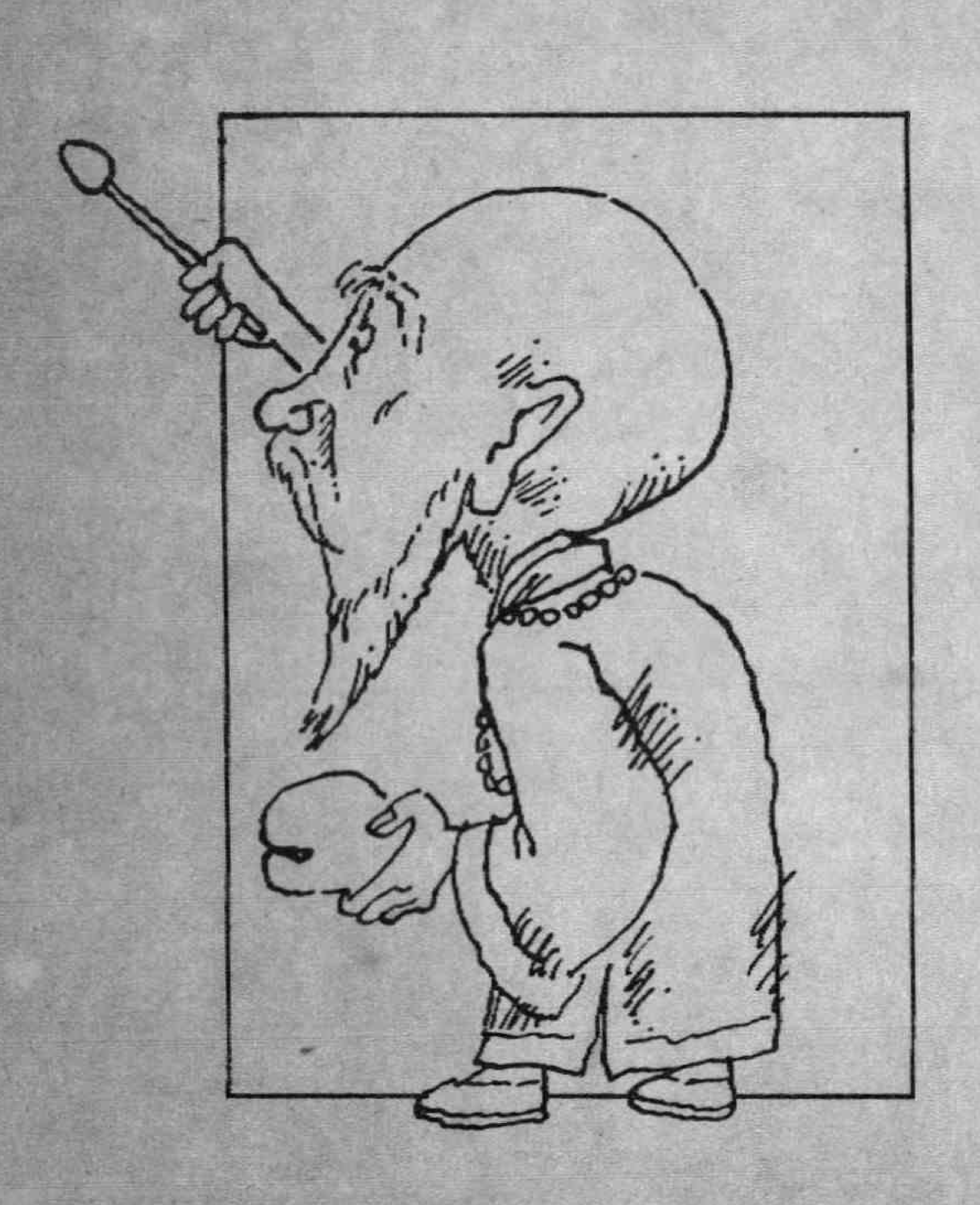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生活系列
禪與香港生活
李英豪著
博益
BB
10000
擦鞋王
第三版

禪與香港生活

李英豪著

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目錄

第三部分：我自調心

自序

(一)

很奇怪，談禪論詩，本來是平常事，與生活息息相關，可是，不少人望而生畏，以爲禪與詩一樣，同屬莫測高深。事實上並不盡然，只是有些「專家」「學者」把禪說來玄之又玄，鑽到牛角尖、鎖進象牙塔，以爲禪本身就像隱於山林的高僧，卻不體悟「無處不道場」和「平常心是道」。禪根本上是很生活化，人人皆可以憑直接體悟去接觸的，絕非故弄玄虛的「學問」；而且並不是枯燥艱澀，其中不乏有趣的小故事，皆與我們日常的生活態度甚至對人處事、看人看事等有密切關係。問題是先要撤除先入爲主的觀念與偏見，不要誤以爲艱深難懂。我首先要反對學者專家們把禪鎖進死胡同，以一己識見識心規限禪的廣闊無垠世界。禪不是殿堂寵物，而是可以平民化，使我們這些每天營役於生活的小市民，皆可在精神上受益。

我個人不是以宗教的態度研究禪，我只是喜歡禪給予我在做人方面、處事方面、生活方面的重大啟示，使我對生命和對他人多少總有所悟。在我個人來說，實

在有很深的啟發。比方，八〇年至八二年，我替內子黃煜芬在家洗腎那一段時期，精神上大受打擊與折磨，我是和煜煜融合一起對抗疾病與死亡，心靈上所受的悲苦和壓力，誠非筆墨所能形容，亦不足爲外人道也。然而，禪使我啟悟，自心內產生一股生命的力量，賦予內子和我自己很大的鼓舞。這種醒悟，猶如雲門禪師斷腿、神光禪師斷臂。是疾病與死亡給我當頭棒喝，把我從生活的迷夢中霍然驚醒。

(二)

禪不是使人隱於山林，不問世事，與人脫節。禪的基本精神是踏實生活，直悟見性，注重經驗體悟，絕不可以離開日常生活；不但並不抽象，而且非常具體，人人可懂，人人可親自領會。祇有把禪困於象牙塔與殿堂的人才違背了禪道，頓失禪機。

既然離開生活便沒有禪，換言之，「用功不必山林，朝市也做得」，我們亦要於「繁華波蕩中學」，所謂「歷境不僅可以驗心，亦可以練心」。所以我注重禪的體驗和實踐，同時把所體悟的所學的，用諸這個社會，而不是孤立避世。

本來，禪是「不立文字，敎外別傳」，不爲邏輯化知性的分解亂割亂琢；然而，爲了把禪的精神發揮，把禪的啟悟實踐於生活之中，進一步與人交感和溝通，使更多人親自接觸、領會、啟悟；活起來內心能夠產生無限喜悅，和人相處也愉快很多，從而時常不斷反省自己的生活態度；也就不能不訴諸文字。也許這樣做法，已乖乎「不立文字」的本意，甚至有畫蛇添足、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嫌，然而祇是個人匿處一方，拈花微笑，沒有人看到，那麼怎能啟悟他人？怎能自覺覺他？我覺得禪不是絕對性的，而是同時具有相對性。

禪可以從釋迦的拈花微笑之間誕生，亦可以在每個接觸這花這微笑的人心中誕生，產生互感，產生自悟。釋迦在靈山會上說法，是傳達；他拈花微笑的時候，同樣是面對大衆，同樣希望更多人啟悟。否則，他爲什麼要向這麼多人說法？爲什麼要露面？可見禪其實不祇是出世，同時也是入世的。祇不過是傳達的方式與媒介不同。語言和文字可以成爲知性的分解，可以歪曲任何東西；同理，任何動作、表情、姿勢、沉默，一樣可以錯引誤導。其實面對花與微笑，無所謂對與錯，祇有悟與不悟。我們也不必再執迷於一派之說或一家之言，所謂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

多一分參照，多一些接觸，作爲一種吸收與反省，未嘗對人對己不是一件好事。

(三)

我自己是百分之百的「香港仔」，自小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對香港猶勝於對故鄉，有一份濃厚感情，以前我沒有離開，我想以後我也不會離開。可是，這幾十年來，眼見香港逐漸繁榮，在工商業和經濟上突飛猛進；然而我們大部分小市民每天仍努力不斷，肩起無限責任，卻無所適從，在機械化與千篇一律的生活中，渾渾沌沌，更有不少人日夕感到身心疲倦，甚至苦悶、焦慮、困惑、徬徨，正是物我不透，解脫無門；而生活就是層層的重壓，時刻要應付自己不願意的鬥爭。也有不少人失去摯愛的人，或生活在肉體與精神的痛苦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這就是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。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目標是什麼？不少朋友都啞口無言，不知怎樣回答。我們的「生活模式」，很多方面老早與生命本質脫了節。

我們怎樣才可以怡然自得、開心些活、放開懷抱呢？怎樣才可以對四周圍社會的通病透徹一些，而在一個物質重於人的世界裏，不爲物役、不爲物困呢？面對一

九九七年權力當會變遷的未來，我們應該醒悟一些什麼？在日常生活中，又怎樣隨緣，解除鬱結；與人相處及溝通的時候更感喜悅，增進人際關係，不祇是互相利用；而又能改變既往荒謬和不快的生活方式呢？

禪給予我們一點點啟示，使人自悟，回到生命的本體，還我本來面目，再植根於自然，我復悠然；一切靠自己創造，獨立自主，並非搖尾乞憐，或仰人鼻息。我覺得人生的心境，最好能夠做到芭蕉和尚所說的：「順着造化，與四時為友；所看到的，不會沒有花；心中所想的，不會不是月。」

禪的生活味道很重，並不造作和偽裝，祇是平常，有時甚至祇用一句輕鬆的話，使人忘掉了緊張的情緒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。其實禪和你和我和每個人一樣平凡，充滿輕鬆、活潑、恬靜；問題是我們去不去接觸。人生一切，皆聽其自然，不能勉强，而自然也在道中。

我不想從深奧的哲理去談禪，事實上，禪的世界裏，有不少妙趣橫生的小小故事，平易近人；尋且足以和目下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和現象作一個有趣的對比。這些短故事，甚至不像是故事，祇是禪的公案；但是我們細味之下，它們好像「話盡山

雲海月情」，從一粒沙一朵花或一個斗笠中，顯示出所蘊藏的大千世界與人生奧秘。我時常當作一則一則寓言來讀，也許有所曲解，也許眞的畫蛇添足；可是，到底是從一己的角度去看，至少對個人有所啟悟。他們如詩如迷你小說，衍生不同的意義；亦有如鏡象，反映出生活的各個層面，使我們能夠「啐啄同時」。

李英豪

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七日

第一部：立處皆眞

香港人的刻意

洪川禪師本來是一位很著名的書法家。有一次，他要替黃蘗寺寫一橫額，祇有四個字，就是「第一義諦」。本來，對於一位擅於書法的人來說，輕而易擧，大可以一揮而就；可是，洪川總希望寫來超出自己的水準。替他磨墨、侍候他的弟子，爲人坦率，對他的期望很高，而且作了不少批評，使他對自己的要求更高。

每次，洪川寫完了「第一義諦」四個字，給弟子看，弟子老是用苛嚴的尺度，直言無隱地說：「這四個字委實寫得不好。」洪川也接受了他的評語，虛懷若谷；結果，寫了一次又一次，總共寫了八十四次，弟子總不滿意，指他每況愈下，比前一次還要差勁，並沒有稱讚洪川的字體半句。最後，弟子外出片刻，可能人有三急。洪川就在毫無心理壓力之下，大筆一揮，寫就這四個字，再不必顧忌弟子的銳利眼光。弟子回來一看，不禁高聲稱爲「神品」！

香港此時此地，不少人日常所作所爲，亦實在太刻意。我們從小就在太多外在

壓力的「文明」社會中長大，內心時刻衹存在別人的眼光，好像永遠有一把秤或一個磅壓着胸口內部，念念都給別人的看法所羈。從學生時代開始，我們脫不了這個陰影，是在戰戰兢兢下學習，陷於巨大無形的窠臼；並沒有自在寫意的心境；雖然默不噤聲，好像很有耐性，可是總逼於無奈。

學生爲了考試，爲了應付家長和教師而充當「塡鴨」，整個學習過程可說是「刻意經營」。我們出來社會從事某一行業，幹某些工作，總覺得有個黑壓壓的影子，在背後指指點點。我們慣於作出一些漂亮而虛僞的手勢，以求扶搖直上，一切其實也是「刻意經營」。甚至交友，同樣爲了本身利益，刻意地互相利用；即使是婚姻，不少人何嘗不是以此來權衡輕重。我們煩且忙的生活形式，又怎有神來之筆，信手拈來？何來神品？何來妙趣？

香港人的心耳

香港有些朋友好像無暇多些接觸心靈的東西。有些一旦聽聞是嚴肅一點的藝術，便望而卻步，祇有興趣觀看流行音樂會。有些忙至流行音樂會也沒有空去聽，因爲忙於找錢。錢是愈找愈多了，可是問他們快樂嗎？答案多數是一個「不」字；而且，更感「我空虛、我寂寞」；憂心戚戚，日夕恐懼難以爲繼。

這使我想起唐朝時，有一位禪師，擅於擊琴爲樂。後來，因爲開罪了一名權霸，給掌摑耳光，竟然雙耳變聾。可是他每天做完日常應做的事情，仍然擊琴以娛己，自得天趣。一名居士覺得奇怪，忍不住問他：「你已經聾了，怎還可以聽見琴音呢？」禪師回答：「我有心耳！」居士問：「什麼是心耳？」禪師笑笑：「你不知道一個人心中也有耳朵嗎？其實每個人本來都有，可是有些人忘記了，有些人讓心耳腐朽，有些人甚至老早割掉！我的心耳比較臉部兩旁的耳朵聽得更貞切，感受更深。所有音調皆存在我心間。」從他的表情看來，精神着實異常充實，十分快樂，好像

有琴音作爲知己深交。這種境界，非居士所能了悟於萬一。

最近無獨有偶，在英國有一名少女，自幼失聰；但是可以充耳不聞，懂得演奏十多種樂器，皆出神入化，意境深遠。她有幾句說話，和上述那位禪師的言行一樣，値得我們每個生活在香港的朋友三思。她說：「我覺得縱使自己恢復正常聽覺，也不一定可以像現在那樣百分之百感受音樂。」「我透過音樂和人溝通，比較用說話更成功」。「我對錢財不感興趣，祇追求快樂。」她感受的是心靈的音樂，追求心靈的喜悅，達到心靈的溝通。她充滿生命的自信，沒有恐懼空虛。她像那位禪師具「心耳」，沒有什麼憂慮，更不感寂寞和惶惑；跟一些光靠錢財、物質享受或肉慾等來支撑片刻「快樂」的人，不可同日而語。爲什麼他們和淺薄庸俗的人有這麼大的分別呢？我們眞的應該想一想！

人際關係

禪門弟子中，有一個叫做法明的，負責割菜、燒飯、打水、料理寺中雜務。人很勤力，沉默寡言；但是入寺以來，與衆師兄弟好像有些格格不入；有時看他的神態，似心有不忿，有點惱怒、困擾，甚至心存敵意。禪師不明所以，後來暗中注視，發覺同門有些師兄，都愛刁難他，指他不是。

有一回，法明煮了一些菜羹給大家吃，其中一碗有幾隻螞蟻的屍體。法明不知道牠們何時爬進碗裏，那名師兄出言相戲，引用一名老和尚的說話：「好一釜羹，被一顆鼠矢污卻！」法明以爲含沙射影，喻他爲鼠矢，一怒之下，把羹倒掉，氣憤地掉頭便走，好幾天也鬱鬱不樂。

大師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除了對有關弟子訓誨一頓之外，還特別叫法明走進他的禪房，故意問他爲什麼和師兄弟相處不大和睦，有什麼不滿。

法明初時仍訥訥於言，繼而忍不住向大師吐苦水，說：「他們甚至說我常愛撒

尿，放屁也比別人的臭！」

禪師說：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你聽過臨濟禪師說『拉矢散尿皆佛事』嗎？我們都是人啊，不要因為別人的戲語，或不公平的片言，便眞的以為自己是什麼也污卻的鼠矢！」法明聽罷，頓有所悟。

其實這個故事，我覺得和現今的人際關係相通。這是古往今來知易行難的事，涉及與其他人相處之道，當然不在於阿諛、吹捧或命令，而在於那一點微妙的心理。

人與人之間多少存有一些敵意、嫉妬與競爭。若根據現代心理學而言，就是要怎樣面對、克服和化解對方的敵意，相處泰然，才可進一步言融會貫通。

法明的基本毛病，是過分自卑，不明白人與人相處，非講職位、頭銜或輩分的高低，所謂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

祇要我們在心理上覺得和對方平等，而不是看什麼名位，才算基本上對自己公平！

臨濟禪師「拉矢散尿皆佛事」，也並非存心污辱佛，不過在說佛也是人，這是可

愛地把佛人性化，並非盲目奉至高高在上，把佛「神化」。

從另一層次看，這句話除了不把佛當作與別人不同高人一等的「權威」之外，根本上和馬祖的「平常心是道」精神相通。

我們明白了即使佛也是人，那麼面對其他大人先生時，便不會自卑心作祟，以爲什麼都比不上，什麼也不行，而有所不快，有所自困。

世間上有些人，的確像臭鼬鼠的臉孔般難看，像臭鼬鼠的氣味般難嗅；他們不會設身處地看看他人，祇知觸怒他人，令人生厭，以爲自我有「優越感」；於是一些脅肩諂笑的草包子，也居然以爲地位超然，可以對他人頤指氣使，或作諄諄訓誨之狀！

現今香港社會，多的是這些病態的鼬鼠。不少人像法明的師兄，愛挑剔、冷嘲熱諷和胡亂批評別人；有些人更自大，自以爲是，愛澆冷水。「地位」稍微高一點兒的人，往往出言時，劈頭便說：「你錯了，你疏忽，你做得不好！聽我的！依我的意思做！」分分鐘在剝奪人的自尊。法明之輩，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這些祇懂翹高鼻子不懂做的人。我們最笨是自己乾氣惱，自困在敵意的牢籠裏，繼而怨天尤人

和自卑不已。

鼬鼠的態度當然不對，人家辛勞做了菜羹，不出言多謝，還好意思譏諷？問題卻是在我們碰上這些常見的臉相時，自己應該怎樣對付。把自己隔絕起來？把懊惱藏在心底？和對方展開優越感爭奪戰，要使自己也變成一丘之貉？

我們不可能不接觸使人困惱的說話、態度和行動，像心理學家萊頓所說，正如我們躱不開遍生的細菌，而我們致病與感覺不快的主因一樣，是抵抗力降低。

我們先消除自卑感，體會「是法平等」，則會發覺自己辛勤工作本身的意義和自己的長處，而別人的臭氣便變得無關痛癢了。

笑的妙用

守端禪師念了一首別人的悟道偈，有點煞有介事。另一位眞正高人楊岐禪師聽罷，不禁大笑起來，一言不發便走了。守端睹狀，大奇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情，引致楊岐發噱，大惑不解。

是夜，守端想着此事，翻來覆去，無法入睡；終於按捺不住，到了翌日，便追問楊岐禪師，爲什麼昨天大笑不已，究竟表示什麼意思。楊岐毫不客氣，直言道：「你比不上小丑……」守端一愕，正感困惱，楊岐接着說：「小丑喜歡人笑，你卻怕人笑。」守端細思，恍然大悟。

周中一對於這個頗趣的禪故事，作如下注釋：「……守端念別人的悟道偈，等於數他家珍寶，與己何益？楊岐的笑，當然不含讚美的意思，但能使守端因此而疑而苦參不寐，並因此而問而大悟。這的確是楊岐笑的妙用。」

現今不少人像當初的守端禪師，祇懂得念別人的悟道偈，人云亦云，毫無已

見，更毫無新意，根本上拾人牙慧。令人搖頭的是這類人以學者專家名流或權威等等自居，並無自知之明，還以為「舍我其誰」，着實使人噴飯，忍俊不禁。世間上偏偏很多這類小人當道衢，也文也武。

守端的可愛處，一是寧獻醜，不藏拙；不像一些自以為「頭巾氣」重的人，心中終日念着別人的悟道偈而不自知，卻又默不噤聲，好像要等人家來挖出他的聲音。二是他肯反省，肯苦參細窮，進而不怕「面懵」，坦然追問楊歧，不覺得「不好意思」。三是他終於得悟，明白應該有自己的悟道偈和創造。

我們做人也一樣，不要怕人笑，對方笑我癡笑我愚，但我知所反省，不恥下問，必然對自己「有益和有建設性」。對方的笑是對是錯，尚屬其次，主要是促使自己不執迷而自覺。

楊歧以笑的態度來啓悟守端，並非冷嘲熱諷，亦非大條道理加以訓誨，實在深懂「人際關係」，知道怎樣傳達訊息。





笑的妙用

盒子內的蚱蜢

(一)

一名弟子拜於道明大師門下，終日鬱鬱寡歡，覺得禪門生活和俗世同樣苦悶不能耐，好像有無數小蟲在心間咬齧。這個弟子和同門相處，稍有衝突，即耿耿不安，所以日漸消瘦，精神萎頓。

道明知道了這件事，問他爲什麼要學禪；弟子回答，因爲覺得世事總不如意，一切不遂己願。道明覺得，他把禪門作爲逃避之所，內心卻像個不斷供柴加炭發燙的火爐。

那時，草邊剛好有一隻蚱蜢跳到弟子的衣袖上。弟子憤然把蚱蜢捉住。

道明問他：「你想把蚱蜢放到哪兒去？」

弟子說：「放進匣子裏去！」

道明若無其事地感嘆了一句：「其實你大可以把自己釋放的！」

當初，弟子莫名所以，不過究竟有些慧根，想了想，恍然大悟，禪師分明用那隻如甕中之鼈的蚱蜢來比喻他。這個故事，使我想起劉曉梅說出來的一則「最恐怖的事」，無獨有偶，也是和蚱蜢與匣子有關。那件「恐怖的事」，是說有個小孩子，把一隻蚱蜢囚禁在一個火柴盒內。盒內黑漆漆，當然不見天日，但仍有微弱的空氣，僅可維持生命。盒子內沒有東西吃，蚱蜢餓起來先吃掉自己的翅膀；過了些日子，實在熬不住了，再吃掉自己的腿子來充飢。牠仍然沒法子逃出去。後來孩子打開匣子的時候，蚱蜢已吃掉自己的肚子，奄奄一息了。

雖然聽起來，類似寓言；但是，寓意何等深刻！在我看來，兩個故事令人「毛骨悚然」之處，皆在於自己「一手做成」，我把那個孩子看作現今無數無知而自困的人，等於把自己的心靈囚禁在漆黑的小盒子內，讓小小心靈吃掉自己的翅膀、肚子、腹胸……

很多人對世事就是看不透，好像那名弟子那樣困惑，不能自解。

現今香港不少人的生活，雖說繁榮，應有盡有；然而憂抑終日，坐困愁城，毫不開心；豈非把自己當作蚱蜢麼？「其實你大可以把自己釋放的！」

孩子爲了貪玩，把蚱蜢囚在火柴盒內；蚱蜢餓起來，相繼吃掉自己的翅膀、腿子和尾部。劉曉梅說：「這個寓言告訴我們：㈠甲的忘情，是乙的災禍。㈡在不可抗拒的忘情中，維持生命的方法是蠶食生命。㈢芸芸衆生，有人是小孩，有人是蚱蜢，最恐怖的是有時候同時扮這兩種角色。」

（二）

這番說話，使我想起另外一個有關禪門弟子的故事。有兩名弟子，年紀輕輕，童心未泯，經常閒暇時，在附近山上遊玩。

有一次，那個高大强壯的和那個矮小瘦弱的開開玩笑。是日下午突然下驟雨，二人跑到山洞裏躲避。日常，他們都熟悉附近地形，知道山洞，雖然又黑又長，可是，摸行一段路，另外一端可以穿出去；在後山再跑一段相當遠的山路，才能返回寺中。

阿瘦因爲有點倦了，倚在洞內石邊，沉沉入睡。阿强不過像那孩子玩蚱蜢的心情，把一塊巨石堵住洞口，獨個兒悄悄走了，以爲捉弄一下同門開開心。

怎知另外的那邊出口，因爲連日來滂沱大雨，沖下一堆厚厚的山泥，老早兩天已堵塞不能通暢。

阿瘦不知就裏，一覺醒來，發覺不見了阿强，洞口又塞住，他老早料到是阿强的惡作劇；但自問瘦弱，沒有阿强那麼力大無窮，當然推不開那塊大石；祇好從另一端走出去。

結果，不但爲洞口所阻困，而且給一條也躲進洞中避雨的毒蛇所咬。

阿强當初以爲阿瘦安然無事，遲一會兒會自動回來。他折返寺中，便忙於作活，砍柴燒飯扛水等等，竟然忘記了阿瘦。

到了第二天，他仍然不以爲意。後來大師追問，爲什麼不見了阿瘦，他才猛然記起，再直奔上山，移開大石；可是，阿瘦已奄奄一息了。

我們別笑這名和尚無知和忘情。在現今的城市生活中，我們卻時常活在無知與忘情當中，不知道蘊含危機或殺機，不知道始於嬉玩的無知對他人是一種莫大的傷害，蠶食了生命。而我們自己，有時也會變成阿瘦！

不拘泥於髮與衣

唐武宗時代，會昌五年，武宗不聽進諫，獨斷獨行，突然要廢佛。當然，有很多複雜的遠因近因，但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。不過，因爲廢佛，所以凡二十多萬僧侶尼姑都要還俗，可說牽連頗大。

話說當時百丈懷海禪師的幾名得意弟子，如著名的棒打大師黃檗希運、大慈寰中、古靈和潙山靈祐等，皆不能倖免，可說生不逢時。

他們被逐出寺外，不能再在山寺中說法和宣揚佛學，祇好蓄着長髮，跟一般老百姓共同生活。他們再不獲准穿上僧袍，再不能立佛像，祇可和老百姓同樣裝束，在民間過平民的生活。

希運和靈祐等並非空自歎嗟，或因此而棄絕佛學，他們此心未死，始終保持禪的精神，力求顯現自性，自覺覺他，並沒有因爲要再行蓄髮和丢下僧袍木魚，便半途而廢，不再修道。他們孜孜不倦，鍥而不舍，不是激烈地擺出一副殉道者的態度

表示對抗；而是認爲修道者不必拘泥於形式與表象。蓄不蓄髮，形式而已，無損於內在的追求、鍛鍊、昇華、超越。

穿不穿僧袍，不外是表象，同樣可以踏實生活，體驗人生。眞正求道的人，可以在寺院中求道，可以在田園中求道，也可以在十字街頭求道，或在亂世鬧市中求道。換言之，是超越了空間的限制，任何强權祇能壓制人的外在，並不能壓制人內心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追尋。

正如有幾位受過文化大革命之苦的詩人、歌唱家、畫家、舞蹈家、雕塑家，曾經不約而同向我說：那個時期，當權者要「堵住我們的嘴巴、綁住我們的手腳甚至要砍斷他們」，可是，「我們用心靈寫詩」，「內心在唱」，「心底下在描繪、雕塑」，「我們的精神在舞蹈」，沒有誰可以縛得住心靈上的自由！

香港，其實是一個很注重形式化的社會，祇講求表象，是時裝和流行髮型的天下，我們又能否不拘於一髮一衣，享受那份心靈上的自由呢？

給人扭鼻子

有一個很有趣的禪故事，說馬祖道一和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懷海到郊外散步，突然看見一羣野鴨子劃空而過。馬祖故意問百丈那是什麼，百丈直言：「是野鴨子嘛！」馬祖繼續發問：「野鴨子飛到哪兒去？」百丈不假思索，答道：「牠們飛過去了。」馬祖聽後，突然使勁地扭了扭百丈的鼻子，使百丈痛徹心脾，大聲叫喊。百丈不明白老師爲什麼這樣捉弄他。現今我們看來，一定以爲是學生答錯了，老師要體罰。不過，馬祖隨即說：「你說牠們飛過去了，但是牠們自始就一直在這兒！」這種禪的說法，直指人心；是就地取材，以自己周圍一切作爲老師。百丈想想，大有所悟。

故事還沒有完結。次天，馬祖在集會中，剛好上座，準備說法。百丈立即捲起坐墊，獨自離去。馬祖下座，回到內堂，問百丈爲什麼還沒聽說法，便逕自離去。百丈說道：「因爲昨天我的鼻子給你扭得痛極了。」馬祖問道：「昨天你的心想到哪

兒去呢？」百丈祇回答：「今天我的鼻子不再痛了。」

大家比對一下百丈前後的行爲，會覺得截然不同。未被扭鼻子之前，祇做到有問必答，唯唯諾諾。可是被扭鼻子之後，頓悟一個人應該主宰自己，應有行動上的自由。

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，很多人仍然十分傻，其實是欠缺自覺；天天老是躭在「專家」和「權威」旁邊，等候他們興之所至時，便用力扭扭可憐而無辜的鼻子；卻好像不大懂得自我抉擇。不論對方是一派胡言，或無理取鬧，或振振有詞，或大條道理；我們不能僅有聆聽的份兒，呆站着給人折磨、教訓、發洩……馬祖話中深意，當然不是指眞正的野鴨子（外象）。「自始就一直在這兒」的意思，根本上是指從日常生活中所悟得的契機。

換言之，是一個人「找到了自己」，有所省悟和醒覺時，「自始就沒有東西離開內心」；所謂源於自己。百丈不是逃避，而是悟。

我們明乎此，面對九七和核電等問題時，便不會祇站着給人扭鼻子，甚至牽着鼻子走了。

你還抱着麼？

有一個也很有趣的禪宗故事，講坦山和一名道友步過泥濘路，那時天還下着雨。彎角處有一名妙齡美女，因爲身穿名貴絲綢，怎樣也沒有辦法跨過泥濘路。坦山不假思索，顧不了自己是僧人，十分爽快，一把子抱起美女，說：「我幫幫你吧！」眨眼間已把她抱了過去另一邊，使她不致給泥濘弄污。

美女雖表驚異，但很感謝坦山。道友則看在眼裏，很不高興；日落投宿時，才按捺不住，向坦山說：「我們是四大皆空的出家人，不近女色，尤其是青春美人。那是異常危險的，爲什麼你要這麼傻呢？」你猜坦山怎樣回答呢？他坦言答道：「什麼？那個女人嗎？我早已放下了她，你還抱着麼？」

坦山和道友，正代表了目下香港兩種人不同的態度。坦山率性而爲，助人本乎純眞，心無異念妄念；也就是說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；眼前雖是泥濘路，但深得「普度衆生」的精神；他不會因顧及虛僞的禮儀，有所避忌。他內心既無塵垢邪念，試

問又怎怕受什麼女色所引誘呢？坦山對自己和自己的信仰都充滿信心。

好像道友那麼樣袖手旁觀的人，在香港各處，可眞如恆河沙數，他和那些所謂「頭巾氣重」的迂腐之輩，沒有多大分別。他們諸多顧忌，畏首畏尾，其所從之「人生大道」，實際上是「小道」，不外盲目遵守一些規條，而心始終不能定、不能靜，對於外在一切誘惑（包括美色名利等等），依然時常縈繞心中，拿不起，亦放不下。他們口中說「淸高」，心底下常積滿污垢泥濘，並非澄明磊落！

我們在現實生活中，也會常常聽見別人說：「你這麼做，不怕遭人閒話麼？」「你如此推廣，不怕人罵你庸俗市儈麼？」「你和他接近，不怕墮落麼？」……如果我們刻刻都怕接近這個接近那個，怕人詬病或懷疑「不守淸規」，那麼，在這世界上，還能做出些什麼事情來？可能幫助他人、關心他人，也變成「異常危險」的事了。

做人祇要過得自己那一關，也就問心無愧！



你還抱着麼

燒蘭麝與燎面皮

有一名禪尼名叫了然，她的遭遇大可寫成小說或編成電視劇。她十七歲那年，因為詩才美貌皆出衆，當了皇后的宮女，名噪一時。後來貌美如花的皇后猝然病故，使了然的好夢成空。她開始深深體會人生無常，決意學禪。可是，父母不准，還逼她成親，列出一個很奇怪的條件，是等她誕下三個孩子，才可出家為尼。了然一口答應，果然廿五歲時，生下第三個孩子。父母和夫家祇好遵守諾言。

她削髮為尼，始名「了然」，可是欲拜鐵牛禪師為師，卻因自己長相太美而遭拒絕。後來求見白翁禪師，白翁也因為她美若天仙，而不肯收為女弟子。了然覺得自己的美貌，祇是個幻影，僅帶來麻煩和負累；於是忍痛替自己毀容，燒紅了一塊鐵，燙在自己的面上。她的往昔顏容毀爛後，白翁禪師始允為門人。了然在一面小鏡背後，寫了四句詩：「昔遊宮裏燒蘭麝，今入禪林燎面皮。四序流行亦如此，不知誰是個中移。」

在現今香港人眼中，了然自我毀容，是一種荒謬瘋狂行爲，難以了解。然而，今日文明人的觀念意識，剛好與了然背道而馳。現代社會所重視的，祇是外表包裝的美麗，爲世人所接受「面目」，全是塗脂抹粉，甚至拉假面皮，整個「人的樣貌」塞滿了假眼睫毛、假眼皮、整容的鼻子等等。人們祇看見虛飾的裝潢；懷着虛榮心的無數現代東施一窩蜂效顰；根本上不要看看生命是什麼。誰有了然的勇氣，拿起一塊燒紅的熱鐵呢？人們追求的不外是今日社會「遊宮裏燒蘭麝」的生活，紛紛想成爲文明皇宮內的宮女。誰人悟及美麗僅屬一個空殼？誰能眞眞正正體悟生命中「一漂然月色向人明」？

了然的路向，超脫了「女人祇是結婚生子」的「必然」生活。人能繁華盡去，潔淨心體，毀掉昔日那美麗外殼，再不是「給人看」的時候，會更快樂，亦可能更有所成，而非祇懂做美麗的行屍走肉！

送信

(一)

禪師派一名門下弟子，星夜送一封急函，內有秘方，要盡快送到另一座山上的佛堂去。這名弟子，年輕力壯，健步如飛，應該能當大任。不過，他剛入禪門，當然未明禪機；摸黑走至半途，遇見一位中年男子，因爲坐下取水，互相交談起來，知道原來大家都是同一方向趕路。

弟子以爲自己機靈，先問清楚對方是否曉得佛堂在哪兒；接着，老實不客氣，把懷中急函交託予他，並將隨身攜帶的齋包子點心等，全送給對方，聊作酬勞。中年男子進退兩難，一時訥訥於言，不知如何啓齒。

弟子硬要他幫這個忙，順道兒走一遭，詎說另有要事趕辦。中年男子未及一一解釋清楚，弟子已說：「你一定辦得到的，舉手之勞而已。頂多再走十里八里路，便可到達目的地。」話猶未了，轉身回去。中年男子叫也叫他不回，祇好勉爲其

難。

弟子優悠地回到禪門，衆門人皆驚詫他健步如飛，卻不知內裏乾坤。弟子以為此事已了，應該沒有問題，料不到闖了個禍。

原來那名中年男子，雙眼瞎了。由於相遇時在半途，日落崦嵫，月色迷濛；而且中年男子雙眼不是瞎至合成一條縫，而是仍可見其「眼白」；黑夜中很難判別出他的視力已失。他訥訥於言，正想說出自己是盲的。但是對方既然這麼信託，又不好意思推辭。

雖然，他認得路向，不過，祇靠竹枝摸路，當然慢了很多個時辰；而且，上山一段路十分難行，他曾經幾次躓倒，有一次幾乎滾下旁邊崖坡。他遍體鱗傷，仍鼓足餘勇，到達目的地。他認為「答應」了人家的事，應該盡力完成。

那個秘方，原來用來醫治一位患急病老僧人。因為遲了兩天送去，病更沉疴，回天乏術。那名弟子後來知悉此事的下文，十分難過，自己難辭其咎，因為不盡本身責任，把任務胡亂推到他人身上。他祇是為自己設想，怕麻煩，貪圖一時方便，毫不顧慮對方的艱辛和困難所在；更不知承擔責任的重要性。

這個故事，頗有意義，我覺得此時此地的男男女女，特別是青少年，應該引以爲鑑。

現今不少人，以「聰明」、「醒目」爲榮，更有不少人「練精學懶」，縱然是小小事情，也不肯盡應有的責任。有些人敷衍塞責、或戶位素餐；有些人故意避重就輕，甚至不知輕重。

像這名弟子，剛入禪門，當然想他日能夠「盡快」成爲禪師；但是他一開始的時候，已缺少了作爲一個人的基本責任。禪師是人，送信是工作與責任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不能以「年少無知」，就祇顧自己舒服，少些麻煩，少點辛苦，少走點路。

弟子以齋包子、饅頭、點心等，賜予那個中年瞎漢，雖然說是「一點心意」，不能斷語是「收買」、「賄賂」，祇可算是一些「報酬」，因爲自己「不好意思」勞煩人家；但是想深一點，是以物質「條件」，來交換送信付出的勞力腿力，以便推卸自己的責任。他多少有點兒畏難，要貪圖容易。

我們也往往像那弟子一樣，希望將來成功。他希望學禪而成爲禪師，我們不少人都希望能夠成爲「成功人士」。可惜，他未學禪已悖乎學禪之道；一怕艱辛，二妄

顧他人，三不肯承擔責任到底。這正是目下很多青少年所犯的通病，什麼也祇想及自己，爲了自己，但求自己方便；於是，不免始亂終棄，或無以爲繼，中途變質。

表面上看，是小事；擴而觀之，正是「自古已然，於今尤烈」的一種病態，更是人類另一種「無知」。弟子事前料不到玆事體大，會禍及病重之老僧人，可以用「不知不罪」爲借口；殊不知，這種「無知」，便在無意間害了別人。

弟子可以說，事前也不知那名中年人是個瞎子，也不知連累他跌至遍體鱗傷和險些兒墮崖；但是，歷來人性中的「無知」，誤了多少事情，害了多少蒼生？不少人世間的傷害，皆因無知而起。

尚幸這名弟子，最後還肯向大師承認過錯，至少勝於有些人，分明錯了，還故意隱瞞，力圖掩飾，進一步的推卸責任。

(二)

這個送信的故事，使我想起朋友向我說的一個現實小故事，我覺得十分感人。有一名郵差，暑熱天時，背着沉甸甸的郵袋，要步上好幾層樓，可是沒有電梯，少

不免揮汗如雨，氣喘如牛，十分辛苦。

他大概派掛號信，看見幾層樓上露台，有個少女探出頭來，正是自己要帶上去的單位，於是揮手向少女示意，請她親自下來取信，目的當然是再不想跑這麼多層樓梯。可是，那名郵差等了很久，仍不見那個少女下來，煞是奇怪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結果，等候了許久，才見少女的倩影，但是一看之下，整個人楞住；原來，少女兩邊脅間也挾着拐杖，雙腳不良於行，是個跛子！

很多感人的東西，都是從日常生活片斷中擷取的。比如這個小故事，意味深長，勝於很多洋洋灑灑十萬言的婆婆媽媽小說。我們日常祇覺得自己的苦楚，很少眞眞正正想及他人可能存在更大的艱辛。

人多數從自己一方面設想，以一己的觀點，面對問題，或者怕一時辛勞，貪片刻方便，往往忽略對方。雖然，不是始諸有意，根本上亦始料不及；可是，總看見別人笑容可掬探出來的頭，卻無法知悉看不見的雙腿是跛的。

我們每個人，其實時常犯了這個毛病，什麼也祇屬一厢情願，以為別人跑下來輕而易舉，大可減少自己的汗滴。有時，我們不一定故意爲了減輕責任；但對於自

己來說即使是無足掛齒的事，對另一個人可能就是不可言喻的掙扎，活像少女那樣子靠拐杖慢慢步下來時，要跟每一梯級博鬥。我自己有一個習慣，舉凡微不足道或人人皆以爲舉手之勞的事情，從來不肯輕易麻煩朋友和任何人；我的微妙心理其實和這個小故事要說的話差不多。

很多時候，我卻又扮演着那名少女而非那個郵差的角色；對於自己明知是一種困難，但又默默地承擔下來，一句「好哇」，便笑咪咪拿着拐杖，去克服陡峻如懸崖的幾層樓梯級了。

燈火熄滅了以後

禪不光是一盞明耀的心燈，照亮我們的路；而且，啟示我們每個人，「天不靠，地不靠，靠自己創造最重要」。這是「法句經」的話：也就是說，應該自己點燈，自己心中創造一盞燈，則勢不會用盡。

臨濟禪師也有近似的一句話：「隨處做主，立處皆真。」（見「臨濟錄」）人有自主性。有了立場原則，不惜一切，把感情投入。這種「真」，才使生命發出光輝，同時自處超然。

現今不少城市人，耳濡目染，風氣所及，潮流所趨，自幼慣於倚賴：倚賴父母，倚賴補習教師，倚賴菲傭；長大後，更倚賴老闆、機構、制度；甚至「倚賴」最不可靠的運氣。人生若光靠這些東西，會患得患失，恐懼不安；而且，所恃的外在東西一旦不穩或消失時，便像沒有了靠山，亦像失掉羅盤和舵的孤舟，再無信心，惶惶然不可終日了。

具有「自心明」或「自燈明」的人，不會輕易給風吹倒，不會輕易給浪捲走，也不會給瘋狂的噴火龍所傷；也就是道元禪師所說，具有「正眼法藏」，才不爲任何東西所左右，也不爲任何人牽着鼻子走。

有一個很著名的禪故事，是說五祖偕同三名門人，步返寺院，半途中，所提的燈火，忽然給一陣風捲來吹熄了。他便趁這個機會，問各門人的感受：「燈火是走夜路不可缺少的，現在熄了，你們靠什麼繼續前行呢？」大家各抒己見。其中以園悟說得最好，答案祇有三個字：「看腳下。」

這三個字，看似平常，實則包含了禪的精神及人生豐富的哲理，直指「我」心：表示一個人應要照顧自己，踏實生活，面對現實，把存藏於本心的自性點燃，照亮自己的路。

記得有首歌，歌詞有一句：「自能透出心內光」。在沒有燈光下走夜路，猶如「馬死落地行」，現實的困苦與挫折，使我們不能不反省和醒悟，凝視腳下每一步，讓我們好好看自己所走的路，不是提心吊膽，也不是亦步亦趨，而是霍然正視，生命就是這樣子，要勇敢但小心走路。摸黑嗎？也不必怕；但是，不必靠「你」、靠

「他」或靠任何人照亮「我」的生命！

鈴本大拙是著名的日本禪學家，所著的《禪學隨筆》、《禪與生活》、《禪天禪地》等書，膾炙人口。有一次，有人問他：「釋迦牟尼最後所說的佛法是什麼呢？」鈴本大拙坦然地回答：「拋棄依賴的心！」

這就是「自性觀」、「自誠明」、「自主性」，乃源於內心的啟發。人生無常，生活所本的，其實就是腳下的路，所謂「佛就在腳下」。禪，是要我們自己去看去悟去感的。

我們面對一九九七年和核電等種種問題，在現今社會中應付一切繁複的事情，產生很多疑慮與困惑，難免有時突覺一陣風吹來，把手中燈火吹熄了，四周變成一片黑漆漆，使人茫茫然，心驚膽顫；可是，我們心內透出自己的光，好好凝視自己的路，則會有所堅定，展開自己的潛能，發揮內在的創造力。因爲「佛就是你自己的心，不假外求！」

當你覺得失意、四周黑暗時，不妨提醒自己：「看腳下。」

潑掉了的水

有一個學雕佛像的故事，我迄今不忘，而且，時常當作是座右銘之一。我以為每個香港人，現代城市人，也應細味這個饒富深意的小故事，請別以為禪是艱澀玄虛而難懂，其實是平易的生活哲理，深入淺出，祇要我們稍為肯動腦筋想一想。

光藏對於雕刻佛像很有興趣，想投到東雲禪師門下學藝。因為當時的東雲，所雕佛像，遠近馳名。

東雲最初並不叫他學雕刻，祇叫他到井邊汲水，而且不發一言，沒有和他交談。可是，當看見光藏汲水的動作之後，竟不由分說，破口大罵：「你走吧，不要再來學了。」光藏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過錯，更不知道什麼地方開罪了東雲。

其他弟子見狀，可憐他的遭遇，留他度宿一夜，待明早再啓程。夜半時分，東

雲突然差人叫醒光藏，說要和他談談。東雲比較白天時的態度溫和多了：「白天我厲聲詈罵你，大概你還沒知道箇中因由吧？」光藏點頭稱是。

東雲繼續解釋道：「佛像是人們敬仰的；所以雕佛像者，絕不能沒有拜佛之心。雖然祇是小小一杯水，也屬上天賜予，要好好珍惜。我看你白天汲水，水潑在地上；你竟然毫不在意。一個人輕率浪費掉東西而不知反省，一點兒也不自覺，又怎能雕刻佛像雕得好呢？」

光藏聽罷，掌心冒汗，深感慚愧，願意痛改前非，東雲始收爲徒。後來光藏不但是位雕佛像高手，而且繼承了衣鉢。

我覺得現代城市人的生活，是分分秒秒在浪費：浪費寶貴的光陰，浪費可貴的感情，特別浪費物質與金錢，常常以爲現代文明社會資源富裕，物質豐厚，用之不竭，不覺得一點一滴「彌足珍貴」。

浪費的另一惡性循環，是不加珍惜，甚至自己本身也不好好珍重，以爲什麼也可以失而復得的！

東雲禪師教光藏別浪費一滴井水，其實是啓迪他的愛心與佛心，這種體驗，可

以說是源諸六祖慧能。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時，慧能在廣東省曹溪這個地方，宣揚禪法，以曹溪爲根源。後人稱爲「曹源」。其後的臨濟宗、雲門宗、法眼宗等等，全是由曹源分支發展而成。倘若沒有了曹源，禪宗可能成爲一泓死水。《碧巖錄》載，有一僧人問法眼禪師：「曹源一滴水是什麼？」法眼祇答道：「曹源一滴水！」他巧妙地把僧人的問題當作答案，以示這裏面包含的人生眞理，自身具足。

慧能本身，就好比一滴水，這滴水，初時變成涓涓細流，繼而成爲平闊的大江河。但現代的社會，往往忽視人材，祇求人盡其「用」，此「用」是「利用」、「濫用」，而不珍惜每一滴水，不知道一滴水的本然價值。制度、系統、風氣、潮流等等，是要我們「同流合污」。「同流」的一滴水，會消失在羣性的澎湃洶湧之中，不「合污」的一滴水，會給濺掉、潑掉、蒸發掉。

現代的種種架構，壓根兒是最無情的東西。大的機構好比大的水桶，總愛盛滿了水，任意濺潑、流瀉、漏掉，而不重視每一滴水皆有可用之處。可能每一滴水也是一個「曹源」，衍生很多更有生命力量的東西。

現今這些架構觀念，影響所及，使人對於生命中「無實際價值」的東西，棄如敝

屍，以爲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不可以代替。這種不重視生命與感情實質的「思想」，其實很可怕。「有用」的東西，尚且可以隨時扔棄；那麼，在某些人眼裏，以爲微不足道和「無用」的東西，豈不是更無噍類？

有位著名女作家，竟說世界男人多着，男友不能繼續使她快樂麼，可棄而不顧，無謂浪費自己的時間。她所言的是感官和肉體上的快樂，並不曾考慮建立眞正深厚的感情。這類意識，根本上是不珍惜感情上的「曹源一滴水」，以爲可以亂濺亂潑，祇求逞一時之快。這種「思想」，其實是現社會製造出來的怪現象！

你衣服中有寶藏

《法華經》卷四「五百弟子授記品」中，載有一則頗有趣的故事。

有個窮人，探訪一名有錢有地位的親友。富翁同情他的遭遇，熱誠款待。結果，窮人酒醉不醒。剛好那個時候，官方通知這位親友回去辦公事。親友怎樣也沒有辦法推醒他，向他告別，祇好暗中把一些珠寶縫進他的衣服中。窮人酒醒後，依然一無所覺，像以往那樣，到處流浪，愁眉苦臉，潦倒如常。過了一些時日，二人偶遇，富翁才告知他衣服裏藏寶的眞相，窮人始如夢初覺，原來這麼多日子以來，自己身上有座「小寶藏」，竟懵然不知，仍渾噩地四處浪蕩。

這故事，表面上好像很「俗氣」，說貧富，談寶藏。事實上是借喻而已！

在禪方面而言，這寶藏是佛心、佛性、窮人便是營役終日的平凡人，富有的親友就代表佛。凡人處於俗世，其實可能存有佛心流泉，但是大多數人都毫不察覺，仍然是憂心戚戚，惶惶然無所歸止。

從現實生活中而言，我們大可以引伸到很多個層次。比方說，有些人在某方面很有天分，潛藏豐厚，可是，衹捨本逐本，頹然若失，或常常感到鬱鬱不得志，好像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

有些人卻不認知自己的優點與長處，隨勢所趨，力圖在另一方面跟人家比高下，而不向內證悟，反省一下；進一步掌握獨有的潛藏，這種掌握，非衹靠「偶遇式」的所謂機緣，而先要靠對自己的發現。有了發現，才可好好運用和發揮。

現今香港很多人衹懂怨「窮」、「歎命」，責備自己「不長進」，「百無一用」，事實上並不盡然，人人皆有一點珍貴寶藏，藏在衣服或內心中；問題是我們沒有展現出來；天天衹給「現實生活」拉着鼻子走。

朋友，我們不純是牛呀！牛也同樣有佛性，不過牛不懂得展現！

同理，很多人受重重慾念羈縛，不知快樂之源，就像一些常在身上但一直以來自己都沒有發覺的寶藏！

一日不作

接觸過禪學的人，都知道中國有一位百丈禪師，向來秉持禪的生活精神，日常必然和門人一起工作，生活中無論任何大小事情，皆親力親爲，不喜歡假手他人或倚賴他人，即使是比較上粗重、瑣屑、痲煩些的雜務，他也照做，和門人平起平坐，到了八十高齡，百丈禪師依然無所不做、煮炊、砍柴、掃地、澆水除草。門人覺得他年紀大了，不堪勞動，勸他老人家好好休息，安享晚年，讓青年一輩代行好了。百丈禪師老是不肯。於是，門人想出妙計，收藏了他所有作活的工具。當然，百丈禪師沒有了工具，便不能工作，可是他拒絕進食，一連三天也如是。門人恐防他生氣之餘，還餓壞了身體，祇好把工具放回原處。百丈禪師又如常每天工作，再自動吃東西，還在黃昏後對門人訓示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

我着實希望現今香港每一位青少年，甚至成年人也耐性一點細味這個故事，再比較一下我們自己現今的生活。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是怎麼樣？是一窩蜂的

傾向個人享受。我親眼看見許多貧富不同的家庭，不論有沒有能力僱用傭人，身爲子女的，每每倚賴父母和老人家，以爲長輩疼他們，不必他們日常動手動腳做家務。在上一兩代過度寵溺之下，兒童和青少年只知享用一切，日常的瑣屑微末也必有人照顧周到，不愁匱缺，尋且他們以爲是「絕對應該」的！

孩子們每天祇懂依老師說話，狂做功課、溫習、應付考試，然後安坐沙發上，看電視，和同學「煲電話粥」閒聊，沒有一種習慣去共同照顧家庭，或出一分力把自己的家打點執拾一切。他們不肯通過家務來作生活體驗。洗碗怕膩了雙手，掃地怕弄髒雙腳，澆花怕濕掉衣服。他們有些生活態度，已叫人到達「光火」的程度；而寵溺他們翹手不作的長輩，更應負上責任。我們的下一代，那時才可以眞正了解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大道理呢？

「那麼，你呢？」

一名僧人回到寺院，向禪師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，他有點氣憤，不值路人與坊衆所爲。禪師問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，他說：「一名孕婦跌倒地上受傷，他們眼巴巴看見，竟然無人上前攙扶和幫助她。有些人視而不見，有些瞥兩眼便掉頭跑了，有些還當作看熱鬧！世人眞正豈有此理！」禪師沒有責難他的激憤，也沒有說他多管世人閒事，祇不慍不火、輕描淡寫一般問他：「那麼，你呢？」僧人當堂赧顏語塞；因爲當時在場看見一切的他，同樣袖手旁觀，沒有趨前救助那名亟須援手的婦人。

這個禪的故事，使我想起香港一些人的態度來。記得很久以前，有位著名女作家在專欄中，爲文抨擊香港人冷漠，說有一次，親眼看見有人在鬧市街上暈倒，大家忽忽而過，不屑一顧，幾乎近半句鐘也沒有人理會云云，她義正辭嚴，一派正氣。可是，我們細想，當會發覺她不外爲了維持自己的「超然」形象，以文字來虛飾

自己。她何嘗不是當時冷眼旁觀的一分子？否則暈倒的那個人，怎會「近半句鐘也沒有人理會」呢？

我們往往習慣了這種人性中的「僞善」，祇懂事事也像看不過眼，或者指責世間上的人這樣不是，那樣不對。可是，我們有否自我反省一下。很多人祇懂口說，就像禪所指的一樣「開口便錯」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不是要做「啞子」，而是與其振臂高呼，作義憤塡胸狀，不如身體力行。我們所作所為，最重要先過得自己那一關，不必怕人誤會或亂罵，也不必多作解釋。

僧人和女作家是我們的一個倒影，我們指責他人冷漠無情之餘，先問問自己，是否「一丘之貉」？甚至比較他們更冷漠、更無情。現代人對於很多身邊發生的事，失去應有的感覺和反應，大家祇有興趣別人注意他、關心他，以為自己與別人不同。這種心態，有如一頭籠中的猴子譏笑同籠的同類。所以，禪師實事求是的一問很有意思：「那麼，你呢？」

出汗的覺醒

有位頗爲著名的禪師，名叫霞山。最初他身爲禪師，受請主持一名大官葬禮，由於以前沒有見過如此「大場面」，也沒有遇過這麼多達官貴人，所以神經緊張。葬禮開始，霞山竟然發覺不能自制，直冒冷汗。他知自己道行未夠，仍然不能把佛法和世法打成一片，內心仍受外在牽制，於是坦然向門人表示自己力有不逮，還不夠資格爲人師表，因此請辭，跑到另一位道行較高的禪師那兒，甘願紆尊降貴，做他的弟子，再潛心修鍊。大約八年後，霞山才回到以前弟子那裏，再當他們的禪師；因爲他終於悟了！

香港有些所謂「主管」、「主任」、「經理」、「監督」、「領導人」、「會長」等等，看了霞山出汗的故事，應該感到汗顏，更應該有所反省，問問自己的才智能力與經驗，是否可以稱職。

在工商業社會生活太久了，有時我們祇看到人的名位與職銜，而不知道那人的

眞正本領。此時此地，包裝自己，以獻人世，似屬當前「急務」，名大位大而才疏的人比比皆是，尤其是一些「鐵飯碗」機構，表面上論學歷論資歷，卻往往忽視了眞正能力。庸材奴才之輩，不自量力，不問道行有多深，時常祇知擡捧「擦鞋」想升級，做了個狗屁禪師還不心滿意足，還想更上層樓，當其「超級禪師」、「總禪師」。

這個社會，日夕可見沒才幹的小人自誇自大，無知者小知者可以管治有知者大知者；等如小歌廳的「走音」歌星，同樣有資格當文化部長那麼笑話。有能士，不是沒有，祇是他們在衆多大人先生們凌駕和環繞下，同樣冷汗直冒。

這個社會的風氣，有時可眞「恐怖」。有位做老闆的朋友要聘用應屆的大專畢業生，在面試時，竟有一名畢業生大言不慚，問多少個月後便可升任經理之職。這種意識和心態，剛好和霞山相反。假如一位主任，能力不如人而給降爲普通職員，必然會認爲是奇恥大辱，沒有面子，立即辭職不幹。世人祇喜歡打腫臉皮充胖子，拚命權充專家權威，或好爲人師；那個肯像霞山般反省自覺、注重修鍊與潛學呢？

處之泰然

有位富商，誠心向佛，自願拿出一大筆錢來，在寺院內興建一座巨型金身佛像，寺內負責監工的幾名弟子，覺得雕像專家所雕的鼻子太高太彎勾，眉毛太濃太長，頭髮太多太散亂，使人看過去，根本上不像一尊受人敬仰的佛。於是，他們告知雕像專家，希望他改改，雕像專家唯唯諾諾，連聲說「好好！」

過了一段日子，髹上金漆，可是，幾名弟子發覺，雕像專家還是一意孤行，並沒有作絲毫修改，大概怕麻煩，怕不能夠依時在一個大典擧行前完工。

弟子們不免抱怨，可是雕像專家好像「借了聾耳陳隻耳」，一於不理會。弟子們又發覺身上的金漆在色素上不大對勁，因爲太黯淡而毫無光澤。於是，又請雕像專家改用一種適當的油，富商也不大介意付多些銀兩。然而雕像專家依然陽奉陰違，照自己的意思做，而且卸責，說在他還沒有動手之前，弟子們沒有把要求怎樣做法講淸楚，也沒有拿出足夠的佛像畫給他看，他不想和原訂的日期有任何出入，也不

想花富翁太多錢財。這種態度可把弟子們氣至死去活來，覺得他根本上不認眞從事，也無敬業樂業之心，衹敷衍了事。

大家把這情形告知大師，因爲不想寺中擺放的一座巨型佛像，這樣古靈精怪，不倫不類，甚至見笑於人。

大師深知這名雕像專家文過飾非，諸多掩飾與推搪，莫奈他何；但是他着實花了很多工夫，盡了很大努力，祇不過有自己那一份「頑固不靈」。

大師不是怕事，不是護短或不認眞，祇說了四個字：「佛無定相！」弟子們遂明瞭到佛無固定形態，佛可以是任何形相，而且無物非佛，我們也不必大執着於無知者與淺薄之徒所一手造成的外象、而感到懊惱或氣結，存乎一心，佛可無處不在。

我們在現實生活中，也經常會遇上這些雕像專家，祇要我們心中有佛，不拘於區區形相，自然能對人對事處之泰然，不致於氣壞了自己！

燻自己的佛像

據說，有位禪宗女弟子，求悟心切，不惜工本，製了一尊鬃金佛像；無論行住坐卧，也寸步不離身。有一次，她在一座廟宇中小住，看見擺滿很多佛像。可是，她心目中祇有自己那座金身佛像，罔顧其他。她日夜焚香，亦僅向着自己的佛像供奉，恐防香氣澤及其他佛像；於是自以爲別出心裁，設計了一個漏斗，讓那些烟祇燻向自己的佛像。你道結果如何？哈哈，她的金身佛像燻至臉黑鼻焦，污穢不堪，擦也擦不掉。

這個禪宗小故事，正可作爲香港一些人的寫照。他們自以爲金身在手，自然得到庇祐，以爲這就是「悟性眞如」的橋樑，卻忘記了「他我」，而變成自私自利；殊不知違反了普度衆生的基本精神。

大家不妨放眼看看四周圍的人，數數有多少個是自己認識的，都像這個女弟子抱着此種心態；偏偏要一本正經，義正詞嚴，大說「悟道」；但是，所作所爲，乃悖

乎其道，根本上不知「道」爲何物，不知人生意義安在。

大多數人眼中，僅有自己的佛像，看不見其他佛像，縱使看見了也不予理會，甚至不屑供奉，視作異己。人類歷來就在這種行爲中打滾，物我不透；在現今物質金錢至上的社會尤甚。人人一心一意燻自己的佛像；本此狹隘觀念，何來佛性？而且是背道而馳的。

祇顧捧着自己的金身佛像，實爲人類可笑的行爲。這麼樣的「佛」，變成了「偶像」一般。悟的基礎和生活態度如出一轍，應非空漠無情，非僅求一己之欲，或達到一己的擁有。否則，怎樣日夕焚香，仍無補於事，反會自作聰明，弄巧反拙而已。

我們天天殫智竭慮，時刻在精心設計我們的漏斗，但是，分分秒秒把自己的心，像女弟子那個佛像一樣，愈燻愈黑，層層污煤穢漬，無法智慧常現，而從閃閃諸像中反照自己。尤有晋者，以爲焦鼻黑臉爲「得道」。這是我們很多人可笑復可悲之處！

禪

第二部：花石有情

山花開似錦

很多朋友都覺得奇怪，爲甚麼我在七〇年和黃煜芬結婚以後，便像隱居於三合土森林中，除了討生活外，最有興趣是養花和研究禪，其實，花和禪與生命大有關係。現隨手舉幾個例子。

有位大商家，廿多年不見一位老朋友，後來在山上一座禪院中重逢，祇覺他顏面無改，好像青春常駐，自己則白髮皤皤，皺紋滿面。

這位老朋友當了禪僧，生活簡單，無憂無慮。大商家問他爲甚麼好像廿多年來沒有改變過？怎樣才能駐顏有術？

禪僧引用大龍禪師兩句很有詩意的說話回答他：「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」大商家不明所以，自認俗務纏身，財迷心眼。

事實上，禪僧已回答了他所有問題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往往祇見燦爛繁榮的一面，而不見孕育成這些繁榮的艱苦過程，更不知背後或日後的凋零。有禪師說

過：「三日不見櫻。」以喻人生短暫而璀璨，櫻花雖然美得銷魂，漫山遍野，但是三日後便消失。因此「山花開似錦」一句之涵義，是包含了生命很快消失之意。

同樣道理，「澗水湛如藍」，我們以爲溪澗的水平靜不動，湛藍如故，根本上溪澗是不斷流動；除非乾涸了或淤塞了，但那時已不成爲溪澗。我們往往不察覺時日的流動而已，大概每天也是同樣流淌，沒有波瀾，沒有分別；然而其間已變了很多很多，這種「不變」，就是變。禪和生活和「無常觀」，也即是人生的眞實。我們不過視而不見，見而無所覺。

原來那名禪僧廿年來，經歷重大的變幻，家散人亡，又給誤會及誣陷，坐過牢，還大病過兩次，更經歷了幾場戰役。這些，都是大商家一無所知，以爲他湛藍不變，駐顏有術，祇從外象判斷；更不知道他現今已能夠從萬丈波濤的心境中，超脫出來，使自己的精神面貌，像山花般開似錦。這是花與禪的密切關係；花雖無常，但人能感受花的眞實哩！

若無人下種

花與禪結下不解緣，由佛祖「拈花微笑」開始，到二祖慧可向弟子僧璨說偈，亦以花為喻：「本來緣有地，因地種花生；本來無有種，花亦不能生。」

慧可的意思是由於世間有土地存在，所以我們種花，種籽才能從地上生出植株，以至開花。如果自始已經沒有土地存在，那麼，縱使有種籽，也不能種出東西來，遑論開了。

這是似淺實深，知易行難的一種人生哲學，可是很值得我們想一想。

我們的土地，就是肥沃的土地。無心的人，等於沒有土地存在；雖然有些慧根，有些小聰明，但亦難成大器；好比我們祇把種籽包藏在銀行保險箱內，試問種籽怎能發芽和生長呢？故空擁種籽，無論花種如何優良，也形同廢物，其理至顯！

我們總不能在空中樓閣中下種栽花吧！而現代人，多數有種籽，卻缺心田心地！

三祖僧璨後來亦向傳人四祖道信說了一偈，是繼承了上述二祖的花偈，他說道：「花種雖因地，從地種花生；若無人下種，花種盡無生。」

三祖比較二祖更進一步，注重「人本」。野生的花，有了土地，應可自播種籽；但是盆栽的花，在有限的空間內，即使可自播，亦太密生；故要隨人意隨心意去播。尤其是到了現代，此偈更爲眞切；因爲我們大多數用種籽包內的種籽了。

我常常說，今時今日的「聰明仔」和「醒目女」太多。換言之，有利可圖的話，他們才下種！沒有甜頭便不下種了。

所以，有些可以開出美麗的優質種籽，他們權衡過對己無益，亦不可能揠苗助長而迅速得到實效者，便不屑而爲。舉個簡單的例子，是辦嚴肅文學雜誌或從事藝術工作了。有種籽有土地，也無濟於事，最要緊仍然是有人甘願做傻子，不計辛勞與收成，在艱苦的環境中也下種。眞的，「若無人下種，花種盡無生」。世間就祇有人「種」金條與珠寶而已！

不雨花猶落

有些短短的故事，和認識人生、面對生活、積極體驗生命頗有關係。

有一天，東覺大師發覺一名剛剛入門不久的弟子盤坐不動，餓至幾乎發昏。其他門人說他已多天沒有進食，而且十分悲痛，什麼也好像心灰意冷的。

東覺問他：「你有什麼悲傷的事情呢？可以說給我聽嗎？」弟子忍不住，想哭出來，眼中有淚，訥訥地說：「我的父母給强盜殺死了，可憐他們兩位老人家，七十高齡，卻遭此災劫。我以爲他們可以頤享天年哩！」他終於忍不住，淚如雨滴。他覺得生命是空的，無論做與不做，食與不食，到頭來也難避此劫數。

東覺聽了，發出微笑，向他講述兩件事。其一，是以前有個門生，看見花朵早上盛開，承着露水，美極了。未幾，露水蒸發掉；黃昏，花就謝了。秋天時，桐葉舞秋風；夏天滿眼繁華翠綠，現今黃葉紛飛。這本來就是很簡單的自然界現象，很多詩人墨客也有所感懷；但是他仍然想不通透，於是便問禪師，怎樣透過這些現

象，了悟人生的眞實。禪師說：「不雨花猶落，無風絮自飛。」門生大有所悟。

後來，有位戰鬥詩人，寫成《山家集》後，出家爲僧，得知這兩句詩偈，表示「夢中醒來，內心仍然感到悽戚」。但他身爲出家人，同樣珍惜這種難能可貴的心境。

人生如花如絮，即使不驟遇風雨，也有老死的一天，無人能夠逃此大限；可是，生命的珍貴處，並非坐以待斃，而是要在有生之年，像花般開得嬌美燦爛，像絮般輕柔自在。

看透了此點，也該感悟花有其內在孕育時的奮鬥，絮有其每根纖維構成的堅韌。禪並非因看透空虛而不作不動；禪正是繼續不斷的踏實生活；不是無性絕情，卻仍有人性中可感的一面。積極的面對與覺悟，捨棄看透了的虛空東西，握緊現在，體會內在的眞實，才知花與絮的可貴。正如黃檗禪師所說：「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」

外國詩人布勒克，在「純眞的徵兆」中，有四句詩，就是和這種生命的意識互相貫通：

「一粒沙中觀世界，
一朵花中見天堂，
一手掌中抓無限。
一小時中握永恒。」（據徐進夫中譯）

以我自己看來，「不雨花猶落，無風絮自飛」，實在是一種十分美妙的人生境界，不在其「必然」、其「短暫」、其「悽慼」，卻在於內裏蘊涵的意義，啓示我們不應該容許人生任何一刹那僵化。禪的深層哲學就是抓住活躍和自我操縱的每一刹那；所以，到必然的「花落」、無可奈何的「絮飛」時，卻已不是終結，而是另一個開始。松永貞德有一句話：「晨光祇開一句鐘，但比千年松，並無甚不同。」這種觀照和感悟，好比禪中的「當下」。

東覺向弟子講述第二件事，就是有位夫人，「看破」人生，拜於白隱禪師門下，成爲他的得意門生。有一天，女兒不幸去世，白頭人送黑頭人。她竟然嚎啕大哭，聲震四座。同門弟子眼見這件事，指責她說：「都已悟道了，還放聲大哭！」她不理會大家的抨擊，也沒有作出什麼解釋，仍然認爲自己的反應是對的，並非不悟生

死。

我們可以用「人之常情」四字來形容。所謂「悟」，不是反人性的。看透生死如來去的人，可以哭，亦可以不哭，因人而異。禪不是要人做一件冷冰冰的死物；正相反，是腳踏實地，充分利用自己的直覺和感性，眞正活着；是拔乎虛妄的流俗，並非事事作斤斤計較的分解。最重要的是對生命的態度。

弟子明白了東覺的話，自知感情上蔽塞。人生原來不在乎甚麼時候肉身死去和怎樣死法；生命也不在於他的長與短。

有些人一生從來不會開花，沒有花香，祇是「永遠不會死」的塑膠花或絲帶花。有些人終生不曾體會飛絮的輕飄飄和隨意任逍遙，祇拚命要變作一塊塊沉甸甸的金條，存於冷冰冰和黑鼿鼿的保險箱裏！

姓、聖、性

說到花和禪的關係，使我想起四祖道信，曾經遇見一位年約七歲的神童。四祖問他：「小朋友，你姓甚麼呢？」男童回答：「我有姓，但跟普通人的不同。我是姓佛的。」四祖以為他忘了自己的姓，男童竟然說了一句：「姓，本來是空的！」

四祖認為「此子非凡」。接着，男童反問他：「諸聖從何而證？」四祖隨口說：「眞直爽！眞直爽！」男童立即說：「照這麼看來，便沒有聖人了！」

後來，四祖付法偈四句如下：「花種有生性，因地花性生；大緣與性合，當生不生生。」

他有意無意間，以「花種」來比喻這個有「生長本性」的男童。其實每個人也一樣，必須有所本，才可發揮自己的本性；正如花，本諸大地，才可發芽、生長；再加上因緣的配合，即使不生長的東西，也會生長起來。

四祖重視的，可說是本性和生長，並非姓甚名誰，更非甚麼權威聖人。正如花

有沒有名堂和是否名貴是不重要的；主要是在於花性和全盆花的生長。所以，男童能夠說出，「姓」原是空的，已顯出不重虛名，祇求本質和本性。

這不是四大皆空的空，卻是看透了名利中的名。可是，現在香港不少人，崇尚的正是姓與名，不擇手段來追求名氣，離棄生長的本性；竟不及這七歲小童一語道破：「姓，本來是空的！」

現今的所謂「聖人」，就是有錢有地位的名人，他們「從何而證」呢？就是家財的數目字和一大堆的名銜；其所以視爲「聖」，因爲有一大堆不求生長本性的羣衆盲目加以認可；最可悲的還是努力鼓勵下一代，追求這種「聖」，以爲有「姓」便成「聖」，變成本來有生長性的下一代，也沒有了生長性。

他們不知道眞性情的「性」和本性的「性」。所以，有人敎子女說：「你們長大後，一定要像他那麼有名呀！」也有剛剛走出校門的莘莘學子大嚷：「我一定要成名！」多可悲的意識！

兩朵芙蓉十朵曇花

談及《法華經》，便想起有兩個禪師的小故事，俱與《法華經》有關，也與花有關。

第一個小故事，是講牛頭法融禪師，在牛頭山幽棲寺中說法，唐朝貞觀廿一年，約為七世紀中葉，農曆十一月，牛頭連峯那一角，白雪紛飛，冰寒蝕骨，幾乎一切植物冬眠，遍山無處不積雪。牛頭禪師卻在這天地俱寂、萬物凝結之時，講述《法華經》，毫無寒意，聽者無不覺得心中如同有一道暖流淌過，生機盎然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凝固的冰中，有兩朵閃耀金光的芙蓉竟然綻開，正是「千株掃作一番黃，衹有芙蓉獨自芬。喚作拒霜知未稱，細思卻是最宜霜。」（東坡詩句）這兩朵芙蓉，盛放了七天，然後慢慢在冰雪中消失。

第二個小故事，是說澄山大師，有九大弟子，皆深得其衣鉢，各人還未出家之前，遭遇和出身皆不相同，包括飽經憂患的厭世者、紈袴子弟、强盜、權術之士等

等，可是經澄山教化，皆能悟道，修行奇高。衆人隱於高山，鮮爲世人所識。

有一天黃昏入黑，澄山自知快將圓寂，端坐禪房正對的小花園中。就在這時，黑漆中十朶曇花同時盛開，而其中最大的一朶也最早開、最早謝。

九大弟子列侍其側。澄山口脣微動，說出《法華經》《方便品》所載的兩句話：「譬如優曇華，一切皆愛樂。」「如優曇鉢花，時一現耳。」未幾即逝去。後世的人，指這朶大的曇花（亦稱爲「優曇華」或「優曇鉢花」），就是澄山；其他九朶，代表他的九大弟子。

兩個小故事本身，本來好像無甚寓意，可是若非純從禪方面去看，而試從文學和哲學的角度觀之，其「反射義」頗爲豐富；這些小故事，有時活像寓言或小品。

大家都知道，即使可以盛開兩個月不謝的一些蘭花，同樣有謝的時候；是長是短，不過是相對而言，人在這個世界上，生存的時刻，其實亦像芙蓉像曇花而已！

人生於世，很多時候就眞好像在黑夜和冰雪中一樣。我想，這個不是悲觀的看法。問題卻是你怎樣對付黑夜冰雪，用甚麼態度和方法在黑夜和冰雪中開花。

記得幾年前，內子逝去後不久，我在電台訪問一位朋友梁鳳儀時，問她願意成

爲甚麼種類的花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曇花！」因爲她覺得雖然祇開一瞬，但是生命最重要的是璀璨與清香。

有些人但求長壽，恨不得學后羿取得長生不老藥，不過這類人縱使多活十年八載，又有何用？同樣像在花瓶中因浸腐而發出奇臭的花莖，霉爛不堪耳！

澄山能夠如曇花般盛開，亦像其「片刻」存在的稀有難得。他有生之年，感化了在人生途程上陷於泥淖或誤闖歧路的人；最爲顯著者，就是他的九大弟子。我們生於今世，除了爲自己設想之外，亦可曾想及影響他人、啓導下一代呢？其實曇花之可貴處，不單祇在於其開花的一瞬，亦在於其未開花前的滋養與生長，與及開花後的繁殖。

正因爲有其綿延性，生命和歷史才會延續，開出更多曇花。否則，本身開得如何大朵如何璀璨，開後全株皆謝，連同芳香也隱失黑暗中，湮沒無聞，再無後繼的接棒者；那麼這一開啓，也屬枉然！

牛頭禪師在冰雪中講《法華經》，竟有兩朵芙蓉相對而開，雖可說是心感天地，使人心花也放，而無視於人間嚴寒冰封，臻至僧燦禪師所言「萬法齊觀，復歸自然」

的境界；不過，就我看來，同樣有「傳燈」的意蘊，是牛頭禪師傳其所得，把法傳給另外一些心靈，導人啟悟，才感應芙蓉如面盛開、破雪欺霜。

我覺得這才是曇花和芙蓉盛開的意義。自覺覺他，前者是自我啓悟，是自性現；後者是啓悟他人，使人也自悟；通過感通，把這香、這美、這眞傳開去。一個人心中有花，花中有他我，世界根本上就不會有夜有冰雪了。



兩朵芙蓉十朵曇花

春在枝頭

宋朝有一位禪尼，在將近冬盡的時候，很想去看春來景色；於是，踏着芒鞋，上山四處尋覓，要嗅嗅春天的氣息。但踏過很多山嶺，仍然衹見四周一片皚皚冰雪，空氣間還具冷意；失望之餘，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回到庵堂，卻見園中梅花剛剛盛放，歡喜若狂，細心觀賞。因爲梅花爲百花之首，先天下之春而春。禪尼因而悟道，作了四句七言詩：「盡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破嶺頭雲。歸來偶把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」這個小故事，不妨用來送給每個香港人。大家經常都說要尋人生的樂趣，尋人生的意義，尋最堪享有的幸福；可是，往往衹假諸外求，其荒謬之處，便等於騎驢覓驢。所謂無病是福，很多人可以跑跑跳跳，健康正常，已是活在福中不知福，卻仍整天抱怨天公對他(她)殊不公平。有些人尚有父母健在，子女活潑可愛；雖是小康之家或貧苦大衆，天天可享天倫之樂；但又常常覺得不滿足，要在事業和金錢堆中翻滾，寧願終日不在家，忽略了和上下兩代及伴侶之間的溝通，

就是不懂得「自身俱足」、「善持自性」。這和不思進取、惰性重或自滿卻截然不同。

記得小學時上英文課。課本有個故事，說猴子要找尋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，於是歷盡天涯海角，冒了不少不必要的危險，皆覺怵目驚心，步步爲營，憂心戚戚。終於回到家園，始發覺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，原來就是自己的一個家。這和禪尼回到自己的庵堂，才發現所種的梅花帶來春意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人祇懂假諸外求，很容易迷失自我，甚至痛苦與抱恨一生。

做人也是一樣，向內證悟、明心見性，始是喜悅的泉源；幸福就在我們自體和身邊四周。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以爲不甘寂寞，到頭來反更空虛。很多人以爲到外國移民可以快樂自由，結果更憂苦更自縛。何解?也就是不能領悟「春在枝頭已十分」的道理。

吾無隱乎爾

《傳燈錄》中，有這樣一則故事：有位文士到來問禪師：「甚麼才是禪的奧義呢？」禪師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論語曰：『吾無隱乎爾。』禪也是『無隱乎爾』。」文士雖然滿腹經綸，仍不明所以，坦白說：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本來「吾無隱乎爾」的意義十分明顯，用現代的白話來說，就是「我沒有向你隱藏甚麼」。爲何「沒有向你隱藏甚麼」就是禪呢？文士想來想去，大惑不解。後來，二人並肩走上山路，桂花夾道盛放。禪師問文士：「你的鼻子嗅得桂花香嗎？」文士點頭。禪師接着說：「那末，吾無隱乎爾！」文士大悟。

很多時候，我感覺周遭的人就像初時的文士，欠缺「自性」，是自然之性，自體的性，給既存的不少觀念與意識隱蔽。現代人愈來愈把自性隱藏起來，把眞正面目掩飾；同時，也看不見自然的眞正面目。我們在香港生活的世界，如同在很多進步繁榮的大都市一樣，講求形象，注重包裝。

這種生活方式都是「隱乎爾」，建基於虛假之上，給很多物質，層層疊疊遮蔽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逐漸忘記了自然的本體和純粹的存在。

人生有一個境界，知易行難，就是坦然接觸、坦然面對、不作虛飾、踏實生活。我本來是怎樣便怎樣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無須隱藏。可是，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，使人愈來愈掩蔽本然的一面，反而誇張外表，藏頭露尾。

現代人甚至看不到路旁有桂花，嗅不着桂花的香味；因爲眼睛給重重無形的屏障遮蔽了，鼻子給濃濃的鼻涕塞住了。我曾經和一位朋友步過花園，他滔滔不絕，祇談論他的代理商品怎樣裝潢更好，怎樣可以計算更精確而賺更多錢；他每句說話背後，也隱藏着他的商業秘密和權力上的野心。我聞到花香，忍不住問他：「你喜歡這些茉莉和白蟾的香味嗎？」他詫異地回答：「什麼花香？我壓根兒沒有注意到這裏有花。」你看，有些香港人就是失去視覺和嗅覺的！

經霜忽盡開

一名居士看了「無可」寫的一首詩：「東籬搖落後，密艷被寒催。夾雨驚新折，經霜忽盡開。野香盈客袖，禁蕊泛天杯。不共春蘭並，悠揚遠蝶來。」這是詠菊花的詩，居士看了，無法領會詩中意趣，總說不知所云。禪師跟他共賞，發覺居士煮鶴焚琴，囿於世俗之見來讀詩，益顯其俗不可耐。

那年疫癘猖獗，尤甚於香港昔日的霍亂，禪門中人皆義不容辭，忙於照顧附近貧苦病人。居士原是個退休官宦，因爲衆僧無一有暇跟他談話，使他深感不快，太發雷霆。事後，禪師引述了前人的兩句話：「除了對詩人以外不要談詩；祇有病人才知道怎樣同情病人。」端的是一針見血，人生至理。

我們不妨用這個故事，反睽諸現代香港一些人的心態和生活態度。我們祇顧自己，祇顧功利的事情，已慢慢失去基本上的感應，甚至心中再無詩意，沒有了讀詩的能力，因爲我們祇懂理智邏輯，變得世故和套板，不知感受爲何物。等於旣無詩

心，又何能談詩？詩，是代表感覺，生活的眞實體驗，不是附庸風雅的裝飾。其實做人何嘗不是像唸詩一樣？

禪師引述的後一句說話，我們更應時常牢記心間。大病過的人，才深深了解患病的痛苦，更同情受苦的人，誠心誠意幫助他們；同時更珍惜生命，更懂得運用寶貴的時間。這是通過肉體受苦而來的醒覺，也就是禪宗最注重的生命體驗。由體驗而進一步領悟，就是生活在意志之中、共感之中，而非理智上的分析，或知識理論上的空話！我們中國人常說「迴腸九結」，甚至百結，其實是心靈經歷苦痛後，才去除很多雜質，對生命有新的看法、新的展望，對他人的受苦了解深些，更有感應。通常我們無病無痛時，不會想到生命的一些問題，祇知享受，不感覺到病痛的體驗把我們內在的生命潛力發揮出來。正如一位朋友患了肝病，才驚覺生命之短暫和脆薄，變成生命的詩人，肯去共感萬物了。

石是石，花是花

一名小和尚覺得十分苦惱，禪師問他：「什麼事?」他回答：「城東的阿伯稱我爲大師；城西的八嬸罵我小禿驢；張家的哥哥說我淸心寡欲，四大皆空；王門的小姐斥我凡心未了，色膽包天。究竟我是什麼呢?」禪師笑而不語，指指旁邊那塊石，又拿起面前那盆花。和尚開始了悟。

其實，我們每個人也會經歷小和尚的苦惱，而不知所措。比方，初認識一位溫情的朋友，衷心嘉許你的熱情爽朗，超乎期望；可是，在人頭湧湧的展覽會中，碰着另一位第一次認識的人，卻又會因爲不符合她的心意與期望，而斷語你是個孤傲、自大的人。有人祇因爲我一句關心的話，竟說刻骨銘心沒齒難忘；亦有人因爲我的鐵石心腸，怒詆我冷酷無情。有時一字一語，贏得淸雅自重、拔乎流俗的美名；有時不言不語，同樣會給人罵作市儈不堪。日夕有人指着你的鼻子說不識時務；而隱約間又但聞有人讚賞你不理世俗，自有振奮人心之處。你沉默麼?人會說

你冷漠、不近人情；你熱情些嗎？又有人譏你居心叵測，必有所圖。

似乎，我們時刻都在相對的夾縫間，在溢美聲與低貶聲中浮沉。但是，回心一想，即會發覺：外在衡量的標準就等於眞相麼？就是一個人的本質麼？做人，如果常常顧得了這麼多的評論，如果介意這些不知是公平抑或是誇張的褒貶，還可以保存一個自己嗎？

我們不是要固步自封，但是他人的說話，僅可作爲一個反省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。我們寶貴的生命，和浙浙流逝的時間，並非衹浪費在適合他人的期望與「要求」方面。我們更不是爲了「不使他人失望」而活。可惜，此時此地有很多人，仍然衹是爲了順應潮流，爲了迎合他人和討好他人而苟延殘喘。

禪師的不語，其實已經說出生命的本身。他的意思是石就是石，花就是花；本身便是其眞正的面貌，不必因爲別人冠以一大堆形容詞，才算是石是花啊！

石中有情

我向來喜歡花草山石，對於頗具「禪味」的一個有關石的小故事，特別偏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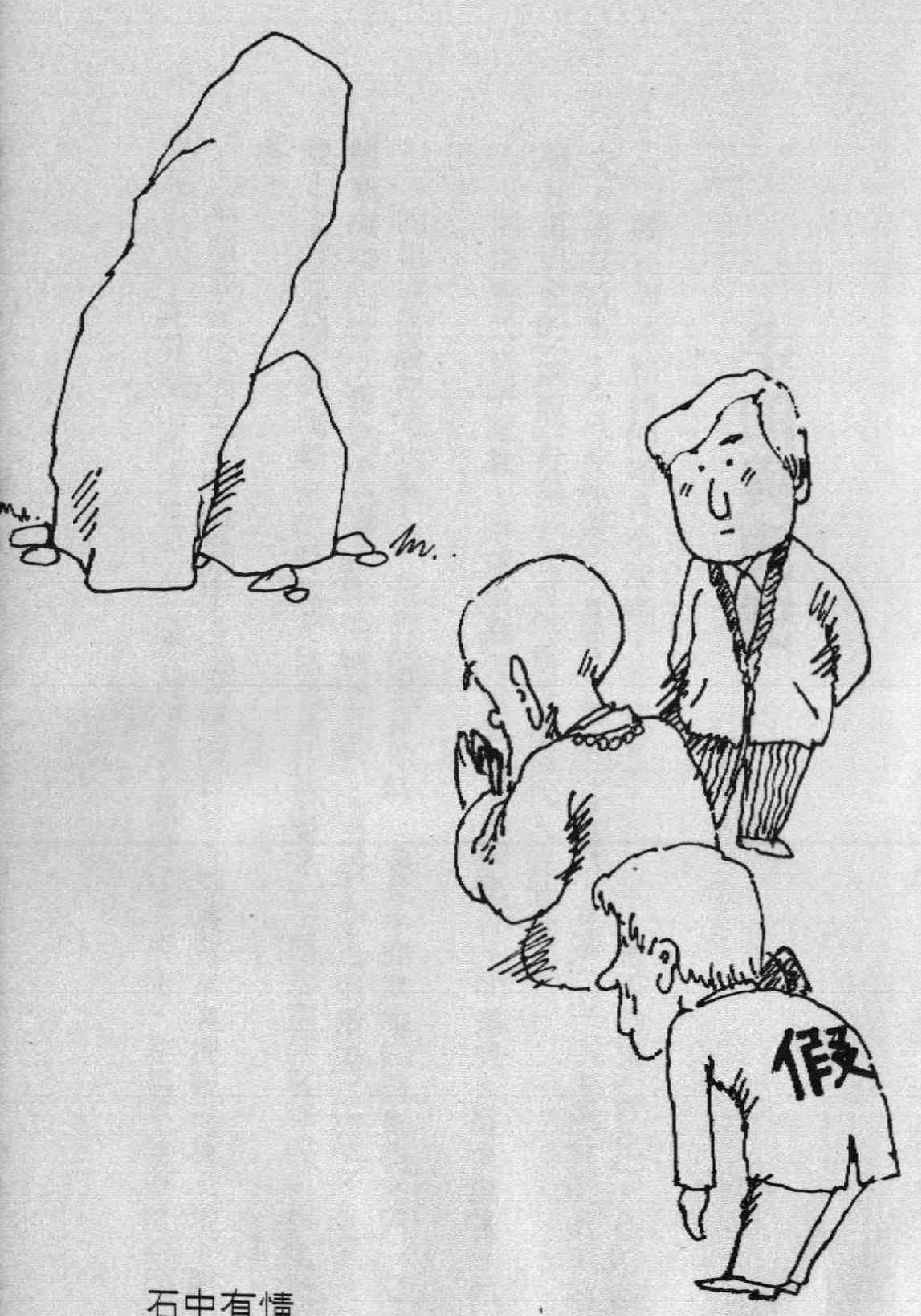
有位明惠上人，喜愛佛學禪道，本來一心一意，想到印度參觀古代釋迦牟尼的遺跡，但是未能成願，十分失望；於是從海邊撿了兩塊石頭，放在身旁，時常朝奉。很多友人知道了這件事，都不禁感到奇怪；因爲明惠上人拾石頭的海邊和釋迦遺跡相去很遠很遠。大家忍不住問明惠上人，他回答：「想到洗過遺跡的水和這裏的水是相通的，因而對於這兩塊石頭便倍感親切了。」這是移情於石，通過對石之寄情，而表現了對釋迦的敬慕。石中有情，這是精神上一種很大的超越。不是阿Q，而是不爲時空所囿；以兩塊不能言的石穿過時光隧道，打破天地相隔的限制，與釋迦情意相通。

此一「情」字，當然不是狹指男女之情或朋友之情，而是精神世界中廣義之情，對大地衆生的愛。此一「意」字，更是生命的一大啟廸；就等於釋迦悟道時，說：

「奇哉！一草一木，皆如來之智慧，萬物皆具德相。」

我們在香港，日常所遇所見者，滿口情意、手舞足蹈的人多的是。有些更是熱情可掬，凡見人便哈腰，幾乎要學傚蘇聯和南斯拉夫人，見了面就要把對方整個人摟住擁吻，而不分男女。可是，這種假熱情、假禮節，祇是現代人一種虛飾和包裝自己的方法，不能作爲內外合一的評判標準。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，這類太着意也太着迹的人，其實才心如鐵石。有些「難親」的人，雖往往給人誤解爲石般「無情」，但卻如禪語所言，能夠「石上栽花」、「石樹抽芽」。

現代人對以石寄情的心境，大多數感到陌生，不可「理解」和接納；因爲他們的邏輯知性觀念，構成重重屛障，不能透過高度自由的空間，感悟那份親切。撿石，其實有如唸古代人一首詩時的情懷。我們能心感萬物「在深秋也聽到石頭低語」的話，當可自得天趣！



石中有情

石頭砍蛇

石頭和尚和鄧隱風一同割草時，看見了一條大蛇，石頭立即把鐮刀交給隱風。隱風接過鐮刀以後，由於心裏十分恐懼，竟然踟躕不敢下手。石頭見危在旦夕，祇好親自操刀，舉起手中利器，一刀把大蛇砍成兩斷。隱風還在顫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石頭毫不留情的向他說：「連生死都沒有弄清楚，還學什麼佛法呢？」

很多人以爲「放下屠刀」，便可以「立地成佛」。如果是胡亂操刀，殺害生命，當然有違佛心。這把屠刀，實在是作惡的代表，包含了人的凶殘暴戾，妄顧其他有生命的東西。但不是所有的刀也是屠刀，有些刀是要來保障生命，甚至衍生生命的。

有些人，未悟透玄機，姑息養奸，婦人之仁；以爲成爲豺狠的點心、鷹隼的大餐，是犧牲自己，來救衆生。事實上並不盡然，這種「犧牲」，不外助長了一些暴力與勢力，有如爲虎作倀，餵飽了一些腐敗的權貴財團，石頭和尚和鄧隱風所見的巨蛇，可以引伸爲此等象徵。我輩么么，難道生於今世，祇爲了供大蛇裹腹嗎？太不

值得了吧！既不值得，便應當機立斷，抽身而出，覷盡善與惡的分界綫。這是從第一個層面去看「石頭砍蛇」的故事。

另一個層面，是人之可貴處，乃首應保住自己的珍貴生命，不要悚慄。生命是彌足寶貴的東西，沒有什麼可以代替。生命的果敢與決斷，亦祇在短短一刹那。也就是石頭和尚所說的「生死」一綫，我們必須要「弄清楚」。

這種說法和貪生怕死、明哲保身，不可同日而語。「留得青山在」自有其本身一定的意義。我們若像隱風那樣子輕率生命，祇知在面對危機困難或任何關頭時恐懼，縱使鐮刀在手，亦好像束手無策，不肯咬緊牙齦，親自解決當前大問題，那麼，等於對自己的存在一大褻瀆。

人生旅途上，雖然大多數時候都祇是彎腰刈草；但在適當的時候，總應揮慧劍。刀劍上，也同樣存有佛法！

誰縛汝？誰垢汝？

有一次，有人跑來問石頭和尚，什麼是「解脫」。石頭不假思索，答道：「誰縛汝！」意思是根本上沒有人束縛你。又有人問及淨土是什麼？石頭同樣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誰垢汝！」意思是怎樣能有人使你內心污穢呢。

石頭這些說話，我覺得應該向現今一些青年人，甚至老年人中年人說說。我曾經遇見不少年輕朋友，他們總愛在我面前諸多解釋和諸多抱怨，說達不到自己的理想，或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受外界諸多束縛，受上方或制度處處制肘。他們沒有反省，想清楚究竟問題癥結在那裏，自己盡了多少力量，有沒有試過其他途徑或其他方法。他們愛推搪，喜歡文過飾非；在他人面前，卻振振有辭，誇張所遇到的阻力。有些小夥子又覺得事事綁手綁腳，無法發揮，以為懷才不遇，埋沒自己的能力，以致「斯人獨憔悴」。其實，一個有創造力的人，是任何東西也無法阻礙他難倒他，他必會自闢蹊徑。

很多女性，常說苦悶、不快樂、感到侷促、逍遙不起來、瀟灑不起來。情形可說大同小異，不禁使人要替石頭和尚說一句：「誰縛汝？」一個人除非是自甘受縛，或「自繩自縛」，才眞的「束手無策」。如果束縛你的人就是你自己的話，也就是內心自縛，無人可以替你提供任何「解脫」，事實上也愛莫能助。英諺所謂「天助自助者」，實在大有道理。

現今不少年青朋友，除了藉口多多，便是「賴三賴四」、自怨自艾，有人說自己成爲「壞女孩」，不能長進，是「社會的錯」，是「環境的錯」，給染缸染污了自己。根本上大謬！環境怎樣迫人，社會怎樣誘人，一個心中有淨土的人可以堅守自拔，異乎流俗。可是，自己一開始的時候，便放棄了基本的立場與原則：到「失樂園」的時候，才指責那些外在因子污辱了自己，那些流行觀念「强姦」了自己。甚至中年人老年人也常感喟，一生鬱鬱不得志，好像是萬物污我穢我。石頭和尚的話卻像當頭棒喝：「誰垢汝？」

雲在青天水在瓶

石頭和尚有一名高徒，後來因爲居於澧陽芍藥山，故號藥山和尚。宋學一大宗師李翺，是韓愈的大弟子，曾拜見藥山和尚。這位文豪和這位著名禪師有一段短短的問答，《祖堂集》也有記載。

故事是這樣的：文豪李翺仰慕藥山和尚的大名，特別前往拜見。藥山正好在唸經並沒有回頭看李翺。李翺以爲他有點高傲，不屑一顧，於是並沒有向他行禮致意，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話：「見面不如千里聞名。」藥山當然聽得清清楚楚，便叫出李翺的名字，李翺隨即應喏。接着藥山便說：「何得貴耳而賤目乎？」意指李翺祇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卻輕視自己的眼睛。李翺聽後，不期然向藥山禮拜，同時站起來問他：「大師，如何是道呢？」藥山先用手指天，然後又指地，說：「雲在青天、水在瓶。」李翺聽後，再向他禮拜。

事後，李翺作了一首詩偈，讚美藥山和尚：「練得身形鶴形，千株松下兩函

經：我聞訪無者言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

藥山好一句「貴耳而賤目」！現今文明社會的人，「文明」得可以。我們慣於別人一腔不知是眞還是假的「熱情」招呼和款待，對於虛僞的禮貌和表面的形式，都很「受落」。

不論生張熟李，直呼自己之名時，自己便覺得給人認可，沒有被忽視。推而廣之，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也喜歡以耳代目。大概聲音人人可聞，遠近可播；但是視覺的感應，卻默然無語，祇能心照不宣。不過，人很奇怪，很多時候眞的祇相信聽回來的聲音和說話，不肯親自用眼睛去洞悉與感應。

不語，並非內心無言，而可以是意在言外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我們生長於現代，更耳濡目染，給「訓練」成爲同一「樣板」：說客套的話，說逢迎的話；愛聽客套的話，也愛聽逢迎的話！所以嘴巴特別發達，聲綫特別悅耳和耳朵又特別像雷達網般大的那些人，永遠風生水起，更能討好別人，在人們心目中留下「鮮明的印象」。我們已少用眼睛去觀人於微，更乏眞正的感應了。

拙於詞令、不好阿諛的人，大多數給人誤會和曲解。淵博如李翺，仍因藥山和

尚不跟他打招呼、不理睬他，而誤以爲對方名大於質，哼出一句「見面不如千里聞名！」

現世很多人亦如此，先慕別人之名，繼而在腦袋中自編一個「想當然」的美好印象，這種「十全十美」的期望，也不外「自以爲是」，猶如鑄一個模子，套在所心儀者的頭上；若稍有不合「規格」，便大失所望，甚至反目相向。這就是因爲缺乏直接的感悟。

藥山和尚則不從俗，不理會別人（甚至是鼎鼎大名的文豪）對他怎樣看法，不想笑臉迎人和哈腰作揖。這不是高傲冷漠，而是保存「我就是本來的我」，不必在別人跟前矯飾和客套一番，更不想把「本來的我」屈從、拉扁或搓圓來符合別人所期望的「印象」。「千里聞名」，可能是訛傳、羣衆瞎捧出來；而不是眞面目。

「雲在青天水在瓶」一語，益能道出一個人生活的態度，也是日常無處不是道。海闊天空，變成一朵雲，可以逍遙自在，無拘無束。縱使囿於瓶中，暫不得舒展，不能「赴諸東流」；可是，仍然可以作爲一瓶水，快樂自在。

我們若能體會此中道理，當會有一個更樂觀和更能自現的人生觀。問題不在大

小闊窄，卻在自己如何看事情、如何感受。否則，青天無界，同樣渾身不自在；縱是流動可變的水，也可頃刻由冰變成銹鐵。

藥山和尚另有一次，在房後的山上散步，到了夜半，騰地在孤峯上高聲大笑。從澧陽東方，直到藥山九十多里內的居民，當晚同樣聽見他的笑聲，無不驚異。其實，藥山並非中氣如此厲害，可以聲傳百里；亦非物理學上的山鳴谷應，回聲可及迢迢遠方。這故事其實以笑聲比喻藥山的心靈和人生觀，蘊涵一個重大的訊息，使人近百里之遙也能感應。

李翺曾以四句詩詠此故事：「選得幽居愜野情，終年對客不送迎；有時直上孤峯頂，月下披雲笑一聲。」人能自存一顆天眞的心，不送不迎，才是快樂之泉。

果子種籽和鹽水

一名禪師的弟子，拜師一段短時期便離去，而且到處向人解說，禪是這樣子那樣子；自以爲明白一切，其實一無所知。

另外一名讀書人，十年窗下苦讀；然後走到山上，要匿處禪房，寫民間疾苦云云，禪師問他：「你知道多少民間疾苦呢？和他們一起作活了多少日子呢？」讀書人啞然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這兩則小事，跟禪的基本精神大有關係，而且和我們的生命態度亦息息相關。禪的基本精神是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不是去解釋，而是作生活的實踐與體驗。現今不少學生，以至學者和一些作家，也犯了這個毛病，祇懂「知性的分解」，祇懂「想當然」，祇從一些死的知識去認識一切，不是踏實生活、學習生活。他們自以爲知道很多，但往往淺薄而脫離現實。

在《奥義書》中，有一則關於首吠多迦陀的故事。這名印度青年研究吠陀經典十

二年，回到家中。父親覺得他祇有知識，欠缺體驗，於是叫他從樹上摘下一枚果子，要他剝開，親自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。他看淸楚了，回答：「幾粒很小的種籽」父親叫他剝開種籽，看看裏面有什麼。他說：「什麼也沒有。」

父親又叫他把一袋鹽放進一個水桶內，然後第二天拿這個水桶見他老人家。兒子照辦。父親說：「把昨天放進水中的鹽給我！」可是，鹽早已溶進水裏。父親便叫他親自細嚐桶中每一部分的水是什麼味兒，而答案都是「鹹的！」

父親讓兒子從親自體驗中學習，感受和看生命微妙的本質，使他感悟什麼才是眞實的東西；每個人的自性，也由此顯現。

現今一些「學者」、「作者」正悖其道而行，祇在象牙塔中，口沫橫飛，或大發謬論；卻脫離生活，沒有眞實體驗，也沒有實際多去接觸人與整個社會的關係，竟奢言民間疾苦？

龜毛兔角

唐朝有位禪師法融，因爲居於牛頭山幽棲寺，人皆稱他爲牛頭；天生怪相，祇穿一件破衣服，但是人很溫和敦厚，經常笑逐顏開，十分快樂。

當初，他在草庵附近修道，研究《法華經》。唐土四祖道信聽說有這個異人，特地到山上找他，覺得他慧根深厚，並非凡品；故雖非正式門人，亦傳以道法。可說是「觸目遇緣」。而牛頭和四祖的問答，尤爲著名。其中有一段論及得失和虛名的，用到龜毛和兔角作譬喻，不但有趣，而且用於今世同樣適切；對於崇尚名氣和自我過度膨脹的現社會，更是一針見血。

牛頭問：「所謂聖人，要斷什麼法，又得什麼法之後，才可稱爲『聖人』呢？」道信答：「一法不斷，一法不得，此謂『聖人』！」

牛頭問：「不斷，不得，那麼和凡夫俗子有什麼分別？」道信答：「有分別，爲什麼有別呢？因爲所有凡夫俗子，皆有所斷所迷和妄計得失的心；聖人則本無所

斷，亦無所得，所以有分別的。」

牛頭問：「云何凡夫俗子有所得，聖人無所得，得與不得，有什麼分別呢？」道信答：「有分別！爲什麼呢？因爲凡夫俗子有所得，則有虛妄迷惑；聖人無所得，則無虛妄迷惑，有虛妄迷惑，則有分別，無虛妄迷惑，則無分別。」

牛頭問：「如果無分別，聖人之名，又根據什麼而定立呢？」道信答：「不論凡人或是聖人，二者俱是假名。既然同樣是假名，那麼又有什麼分別呢？比如龜毛和兔角而已！」

牛頭問：「聖人若同龜毛兔角，豈非等同虛渺？那麼我還學什麼？」道信答：「我說龜毛，不是說無龜，你非難我是什麼意思？」

牛頭問：「龜喻何物？毛喻何物呢？」道信答：「龜比喻道，毛比喻我；故聖人無我而有道，凡人則無道而有我。自我固執的人，便有如龜毛兔角了。」

牛頭和尚和四祖道信這段問答，十分精彩。現代人營役終日，非求名，即求利；分分秒秒用電子計算機計較得失。可是，終日仍心驚膽跳，頭筋暴現，就是因爲患得患失，太注重獲取和標榜自己的龜毛兔角。我們要活得舒泰些、快樂些，不

妨細味這幾段話，好好自我反省一下，蓋話裏有深意！

香港人雖然面對一九九七、面對核電，憂慮重重，恐懼多多，可是，大部分的人仍然和以前一樣，除了爲基本生計勤勞之外；還狠命去爭取「閒富貴」，希望在物質上、經濟上、名位上、權力上皆大有所「得」。

我們忙忙忙，所求者其實亦早已超出基本的需求，祇有做成神經衰弱，死掉很多細胞，犧牲了很多親情友情人情；但從來沒有靜心問問自己：所爲何來？是否眞的不足？又是否狠狠爭來更多，才算有所「得」？

人生總不免有得還有失。現代人要「得」，要「多得」、無止的「得」；是迷於物質名位，結果往往受其負累，惡性循環。這是個物質泛濫、拜物狂、崇名狂的世界。人，甘於以物役我，以名役我；此種役役，竟成爲大家的人生目標。

我們並非要作聖人，而甘於爲凡人；但是，爲什麼不可以像牛頭和尚那樣擺脫錦衣華廈，盡量尋求單純和平，而活得快樂一些？我們總忙於抽刀斷水，以榮辱得失爲重；以爲這種有所迷的虛妄，就是通向生活幸福之路。一旦稍有所「得」，又自我膨脹，自大成狂。

道信眞是一語道破，「聖人」和什麼名銜一樣，其實都是虛名，不等於生命的實質，好比虛幻不存在的龜毛和兔角。

現代有些先生小姐們，踐踏他人或自願給人踐踏，亦不外追逐海市蜃樓；志在塡塞一個已像塡鴨的「我」。我們舍本逐末，要的是虛名，是龜毛兔角；卻不理會龜兔本身，忘記了龜兔是生命體。道信答牛頭和尙答得好，「凡之與聖，二者俱是假名」，而「我說龜毛、不說無龜」！

牛頭與虎蛇

關於牛頭和尚的趣異小故事，着實有不少存世，是否經過「神化」，且不必考究。這些故事，不但反映這位「身著一布衾、見僧不合掌」的「山上嬾融」與別不同，而且道出他的「絕觀」行爲，亦可作爲香港現代人的借鏡。

根據古代文字記載，牛頭法融天生異相，「如龜行、如鶴視、聲氣深遠、如地出」。

四祖道信最初聞此異人，親自跑去見他時，看見牛頭草庵四周有些虎狠，又有麞鹿縱橫四畔；便故意「兩手作怕勢」，說：「眞唬人！」牛頭說：「還有這傢伙在哩！」道信便問：「剛剛來的時候，你看見什麼呢？」牛頭知道話藏禪機，故默然不答。

牛頭和尚後來在牛頭山講經；所坐禪的石室，外邊常常有虎蛇出現。崖下便有個虎爪穴，更有橫山的虎道。人人經過虎道，都給猛虎所阻，趑趄不敢繼續前行，

繼而瑟縮退走，恐怕變了老虎點心。獨有牛頭和尚所往之處，虎皆讓路；煞是奇怪！

傳說有一次，牛頭和尚專心在石室內坐禪，忽然一條丈餘巨蛇盤纏洞口，雙目炯炯如星火，昂首吐舌，以示威猛。可是，牛頭視若無睹，根本上把牠當作不存在，一動也不動，也沒有半點驚惶失措。巨蛇見狀，不敢張口而噬或纏他分毫，悄然匿跡。

另外有一次，牛頭和尚付法給智巖，要「從今一去，再不踐也」，打算不重臨該地。據「祖堂集」描繪，他「既出山寺門，禽獸哀號，逾月不止。山間泉池，激石涌沙，一時塡滿。房前大桐四株，五月繁茂，一朝凋盡」。

上述種種傳說，似屬神怪；但是通過他的性格與行爲，表現出他的「實相」即「無相」的說法。所謂「般若的止觀，方値得舟航」。

我們生於現今的社會，當然不同於荒山絕崖或野地叢林；可是，若具慧眼，看清楚四周，同樣發覺有不少虎蛇當道，盤踞門外，虎視眈眈，擇人而噬。怎樣才不爲所侵，亦不變作其同類呢？

一個人有一股正氣，不爲外在的威嚇或巨大力量所左右，才能與虎狼爲伍，亦不爲所侵。這是個人一種堅定，從時常不斷對內觀照而來，以致虎狼的「實相」亦成爲「無相」。雖然虎狼窮凶惡極，威懾四方；也不敢動他分毫。

現今權力是猛虎、經濟乃巨蛇；在大大小小不同機構中，亦蟄伏不少豺狼、烏鴉、麞鹿等等禽類獸類。牛頭專心致志於自己的修行，不與虎鬥狼拚，以免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；他像「不動的動者」，身體紋風不動，心卻不斷運轉，以求「般若的止觀」。這就是他生活的態度，以「止觀」作爲人生的「舟航」。

生命運轉，自強不息，非但不畏虎狼權勢，和不必阿諛牠們，甚至可以使牠們知難而退，或者在自己面前一反凶性，變得溫馴。

牛頭和尚的正氣，來自他的特操與超脫，亦來自他的勇敢面對與堅定。所謂「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」。牛頭可以容納異己的野獸，既不爲其利用，亦不倚恃牠們；所以，根本上無所懼。祇有那些與虎謀皮、爲虎作倀、怯於虎威而唯唯諾諾的人，始怕虎吻。

牛頭以面對自己的省悟態度來面對世界；故巨蛇盤洞口亦不爲所動，是專注於

心行，本諸心的指標。正如有好幾次，他講經時，大地震動。先別理會他的說法是否「驚天地、泣鬼神」，就是眞的有大地震，他也不動分毫，以不變應萬變，依舊怡然自得在說法。

他不願作虎狼的傀儡影子，不爲臣服，也不畏怯，反使虎狼讓路。後來更進一步感染牠們，使禽獸樹木山泉也對他依依不捨;他成爲了心靈上的「泰山」(森林之王)。牛頭所顯現的是不同個體之間相處的一種崇高境界。禽獸也有「捨不得」的情思，山泉也爲之洶湧，桐樹亦因此凋零。可見牛頭和尙的「止觀」，就有如「情」感萬物。老根盤固的大樹，毫無靈性的山泉，凶殘暴戾的禽獸，無不動容，深感日夕相處之情。儘管牛頭顯示無情亦無相，而他作爲一個人，以及與他我(或異物)相處，是異常成功的。



第三部：我自調心

一支蠟燭

公元九世紀前半葉，唐代出現了一位精通《金剛經》的禪傑，就是德山的宣鑒。最初，他聽別人說，有一種禪，直接抓住一己的本心，根本上不解經文；於是，跑去龍潭那裏求教。有一天，龍潭崇信禪師看見他在外邊，想要參悟禪機，便對他說：「爲什麼不進來呢？」宣鑒回答：「天太黑了。」龍潭立即點亮一支蠟燭給他。他剛想伸手去接，龍潭突然把燭光吹滅。宣鑒因此大悟。

這個小故事還有下文。宣鑒得悟之後，把他最心愛的青龍疏鈔，付諸一炬。以前，他視之如珠如寶，十分重視，認爲生命中不可缺少這件東西；以後，再不希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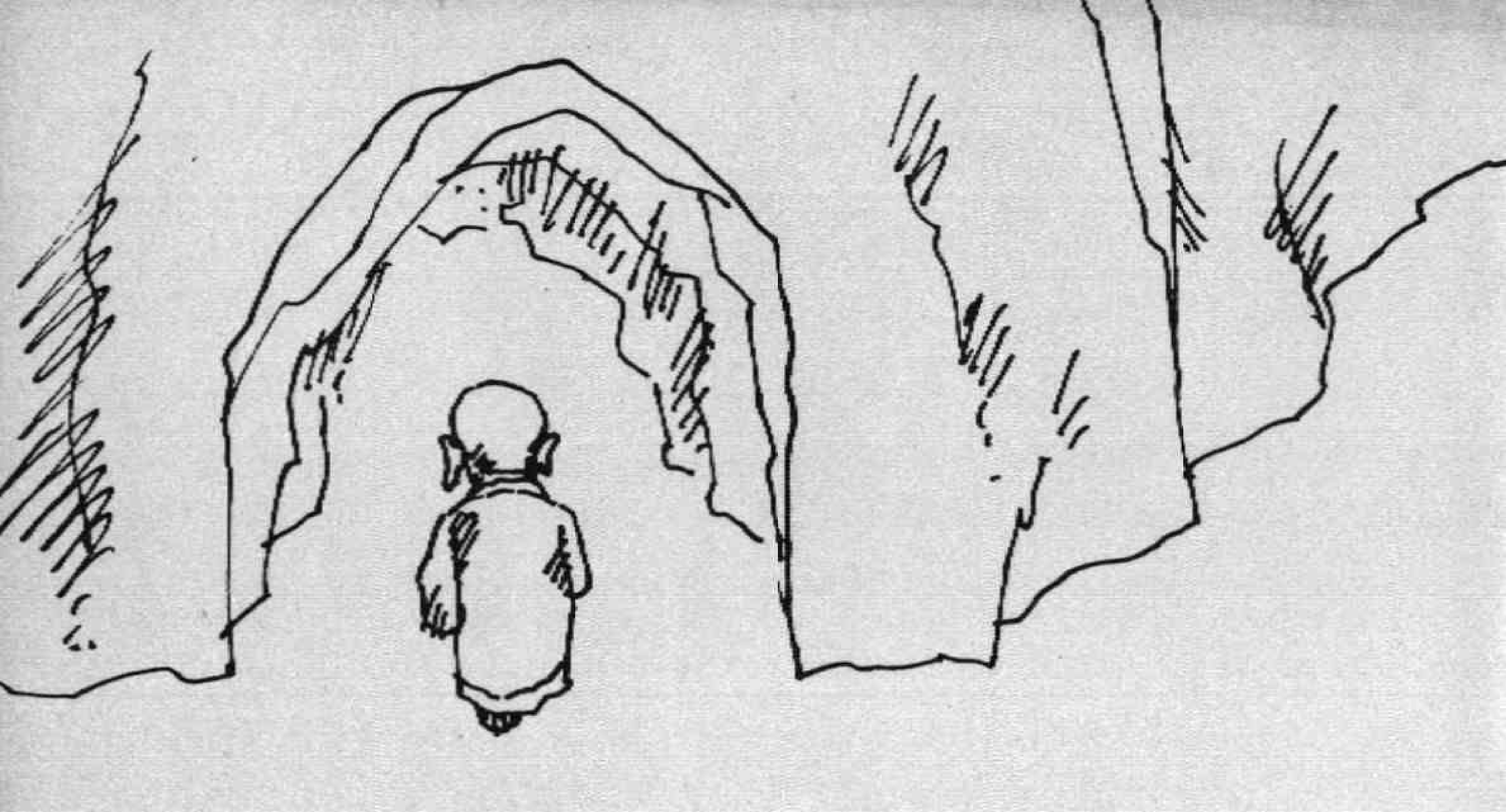
這就是著名的「德山之悟」。禪宗有所謂「當頭棒喝」，棒喝就是指「德山棒」，曾棒殺天下衲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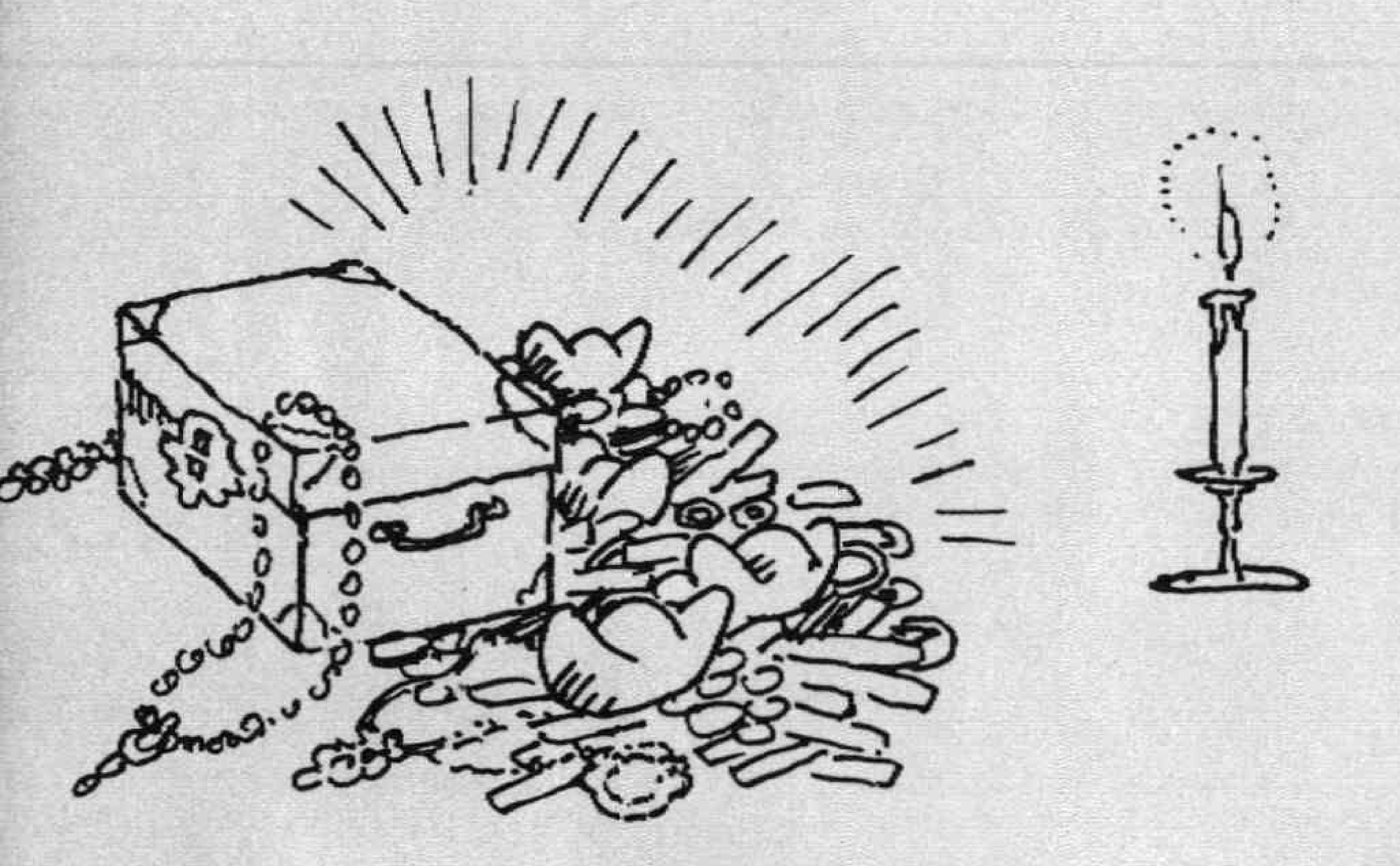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懼怕進入內在探索和追尋，借口是「天太黑了」。亦有很多人以爲靠別人

遞過來的一點燭光，就可以照亮自己的路。我們要找尋什麼，必須親自進內探求，不應倚賴他人，或以爲他人能夠給予答案。龍潭崇信不是捉弄宣鑒，而是要他自悟。

宣鑒的青龍疏鈔，大可以化身爲現今外在物質世界的負累，亦可以引申開去，變成頭銜、名位、物質享受、金錢等等。我們給工商業文明鑄成一定的模式，以爲這些勞什子對一個人很重要；有人視作一切，「不可缺少」，千方百計以求；求得之後，便像青龍疏鈔，自己走到那裏便帶到那裏。

記得有一次，某大財經機構的主事人，因事要請我吃一頓飯，竟然弄到要發請柬，叫秘書搖電話來，問我是什麼名銜，我說：「我什麼名銜也沒有。」秘書小姐很驚詫：「我們經理請吃飯的貴賓怎可以沒有名銜呢？叫我怎麼辦才好？」我回答：「把那個位置留空白好了。」對方不明白，有些東西之於我，已如德山宣鑒的青龍疏鈔，老早付諸一炬；缺少了絕不是一種損失；而我亦老早明白，不須要別人點亮一支蠟燭給我。





一支蠟燭

我自調心

禪宗二祖慧可，亦即神光。據說爲求佛法，想拜達摩爲師，跪於雪中數日，斷臂以示志；那時已超過了四十歲。慧可斷臂拜師後，得以安心。他作禮不言，得達摩之髓，斷承了衣鉢。由到達當時東魏的鄴都開始，直至隋朝開皇十三年終壽一〇七歲止，都幾乎過着顚沛流離的日子。

慧可在鄴都時，給滯文之徒排擠，被妬忌他的道恒大師杯葛，指他的說法爲「魔語」，和官府朋比爲奸，諸多逼害。慧可在附近一帶飽受種種痛苦，貧無立錐之地。可是，他和斷臂時一樣堅決不移，反而更有所悟。

《傳燈錄》載：「即於鄴都隨宜說法，一音演暢，四衆皈依。如是積三十四載，遂韜光混跡，變易儀相，或入諸酒肆，或過於屠門，或習街談，或隨廝役。人問之曰：師是道人，何故如是？師曰：我自調心，何關汝事？」

到了北周武帝，實行大廢佛，使慧可逼得隱於皖公山。北齊又禁佛，使慧可一

直以來，受政治及當權者壓制與逼害；一生可說波瀾萬丈。然而慧可從種種痛苦的磨鍊中，變得更堅定，道出「萬法即眞如」。

有時，人生的可貴處，卻在痛苦的歷鍊。福樓拜說過一句話：「珠子是牡蠣在有病痛時才形成。」

傷殘後的慧可，精神世界更完美豐盈。顚沛流離，有時未嘗不是一種「福氣」與「幸運」，因爲有機會體悟不同層面的生活，更深入生命的骨髓，磨礪自己不屈的意志。這和「文窮而後工」道理相同。一個人傷痕纍纍，才更能體驗世界需要的，不是冷冷刀鋒。歷盡貧困滄桑，才更知道珍惜生命，知道衆生渴求的是什麼。

從另外一方面看，任何逼害與排擠，也不可能淹沒眞如。正如枉作小人的道恒，試過有一次，遣弟子去對付慧可；弟子竟然對慧可心悅誠服，聆聽教益。北周北齊禁佛之聲愈熾，大家求佛法之心就愈烈了。

最好的老師

香港有些人是不堪遇波折的，苟有不如意的事情，或困厄，或貧苦，或受冤屈，或遭逼害；不是呼天搶地，便是長嗟短嘆，怨上蒼不公平，「為何偏偏選中我」？

生命中的不如意和傷病，以至顚沛流離，其實是激發積極人生的因素。一個肯反省自悟的人，從中能夠學得生的智慧，對生命更堅忍，對信念更堅持，人生態度也更堅定。

詩人吉田兼好有幾句簡單的話，大意是說：「難道衹在花兒盛開、滿月當空的時候，我們才觀賞它們嗎？」言下之意，是道出人生不如意、不完美、不幸的事情常八九，我們生於現代，更應該透徹生命中種種缺陷、遺憾、無奈，以昇華了的情懷，不但面對、接受或抗拒；而且進一步領略種種不幸與困厄帶來的價值，從不完美中體悟其中的美，欣賞及感謝它們所帶來的啓示。

慧可禪師的精神，其實就是司馬遷作《史記》的精神。世界上寶貴的珍珠，全是從困厄、陰暗、受種種逼害的威脅下，經歷悠長歲月，痛苦渾成。

香港的青年朋友們，請別向我說：「不是我的錯，我不過給人排擠、利用、陷害……而已矣！」「祇是我的運氣差、人倒楣，社會人士又不給我機會……」「我這麼貧困，怎樣才可以闖出個天地來？如果我比較有錢……」「我並非不想堅持或要放棄，是沒有別人的條件與環境。」「我怎可以忍受下去？為什麼不能容忍我或容納我呢？」

說這些話的人，根本上不懂得苦難是我們最好的老師。有人祇終日恐懼、憂鬱、低吟；有人以狂歌當哭來痲痹自己。其實，苦難在我們體認、好好掌握和善於「運用」時，卻能賦予生命一種最大的力量。這種驅策力和啓迪力，絕非安逸、富榮、順境、得意等等可以孕發出來。

生活中的種種苦難、壓逼、困厄，儘管來吧！我們張開雙手歡迎和擁抱你們，甚至多謝你們！

人生的黎明

美國當代禪學大師卡普樂（R.P・KAPLEAU），創設了「洛溪禪學中心」，寫成《死亡之輪》和《禪門三柱》等書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親眼看過集中營慘絕人寰的情況，目覩無數猶太人給煤氣焗死，因爲他是隨軍記者，所以還看到戰場的慘況。戰後，歷睹人類世界滿目瘡痍，又參加了對納粹德軍及日本戰犯的審訊。他親歷其境的東西委實太多了，開始看破，毅然辭去高薪厚職，苦修禪道十二年，所著的《禪・西方的黎明》、《慈念衆生》等書，影響現代西方哲學思想很大。

卡普樂曾經縷述他的心路歷程，說出自己爲什麼已屆中年，竟放棄收入可觀的工作，離開摯愛親朋，接受禪門的錘鍊，過「無欲」的出家生活。有人問他是否因爲冷酷無情甚至殘忍的外在環境致之？還是一種「令人寢食難安的內在需要」？他回答，歸結起來，祇有一個字：「業」（KARMA），就是包涵了整個人生因果的法則。

卡普樂放棄了現代中產階級的生活享受和價值觀念，看透了現代「令人難受的緊張」和「令人衰竭的不安」，對既往很多文明世俗的想法與主流意識感到絕望，發覺人類殘害人類的行為和充滿承諾的所謂證言，叫人齒冷，叫人髮指！這個世界，第二次大戰雖已結束，但是人類無時無刻仍在作滿臉偽善的經濟戰、權力戰，繁榮的人類陷入另外一個可悲的鬥爭局面，似乎各別努力在醞釀未來更大的戰爭。可是，像卡普樂所言，他「既不想殺人」，亦「不想被殺」。

初時，卡普樂的困惑，也就像他所欽敬的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：「眼看一個人手握無限，卻不知如何是好。」但是，他經過眞實的體驗，能夠感悟和放下自在時，便把其實人人皆有的慈悲與愛心發揚開去。

我覺得，卡普樂的經驗和體悟，實在是我們現代人面對忙碌緊張與焦燥生活的一種印證。眞實的人生體驗，才能使人啓悟與感通；世俗的勢利、貪婪、狂亂、徒燒灼人心而已！

生又何所吝

曇藏禪師喜歡養狗，有時趕路和住進客棧，也帶同靈犬。那頭靈犬替他啣衣，他便入內休息。靈犬又會守在門側，狺狺而吠，張口作出猛噬之勢。

有一天，客棧東廚有一條大蛇，長達幾丈，張口吐氣，毒焰熾烈。夥計慌忙請他暫避，曇藏禪師說：「死可逃乎！彼以毒來，我以慈愛，毒無實性，激發則强。慈苟無緣，寃親一揆。」大蛇好像懂得他的意思，垂下頭，慢慢隱失。

另外一晚，有一羣强盜驟至，靈犬口啣師衣。曇藏便向强盜說：「茅舍無可意物，一任取去，終無吝。」强盜雖凶殘成性，但是盜亦有道，感其所言，不取分文作鳥獸散去。後來有些人都知道這兩件事，感到驚異，因爲這位禪師並不怕死。他的看法，是「死既無可逃，生又何所吝」。

現今貪生怕死的人特多，而且香港的商業社會，使很多人都生有所吝，是吝於物質與金錢，把自己囚於經濟和權勢的巨掌之中，唯恐後人；不是掙之不脫，而是

本身根本上不想脫。物質重要過人的例子，遂比比皆是。

君不見本港新聞，曾有人與盜賊糾纏，無非因爲不肯失掉少量金錢。他們拒劫，不是爲了維護法紀而正氣塡胸，抗拒罪行，更非恥於姑息養奸，而是爲了身外幾張臭鈔票，或是少許財物，寧願吃其「眼前虧」。

有一友人的父親，家境富裕，病重臨終時雙眼本來已緊閉，家人以爲他斷了氣，哭至死去活來，他卻突然睜開雙眼，坐起來叮囑兒子說：「那些股票千萬要盡快賣出，因爲恒生指數位高勢危！」說完了才死去。

很多城市人，得失之心實在太重，生有所吝，情願有悔有咎；並非像曇藏，對於得失與生死皆無動於中。其實，這兩個故事往深一層看，即可發現做人的一種哲學，就是愈無動於中，愈是看透而不在乎，蛇輩强盜愈不能奈你何，最後便化厲氣戾氣爲祥和。

「永恒」的光輝

說到生死，不禁想起洞山禪師來，洞山死前，自知快要離開這個塵世，但是一點也沒有悲哀；先沐浴更衣，敲響了寺鐘，表示要和大家永遠分開，最後端坐不動，停止呼吸。門徒見狀，如喪孝妣，痛哭流涕。突然間，洞山禪師張開雙眼，好像復活過來，嚇得大家打顫。洞山說：「出家人應該心不爲物染，才是眞修行。勞生息死，是人的常情。悲有何益？」

他叫大家煮些齋菜，辦「愚痴齋」。大家因爲捨不得他離去；盡量拖延，到七天後才辦好。洞山叫大家清靜，別擾他逝去。果然，未幾他就撒手塵寰。

好一句「悲有何益」！記得幾年前，內子煜煜辭世，由於我在靈堂內不哭，而遭一些親友詬病。此事我在「給煜煜的信」第一集中，曾寫出來。煜煜認爲來去從容，死既不可逃，生又何所吝。那麼，我怎會不明白莊子善生以善死的道理。

人的臭皮囊無關重要，人生雖難得，但貴乎眞我，因眞我更難得。

死，也不過是拋掉一個包袱，不過，這不是說消極厭世，而是要在這段旅程中，竭盡所能，把眞我發揮出來，因爲內裏有無盡潛藏，這才是「善生」，做人才覺有用、有意義，喜悅即在其中，不致於渾渾噩噩，徬徨無所依，苦悶無所託，或祇吃喝玩樂，無所用心。

孔子所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做人不應怕死，祇怕生而無所知，不知「道」之所在；不去摸索、追尋與創造。

人必勞其生；終日唉聲嘆氣，情緒鬱結，嫉妬他人，或明爭暗鬥，是不知生之意趣，自豎墓碑，自挖墳墓，生亦等如死。有眞我的人，永不停息，策勵自己，「心不爲物染」，不願做街上行屍走肉。

是生是死，其實取決在己。現今世間多的是活死人，而且以爲這種生活方式乃「人之常情」；不肯改變自己的沉迷與耽逸。

其實，每個人在路上另一旅程之前，都可以體會詩人雪萊的兩句話：「生命有如多色玻璃的圓頂，使『永恒』的光輝着色了！」

往深處探求

唐朝潙山有位靈佑禪師，少年出家，青年時到百丈懷海門下學參禪，最初負責寺僧的飲食，打理雜務。有一天，懷海想開悟他，說「靈佑，你去撥撥爐裏的木炭，看看有沒有火吧！」靈佑照辦，撥了半晌，說：「根本就沒有火啊！」懷海親自往爐邊察看；一撥再撥，最後在深處撥出一點點火，便說：「往深處探求，怎會無火呢？」靈佑大悟。

這個禪的故事使我想起另外兩個不同的小故事。其一，是一名少女要學採珠，潛到水中好幾次，也採不到，頹然若失浮上來，似乎不想再學採了。她的採珠老師向她說：「你隨我潛下去吧！」老師潛到更深的海底，翻開珊瑚石塊，便找到很大的珍珠。少女始明白，以前潛得不夠深，而且祇看表面。

其二，是一名探險家到寶山發掘寶石，掘了很久，花了不少時光與汗水，也不得要領，十分失望，疲倦地擲下鋤頭。隨行的土人嚮導，趁他睡着時，不斷往深處

掘呀掘，結果入黑前，給他掘得一顆碩大無比的貓眼石。

以上三個短故事，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現今不少青年朋友爲學處事的態度，不免流於浮淺，失諸粗略。一言蔽之，亦可說是受現代人的「表象」觀念影響。現代人注重表象，講求快捷，速戰速決。拍照要「即影即有」，吃麪要「即沖即食」，種植東西也要用「速效肥」。

看東西，交朋友，亦是從表面着眼，不知道表象是騙人的，大家不肯多點耐性、秉持毅力，細心些去發掘。人們祇以爲鈔票在地面俯拾即是，這是何等膚淺的人生觀！懷海指的深處，其實就是一個人靈性的深處、內心深處。現代很多人覺得，這樣子往深處發掘，是「浪費時間」，不可能立竿見影。他們祇願在表面的灰燼中消磨生命，試問又怎能接觸火點，再燃起生命之火呢？灰燼僅會愈來愈冷，軟化分散，迹近腐朽。有些人一生祇會說一句話：「根本就沒有火啊！」所以他們永遠看不到火點，浮淺地白白過了一生。

山色豈無淸淨心

有一名少婦，夤夜跑到老禪師的禪院，把寺僧驚醒。她一定要見老禪師，說十分煩惱。寺僧看她的樣子，似想尋死，急忙喚醒老禪師。老禪師問少婦有什麼急事求見。少婦說有了喜，但沒有丈夫。

老禪師本來不欲介入凡間私事，但見婦人情緒鬱結，顯然自困，未能解開人生之謎，於是問她爲什麼不找對方成婚，和他好好說清楚。少婦哭成淚人，表示以前結過婚，給夫婿休了，此後放蕩形骸，同衾共枕者衆多，也不知道是誰種下孽種。她因爲懷孕而徬徨，對男女事情看化，不但沒有安定感覺，而且並不快樂，好像生命無意義，但又無法解脫，亦無人傾訴。

老禪師問她可曾聽過當地民間流傳一句話「啐啄同時」。少婦不知何所指。老禪師說：「小鳥在殼裏啮，謂之啐；母鳥在殼外啮，謂之啄。二者同時進行，不是意味新生命的誕生嗎？」少婦聽了，悟出箇中道理，謝過老禪師，決定回去把嬰兒誕

生下來，堅定自己，重新過自主生活，在山腳溪邊自耕自食，把孩子養大。

老禪師其後知道她的覺悟，不禁念出蘇軾的兩句詩：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無清淨心。」

其實目下香港有些人，就像那名少婦當初的情形，在情慾中打滾，愈是打滾愈覺虛無、惆悵、混沌、茫然和迷失。

有一位名女人，曾公開表示，對婚姻心存畏懼，而男友亦像朝霧，「拍拖」是奢侈品。談情說愛，一如通宵營業的小型超級市場，十分「便利」，總有一間在附近。感情方面更像住進醫院「吊鹽水」似的，又或者像在外邊吃快餐、吃飯盒，乏味、無新意，祇塞飽肚子！

其實，寥寥數語，已反映出一般青年男女心態，多麼可怕！大家對於愛情、婚姻、人生各方面的價值觀念，幾乎全綫崩潰，所以一方面尋求新鮮刺激，一方面卻煩悶無比，惶惶然不可終日，而害怕新的誕生。這便是現代人心中的孽種！

偏差與眞相

所有認識白隱和不認識白隱的人，都喜歡白隱。他是個純潔的禪師，喜歡幫助人，人人視他爲聖者。可是自從鄰近食肆店東的美麗女兒指說白隱弄大了她的肚子以後，人人皆對白隱萬分鄙夷，因爲人人深信那個可憐女子的話，毫不懷疑。店東夫婦找白隱理論，白隱自知有口難言，不嗔不火，祇回答了一句話：「就是這樣嗎？」孩子生下來，店東交白隱負責撫養。白隱絕不理別人怎麼想法，怎麼樣誤解與歪曲，日夕祇細心照顧孩子，不惜遭人閒言閒語，極受奚落，甘願四處乞求一些嬰兒奶水和日用品。過了整整一年，那個未婚產子的少女良心發現，不忍白隱含寃受屈，直認不諱，說故意移禍於他，可能由於知他純善不會抗拒，而且以前受不了他的所謂聖純；原來孩子的眞正父親乃一名年青魚販。店東夫婦立刻偕同她向白隱道歉，並索回孩子，白隱並沒有多說話，祇和顏悅色地道：「就是這樣嗎？」

香港時刻都布滿那些所謂「羣衆嘴臉」和「人人意識」。他們不是眞正直接去接觸

一個人來了解那個人的性格行爲，祇愛道聽途說，管窺蠡測。

世人荒謬在篤信詐作涕淚交流的虛言妄語，而非細窮眞相，判別是非。以前心目中的聖潔，可以一下子變成鄙夷。香港尤多這一類盲目武斷的人，他們永不會知道眞理是什麼。

白隱的可愛處，在於不介意世人在觀念上怎麼衡量自己。他不看重抽象的人言，那全是不落實的。別人怎樣說、怎樣看、怎樣意氣用事，是他們的角度，與事實大有偏差。香港不少人，祇爲了人的閒言閒語而活，不知道眞相只有一個。堅忍和行動才是最有力的證據，比較諸多解釋可靠。有人以爲揭發白隱的私秘，洋洋自得；殊不知他一切依正途而爲，又海量寬容，深信必水落石出，他明白到，一個人給評擊市儈不堪，並不等於就是眞正市儈；正如一個人給人誣捏，也不值得動氣；好一句「就是這樣嗎？」

先空掉茶杯

有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，曾向南隱禪師問道，南隱祇用清茶招呼，不多作解說；而且，他不斷地把茶倒進大學者的杯子裏，讓杯子由滿而溢，但仍不理會，繼續的倒進。大學者一方面驚異他的行爲，一方面阻止他：「滿溢了這麼多，請勿再添吧！」南隱直言不諱：「你活像這個茶杯，祇盛滿你自己的觀點和概念。你不先把自己的杯子空掉，叫我如何向你說禪呢？」

這個故事不但說明了禪的基本精神，同時我們可以發覺，香港很多人都像那位所謂「大學者」，往往以既有的「概念」作爲基礎，並非憑自己深刻的體驗去認識一些東西，甚至人與人的交往也是，祇愛用虛飾的語言或偏頗的文字，作爲事實本身，並非眞切的感悟。

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，自少受框框教育和社會風氣影響，總愛把自己的意識世界，像那隻茶杯般塡滿，難免先入爲主，自以爲是；尋且又喜好玩語言文字的把

戲，不是坦白直接去指涉，而是歪曲了傳達的眞正意義。有些人更各自堅握着溢滿的茶杯，而無法感通。這類「思想方式」，根本上使語言文字成爲一種障礙；但我們還以爲能夠表達一切體驗的內涵。

最近和一位愛旅遊的青年朋友徐家英暢談，他隻身遠遊蘇聯、東歐、中歐及南歐各國時，並不懂得他們的語言文字，可是十分奇妙，他仍然可以跟他們感通，而且更眞誠和熱切。有一次在波蘭，有幾個小孩子很想和他攀談；但是礙於語言不通，感到有點苦惱，後來徐家英吹起口哨來，孩子立刻有感應，用口哨回答他，於是大家便用很原始的吹口哨方式來對話，覺得了解彼此的感應，十分快樂。徐家英就是先空掉自己的茶杯，拋開語言所形成的「概念」包袱，毫不隱藏，才能直指人心。我自己旅行，也常用「手語」方式和陌生人溝通，反爲更能體驗對方。

鈴木大拙一語中的：「我們把語言當成了事實，而忽視了體驗，以致不能達到眞正構成我們最深體驗的東西。」

眞正的感化

七里禪師是個妙人，但是他教育人和感化人的方法，值得現今一些家長、教師、社會工作者等借鏡。雖然，在法律與眞相面前，不能說他一定「對」，可是，他能夠使一個人覺悟，改邪歸正，潔淨心體。

話說有一晚，月黑風高，一名青年强盜兇神惡煞，闖進禪堂後方臥室，以尖刀指着七里禪師：「拿錢來，否則要你老命！」七里禪師不瞟他一眼：「勿打擾我，錢在抽屜的箱內，你自己去拿。」說罷繼續唸經，剛唸完一段，又說：「別全部拿掉，餘下一點兒給我繳官府的稅。」强盜怕他嚕囌或大叫，擲回一些錢銀，正想轉身就走，七里禪師道：「收了人家禮物，應說聲謝謝。」强盜啼笑皆非，總算按捺住火氣，說聲「謝謝」便揚長而去。後來，强盜被捕，招認曾劫多處，包括七里禪師在內。官府請七里做證人，七里卻說：「這個人不是强盜，至少，據我所知，他的確不是。錢是我送給他的，他已謝過我了。」强盜坐牢後，立即來叩見七里禪師，求

他收爲弟子。七里不假思索答應了，因爲知道這人已悟。

現今我們的社會制度和教育方法又如何?不少身爲人師者，祇知維護校譽，祇要自己教出來的學生考什麼試也成績好，日常嚴厲地板起臉孔授課，有些還不理會學生的感受與心態，聲聲罵人和說要罰人。很多家長也不好好引導子女自悟，祇要求這樣那樣，或不准這樣那樣，給予下一代太多的壓力和精神負荷。雖說本諸愛，期望造就成材，特別將來賺多些錢財，可是失去了解與同情，忘掉了那一點點可以感化他們向善和自勵的心。七里禪師的做法，非志在隱其惡，而姑息養奸，乃以德報怨，用關懷、體諒與實際扶助之心意，使其反省和覺醒。尤其是青少年，更需要人原諒，給予機會。怎樣傾向暴戾與冷血的人，其實也不想自己永遠壞下去，所謂「盜亦有道」。祇要有一顆摯誠的心，而非祇知責備及懲罰，縱使大惡的人，亦會停下來聆聽，何況是青少年?他們也會說聲謝謝的!

記得以前看過一篇小說和一部電影，情節和七里禪師感化強盜的故事差不多。小說乃描述一名小偷，獲得一名傳教士收留，請他晚膳，他反而竊去洋燭臺，後來給警方人贓並獲，傳教士卻說是送給他的，使小偷十分感動。電影大同小異，拍攝

一名靑年寡婦，收留一名窮黑奴，但黑人飽餐一頓之後，偸了一些銀餐具潛逃。警員拘他去和寡婦對質，寡婦竟說是心甘情願送給他的，警方祇好放人。後來黑人教寡婦種棉花，幫了她最大的忙，使她學曉了種植，度過幾乎「食住皆無着」的大難關。

以後一電影故事爲例，有時我們幫助人，本意並非求人報答，可是，世事往往意想不到。人類的世界，始終是需要互相寬恕、互相諒解、互相扶持的。傳教士和寡婦都可說有七里禪師那種精神，具有一種現世最需要的情操，那比較刑罰和監獄都有效。

但是，「法以止法，刑期無刑」，在現代社會早已成爲「烏托邦」。特別是香港，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戒心，更形强烈。不知道是否地窄人多，競爭劇烈，人更互相排擠與仇視，而缺乏一些寬有與人情味。

我曾和一名從感化院出來的少年談過，他經常緊握拳頭，說很多次想改過自新，但是多方面偏見重重，先入爲主，甚至師長父母也予以鄙視；精神方面來說，他等於在某一程度上判了「死刑」。人生總不免因無知或心智不定要犯錯，可是爲什

麼我們不能本乎仁者之心，作切實的援手？」那名少年有一句很沉痛的話：「他們好像永遠不給我機會。」我相信這句話不是他繼續沉淪的借口。因凡人皆需要人關懷和愛，需要傾訴和獲取諒解與鼓勵。

我們放眼看看四周，反而發覺有些人舉手之勞，也不加援助；有些人則壓制下一代，多於造就有用之材；更有些人終日明爭暗鬥，祇懂落井下石，唯恐不夠絕情寡義，不能置人於死地，永不會網開一面。他們可能會問：「人情味，多少錢一公斤？」

拒見武則天

有「詩佛」之稱的詩人畫家王維，曾頌揚六祖慧能，說：「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，忘身於鯨鯢之口；駢立於門外，趺坐於牀前。」「故能五天重迹，百越稽首，修蛇雄虺，毒螫之氣銷。跳殳彎弓，猜猂之風變。」中國禪，可以說自慧能始。慧能在曹溪四十年，曾到廣州，由於名聲普聞，唐中宗在長安想召見他，甚至野心勃勃、叱咤風雲的武則天也想見他。換了別人，必然覺得與有榮焉，甚至趨之若鶩，求之不得。可是，慧能竟然稱病，拒絕往見。武則天也莫奈他何，不敢動他分毫。這種不懼權貴、視若等閒的無畏精神，非常人能爲。縱屬禪宗高僧，對九五之尊也不敢違抗，總會買他三分怕，深恐開罪聖上，因「不賞面」而蒙冤。

記得齊白石亦具有六祖這種「勇者不懼、仁者不憂」的本色。當時淪陷，不少人投敵媚敵，但是白石老人死不肯任敵僞藝專教授。有些日本高級官員，都想見他，買他的畫。白石老人竟在門前貼上「恕不接見」的告白，閉門不納；使日本官員對這

位威武不能屈的老人，也沒有辦法，反增敬意。

香港目下的情形又怎樣，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軟骨人和沒有脊骨者特多；對於權貴，阿諛奉承，唯恐不週。祇要一士諤諤，便衆士諾諾，務求使「龍」顏大悅。香港當然沒有眞正的皇帝，可是誰人有錢有地位，便等於「皇帝」一樣，是衆人所服膺和仰慕的對象。更有人諸多方法，極力想親近與攀附。其實他們所崇奉者是權位財勢，絕不是對一個人心悅誠服。

有一次，有位官紳說想認識我；我向「來人」說，我卻不想認識他，也不想浪費時間，作無謂的應酬。結果給人扣上「絕情」「冷酷」和「不識時務」等帽子；但我覺得這些帽子「與有榮焉」。六祖對武則天「冷酷」，齊白石對官員「無情」，皆屬「不識時務」。我心儀他們，因爲他們是不趨炎附勢的「少數人種」。然而能使「毒螫之氣銷」「猜狎之風變」的，正是他們。現今社會所欠缺者，可能就是這一股正氣。

古德遺像與瓶中小鵝

(一)

先說兩個禪的故事。

第一個故事，裴休來到寺院中，看見寺中供有古德遺像，便問寺僧，說：「遺像在此，古德何在？」大家無辭以對，不知怎樣回應才好。剛好那時，黃檗希運禪師走出來。裴休便問他同一個問題。黃檗大聲叫他的名字：「裴休！」他立刻回應了一聲。黃檗隨即說道：「這個便是（古德）。」裴休欣然領悟。

第二個故事，陸亘問南泉普願禪師說：「古代有一個人在瓶中養了一隻小鵝。小鵝在瓶中慢慢長大，沒有辦法走出瓶外。假如不想把瓶子擊破，又不想損傷那隻小鵝，怎麼辦才對呢？」南泉沒有回答他，祇直呼他的名字「陸亘」。陸亘慌忙回應：「在！」南泉說：「出來了！」陸亘才醒覺。

(二)

這兩個故事，可說無獨有偶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不過，如果我們細心比較一下，當會發覺，古德遺像是和「時間性」有關，是「縱」的；瓶子小鵝則是「橫」的，立體的，和「空間性」有關。

爲什麼兩位禪師不約而同，叫出發問者的名字呢？可能有人莫名其妙。根本上道理很簡單，二者都是注重「自性」的顯現，從「唯心」出發，打破了時空的限制，不分人我，而古今相通，並無界綫。由於宇宙萬物與「我」爲一，則「我」即小鵝，小鵝即「我」。既然超越時間，古德與「我」同樣也可以連成一體。

我們從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中，便足以見出其中的奧妙。有一次，三聖問雪峯禪師：「如果要捕捉用網也網不住的金鱗，應該用什麼做餌才可以捕捉到手呢？」你猜雪峯禪師怎樣回答？他說：「等你出了網以後，我再告訴你！」

(三)

我們在香港生活，其實日常也會遇上很多裴休、陸亘和三聖，可能有時我們自

己就是他們。爲什麼我要這樣說？是否也因爲無人我之分、無古今之別呢？

可不是嗎？我們不少人，都愛把自己養在一個瓶中，而不自知。好了，等到自己出不了瓶，發覺那荒謬的處境，又捨不得把寶貝瓶子砸破，同時又怕傷害自己。這個世界，可能不是別人戲弄你、囚困你，而是你作繭自縛！

現實生活裏，我們常常以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，不惜威逼利誘，殫智竭慮，不外爲了功利、爲了權位、爲了名聲。這些都是人們心目中的「金鱗」。大家窮一生精力，把自己扭曲、膨脹、醜化，也是爲了以餌誘捕金鱗；日夕想着用什麼辦法可以如願以償；想呀想呀，簡直想歪了心。殊不知，陷於網罟中，而不能自由自在游弋者，卻是自己。我們不知道眞正的金鱗，就是「自性」；反而結網自困，亦形同將自己當作小鵝，養於瓶中而已！

此時此地，祇見遺像外殼；而大呼「古德何在」之輩者，大不乏人。古德是眞我，是人的精神所在，是縱的繼承，也可以是具有「歷史感」的傳統，個人是能夠超越時間，和他們合而爲一。

(四)

我們生長於現代，最容易迷失自我、不認知自我，祇透過玻璃瓶的弧形瓶壁，照見若隱若現的畸形幻象，便以爲自己巨大無比，不自覺原來是瓶中人！

所以，雪峯禪師那一句「等你出了網以後」，恍似當頭棒喝，然而有些人仍懵然不知，自己身處於透明網中，甚至已成爲別人的餌！

我們能夠和古德融和一體，與萬物爲一，才能「生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」！



古德遺像與瓶中小鵝

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

十世紀的時候，有位很有德行的禪師，就是居於首山的省念。《傳燈錄》中一些小故事，都是關於省念禪師的。比方，有一次，一位僧人問他：「如何受持？」他回答：「切不得染污。」另外有一次，一名門人問省念：「學人久處沉迷，請師一接。」省念毫不客氣說：「我沒有這個閒功夫。」門人對於這個答案，感到很不滿意，因爲不明所指；於是追問：「爲什麼如此呢？」省念答道：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。」門人恍然大悟。有一天，二人在山寺中，天快下雪，寒風逼人，秃樹搖曳，門人一邊瑟縮，一邊問：「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？」省念又立刻回答：「看啊，冬天來了。」門人懷疑他另有所指，追問：「究竟意義是什麼？」省念泰然地說：「即便春風至。」

省念的八字箴言：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。」其實就是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所追求的自由。省念的自由，更是內心的平和，自由自在，不受約束，亦非附從於什麼權制，更不是給人牽着鼻子走。在不損害他人的大前提下，在不作奸犯科和不歪曲

眞相的原則下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；可以放下自在，身心脫落。

現今我們很多人在籠子裏說自由，給人打了痲醉針之後說自由，或者像猴子演戲時繫着根皮帶在脖子上說自由；並非眞正能夠逍遙自在，無拘無束，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」。我們仍然受着殖民地意識遺留下來種種無形的拘囚，在生活中形成種種自縛。

正如羅曼羅蘭說的自由是能夠用自己雙眼去觀照，用自己的心去愛，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斷。不做影子，而做人！我們應該反省一下，「像鸚鵡學舌那樣背出來的全部眞理」，究竟有多少價値呢？灑足珍貴的是一個人的精神自由。生命充滿一連串的憂慮恐懼與矛盾，我們時常都不自覺，「學人久處沉迷」；而且，縛手繫足，除了爲一些鳥食之外，就是忙於應付人，討好人，把自己染污，卻奢言自由！

現今香港不少人，終日有很多「閒功夫」，去看對自己有「好處」之輩的臉色，甘於作某某大人先生的影子。所以，人行時，影子不可以隨意坐；人坐時，影子也沒有可能自己提起空虛的黑腿子行。但是影子從不覺得自己可悲，給黑色染污，還以爲自己「受持」，受器重。這些影子，祇爲了奉承人，巴結人及學人說話而存在；人

云亦云，不知反省，失去自由意志；除了把珍貴的時間花在攀附方面，永不曉得逍遙快活爲何物。

工商業的社會，是「老闆萬歲」主義，人早已成爲金錢與生活的奴隸；祇有「人在江湖、身不由己」的忙，而沒有眞正心閒的自由了。

大概人們早已忘掉伏爾泰的一句話：「我不贊成你說的一切，可是我至死也要護衛你有說這種話的權利。」然而，在大老闆、大客戶或大人先生們的腳底下，有些人竟然忘了自己眞正要說的話；在「是的，是的，」「好、好，一定照辦」，「YES SIR, YES SIR」的聲音中，得意忘形，大嚷：「我享有自由！」而這個社會和大人先生們所褒獎及認爲「受歡迎」的，往往就是那些完全贊成他們所說一切的「識時務者」！現今時代變了，很多人以受染污爲榮，不受染污者爲異類，但又在大談「受持」！

省念的另外那段軼事，也頗有趣，能夠給予我們弦外之音的啟示。我們的眼睛在塵世中，總是蒙上各種煤屑塵埃；更受種種刺眼的强光，很多歪歪斜斜的折射光影響，很難對事物得到正確的看法，更難看到一些眞象。如何可以「不欺人眼」，瞳

仁與角膜不受染汚呢?以省念而言，的確內心平和，精神自由自在;可以直言無諱，說出看見「冬天來了」;這是眞象。若失去心靈自由的人，可能在某方面的牽制之下，甚至「冬天來了」這個事實也不敢說出來，僅懂得歪曲，說是夏天，或者顧左右而言他。祇有像省念那樣，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」的人，才能眞正體驗出冬天的意義是「即便春風至」哩!

我們自家的寶藏

慧海是個很有悟性的人，最初參見馬祖道一。馬祖問他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呢？」慧海回答：「我從越州大雲寺來。」馬祖又問他：「來這裏想幹什麼呢？」慧海說：「爲了求佛法。」馬祖坦言：「我這裏什麼也沒有，你來求什麼佛法呢？你本來有自家寶藏不顧，拋開家園，作客他鄉，又何必呢？」慧海追問：「請大師回答我，什麼是我自家寶藏呢？」馬祖進一步啟示他，說：「即今問我者，就是你的自家寶藏，一切自身具足，更無缺少，使用自在，又何必假諸外求呢？」慧海聽了，不由知覺，自識本心，頓有所悟。後來，他時常對他的友好說：「打開你的自家寶藏，自在運用！」

一個人最珍貴的是懂得活用自己，把自己的潛藏發揮出來。在香港這個社會生活久了，我們會慢慢忘掉其實自己就是一座寶藏，衹不過沒有好好發掘和運用，逐漸變成了廢墟。有些人四處尋寶，終生鑽營，廢寢忘餐，以爲可以達到目的而一朝

暴富，到頭來還不是空無所有，孑然一身？因爲在鑽營之中，慢慢把自己的思想磨光，把自己的感情枯涸，隨時間而流逝。有些人還變成一頭又乾又瘦的貓，天天祇只挖人家垃圾桶找魚骨吃；有些人則變成一頭怪獸，沒有人再認得他，也沒有人願意與之爲友，因爲怕給一口吞掉，那時便噬臍莫及。

香港不少朋友一生追求的，是外在的財富，贏狗贏馬，中六合彩；在外幣、樓宇、股票、黃金等投機買賣中賺大錢，混水摸魚，所有滿足他們的東西，都是「假諸外求」。很多人挾着大批「財富」，以爲舉家移民，一走了之，便可以使餘生快樂無憂。其實，他們移民到那裏，亦永遠只帶着一個空殼。因爲他們的精神生活異常貧瘠，失去生命最可貴的內在寶藏。一個人精神豐富，才自身具足，才擁有永遠用之不竭的自家寶藏。眞不知道那些朋友何時始能像慧海般悟出這個道理了。

山洪與野馬

有一名禪門弟子，因爲務農的父母年老多病，便請准回鄉侍奉老人家，並代照顧谷中幾畝瘦田。其實他自小便在田中長大，習慣助雙親一臂之力。突然，山上洪水爲禍，澎湃而下，他爲了挽救那些穀物，給洪水捲去，撞在岩石上，撞斷了一隻手，幸拾回性命。

他雖祇餘下獨臂，仍然要疏導山泥，好讓洪水改道，以免再沖下他們那個方向。他具有愚公移山那種精神和精衞塡海的傻勁。但又不愼在斜坡挖泥時滾下來，拐了一隻腳，可說福無重至，禍不單行。

如果換了別人，必然就此罷休，祇好認命。不過，他繼續努力，不知經歷多少艱難日子，終於成功；同時得到附近村民同情，自願援手。

好幾年後，他的農田也變成肥沃。禪師走訪他，說他已得箇中三昧，從生活實踐中，求證得很多東西。

這使我聯想到孔昭最近說出來的一個感人故事，二者頗有相似之處。就是美國有位女馴馬師，能夠訓練很多野馬，做出各種難度高的動作。但她小時候墮馬，給馬蹄踢盲了；因此決心要馴服牠們，靠馬頸上掛的鈴子發出聲音，來指揮牠們。

這小妮子和上述的禪門弟子一樣，把不幸和痛苦，變成一種自我振奮的堅毅力量。

我們在現今的功利社會中，時常聽見周遭衆人和自己的唉聲嘆氣，卻不懂激發自己，發揮潛在的力量。多少人祇管振臂高呼：「我失敗了！」「我無望了！」殊不知失敗和不幸，可以變成一支很有效的强心針。

在悠悠生命的原野上，我們都不免有傷殘的時候。試問，誰沒有傷殘過，受過生活中一些傷害？然而，我們仍得竭力去駕馭生活的野馬，盡量抗拒突如其來的山洪。

生命不可能平靜如鏡。縱然眞的能像鏡子，也會使人覺得平板冷硬，祇有映像而已！萬丈波瀾，四蹄揮洒，生活的法，生活的道，便在此中尋！

非前後見

欽山和尚文邃，有如洞山門下的子貢，因爲最能代表禪的「俠氣」。

有一次，欽山來參見洞山禪師。洞山問他從哪裏來，欽山回答：「從大慈來。」大慈就是杭州著名的寰中禪師。

洞山問他：「你對大慈了解嗎？」欽山點頭說：「了解！」但洞山仍追問：「色前見？色後見？」意思是「你是了解他前面的面孔呢？還是了解他背後的後影呢？」（據馮作民闡釋）欽山答的妙：「非前後見。」也就是說超越了大慈的臉部和背後去了解他。

洞山聽罷，默然不語，使欽山還以爲自己「離師太早，不盡師意」。其實，洞山對他的回答默認，以示恰當。

欽山看人和了解人的態度，更值得我們面對香港品流複雜的社會三思。從看人的角度和態度，即可見出那個人的「道行」來。

俗語所謂「知人口面不知心」，而任何相人之術，必然觀人於微。可是香港現今的潮流與趨勢，皆重「包裝」。現代人的虛僞包裝，也隨着物質文明而進步驚人。

現時我們更應好好重新體悟禪宗的基本精神。禪啟發我們，「一切表象都是假的」。我們了解他人，若皆憑表象，則只見其「色」。愚蠢一點的，祇能見人之「色前」，聰明一點的，頂多見人之「色後」。

有人以爲看見了別人的背後而沾沾自喜，其實亦是背影與假象而已！社會的風氣和主流，已使我們看人並非看其本質，反而祇看本質以外的東西。我們有時的確本末倒置，以幾個裝飾音當作整首樂曲的主題！

記得有一個青年電視節目，諷刺現今社會包裝的形象；全套新款西裝，帶金絲眼鏡金表，挽眞皮公事包的青年，原來只是公司一名練習生；短褲膠鞋打扮的卻是董事長。此乃「人不可以貌相」。從「色相」去了解人，是不能透視和超越其外貌所造成的假象。但是以心會心，「非前後見」，即庶幾近矣！

禪

第四部：拈花微笑

拈花微笑

有人說過：「悔倉頡造字。」其實不是眞「悔」，而是痛心，因爲很多時候，我們聰明刁狡的城市人，擅於誤用文字，來顚倒是非黑白，更反覆無常。文字和語言一樣，很容易變成形式化和概念化；把本來具體的東西，寫成抽象或轉彎抹角、虛飾矯扭，變得和眞實愈距愈遠。這樣子不能達到文字的眞正功能。同時，現代城市中人，往往偏重文字上的表層意義，而忽略了眞實的體驗。

有一個關於釋迦牟尼的故事，說釋迦在靈山會上說法，手持一朶鮮花，面向各人，一言不發。大家面面相覷，不明所以；獨有摩訶迦葉一人發出會心微笑。釋迦便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這就是禪中最有名的「我佛拈花微笑」的傳說。其後，變成禪的根本精神：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

我覺得我們應該細味這個故事的涵意。文字和語言老早成了人類的溝通工具，

我們當然不能抹煞；可是我們日常所見，泰半是廣告式的文明，是一些大人先生們的滿紙荒唐言，製造一大堆帽子，胡亂扣向人的頭上。文不如其人，口是心非者，則比比皆是。現代人濫用語言、歪曲文字本意的程度，已教人怵目驚心。娓娓動聽的大堆理論，充分蒙蔽事實眞相。有些人說話多多，其實開口便錯。

可是，這等人竟變成了現代人尊重的權威，甚至自詡爲「釋迦」。事實上二者不啻雲壤，相去十萬八千里遠。

禪之不立文字，乃因偏重「會心」，而不受變了質的文字錯引誤導，不以概念來框着實際的體驗和眞相。現代文明的「可怕」處，在於處處過度注重包裝；苟非如此，很難惹人注目。我們早已在一個商業社會中，習慣於用文字或語言來把眞相染色；反而以爲見性、率性、盡性就是一等儍瓜。我們再不重視深切的心靈接觸與眞誠的流露，試問又焉能直指人心呢？

逐物與迷己

釋迦牟尼有一次在寂靜的森林中坐禪，隱隱約約聽到一雙青年男女的歡笑聲。過了一會兒，少女忽忽逃入森林中，不知道釋迦在那裏坐禪靜修；刹那間，她便不見了。

未幾，那個青年追入森林，倉惶四顧，像尋找一些什麼，遇見釋迦，急急問道：「請問剛才看不看見一名少女跑過來呢？她向哪方跑？她偸去我的錢包啊！」

釋迦處之泰然地回答：「追尋那個少女重要呢？還是追尋自己重要？」青年不知怎樣回答才好，一時語塞，因爲以前自己從來沒有想及這個問題，正越趄間，釋迦又問：「追尋那個少女重要呢？還是追尋自己重要？」

青年不禁細想，內心重覆又重覆唸着釋迦這兩句話，話像牛胃反芻；終於有所悟，發覺自己的愚昧，祇緊張於金錢和少女。釋迦所指的少女，其實是佛家的所謂「色」，乃一切外象、物質、形態、肉體等等，亦即所有形質相狀之外物。

色者，質礙之義。包括了金錢、名聲、財產等勞什子。現時人人追逐的，就是這些；但逐物而忘己。正因爲沒有了自己，和沒有了自己堅守的立場與原則，才受不住引誘，更忘然於名利的徵逐，瘋狂追求物質上的享受，而不擇手段，不顧廉恥道義。

八十年代的香港，這類「迷己逐物」的情形更爲明顯和嚴重，起因已非爲了追回「錢包」，而是爲了做既要名亦要權勢的「吞錢怪獸」。現今竟然流行所謂做人「三十六字眞言」，尋且爲看風駛悝者津津樂道，那就是：「搖風擺柳，騎牆射尿，中間分界，放棄原則，埋沒自我，跟紅頂白，犧牲色相，過橋抽板，落井下石。」所以，很多人不惜活用「厚黑學」，不惜厚顏奉承，害人利己，不惜「擦鞋」和「吹捧拍」，還視爲現代的「智仁勇」。如果釋迦生於今世，一定氣結，會掌心冒汗！

現代的城市人，尤其是下一代，多數是爲了自己的功利而日夕追逐，但是又沒有了自己；有人但求風生水起，而放棄做爲一個人的基本原則與責任，不亦悲乎？跟紅頂白的人還自鳴得意，這眞是一個顚倒的時代！

人身難得

相信很多人也知道釋迦牟尼有一名弟子，名叫阿難，雖博學多聞，始終未能大悟。阿難有一次看見釋迦抓起地上一把泥土，感到奇怪。釋迦問他：「我手中的泥土多，還是大地的泥土多呢？」阿難不假思索，回答：「當然是大地的泥土多。」釋迦便啟示他說：「衆生如大地土，得人身如我手中土。」

釋迦的話，含有人生無窮的眞諦與哲理。扼要點說，是身為一個人，實在是十分難得和珍貴。但是爭逐名利，耽於逸樂的人，不會靜心想想，能生而為人，不是易事啊！

禪佛的修行中，有「四難」，第一難就是「人身難得」。現今文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數人的意識形態，好像「人人為己」，也擺出大條道理，好像眞的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」。香港人很多時候表現的行為，十分自私；可是，這些自私，其實並不同於珍惜自己、珍惜生命，更非體悟出生命難得，而好好活用。香港一些人的

自私自利，簡直是浪費生命，腐蝕自己，同時亦把這些不健康的意識，傳染給下一代，變本加厲，但是有人美其名曰「這是時代的步調」、「現今社會的趨勢」。

現今社會有很多體制、系統、財閥等等，祇注重制度、條款、公文、規例、架構……其實以小部分人的大利益爲大前提。權貴看見的又是什麼？衆生不但祇是大土地，遍野皆是；而且，衆生亦是隨時可踼可踏的泥土、可捏可撒的沙子；而在某些達官貴人眼中，何嘗看見每一粒細沙或每一把泥土的價值？巨獸踺伐而過之處，怎會想到細沙泥土也有肉身，也有本體的存在？什麼是「人身難得」，當然懵然不知，更不懂泥土可以種植。

世間人只顧把泥土翻來搬去，認爲當道衢而形成阻塞，便剷除而後快。那裏有坑有氹，大可以隨時從他處移運垃圾來填補。誰會理會人生價值幾何？所以，始終是自己掌握中的生命才可貴，「如我手中土」也！

罵人得罵

《四十二章經》中，載有一則小故事。有一個人聞說佛陀行大仁慈，且在修道，心裏起了瞋念，以污言穢語罵佛陀。佛陀默然不語，並沒有回答他。那個人罵了半天，感到奇怪，住了嘴，不再罵了，問佛陀爲什麼這樣罵他也無動於衷。佛陀答得妙：「你送很多禮物給別人，別人卻不接受，那些禮物是不是回到你自己手中？」那人稱是，別人不收禮，當然物歸原主。佛陀接着說：「現今你罵我，我不接受，這彷似你自己拿着禍事，又回到自己的身上。」

這個世界，有些人的確很無聊，人不犯他，他卻犯人；可能出於嫉妬、憤恨、「唔抵得」，亦可能藉罵人以引人注意，或提高自己身分。沉不住氣的人，道行不足的人，當然會回罵，忍受不了對方苦苦相纏，或深恐破壞自己的名聲。可是一旦回罵，對方就其計得逞了。最聰明的辦法，是充耳不聞，繼續自己的修行。對方一定會罵倦了，覺得沒有意思，自討沒趣。旁觀者看在眼裏，自會分個是非。

現代社會，人擠人，競爭大，隨時隨地有箭頭指着我們。如果光是迴避，爲了應付，祇有浪費我們很多時間，耗盡我們很多精力，不能集中精神創造自己的東西，或走自己要走的路了。

不少朋友太着意於別人對自己怎樣看法，或怎樣「評估」，更緊張於他人的罵；而似乎不大明白，別人罵自己是烏龜王八，並不見得自己就是烏龜王八。我們的四周，已充滿太多烏鴉痳雀的噪音、鷯鵡了哥的絮絮不休。假使有人眞的破口亂罵，最好罵自由他罵，可以不理！況且，像梅蘭芳所說，最怕沒有人罵。因爲無人把你看在眼裏。罵人不當，無理取鬧者，其實等於罵了自己。所以佛陀的比喻妙到顚毫，猶如禮物不被接受而回到自己身上來。道理亦等於作法自斃，害人終害己。因此佛陀爲了這件事，便教化弟子說：「猶響應聲，影之隨形，終無免離，愼勿爲惡。」

隻履西歸

禪宗超越生死的看法，我以爲很值得現今看不透生死或貪生怕死的人借鏡。禪注重來去自在，生死亦有如來去。參透這一玄機，人不必天天爲了老病死而恐懼，或對於親朋甚至世間虛華與物質捨不得，至少活得痛快一點、開心一些。有生必有死，是人生必經的旅程；況且死不一定是個終結，可能是另外一個開始。這是我們對於人生的時空觀念最重要一環。

有一傳說，述及禪宗祖師達摩圓寂後三年，魏國使臣宋雲，出使西域。回程時在葱嶺竟然遇見達摩，看見他一手挽着一隻鞋子。

宋雲問：「大師要到哪裏去呢？」達摩回答：「回到西天去！」宋雲返回朝廷，將實事回稟魏帝。魏帝立即命令把達摩的墓穴挖開。屍體不翼而飛，棺槨內空空如也，祇餘下另一隻鞋子。

這個公案，就是著名的「隻履西歸」，並非「神怪」故事。其主旨亦是道出生死如

來去，任道逍遙，無罣無慮。

禪教曉了我們一種甚寶貴的人生哲學，眞的視死如歸，我們外在的東西亦不重要，一切都是身外物，人的軀殼也不例外。禪的哲學注重眞我，是人的精神，此亦是天地之正氣。這不是荒謬怪誕，而根本上是人之所本。人類的文化寶藏、哲學科學、宗教和任何思想感情等，其實都是由無數眞我繼續不斷累積連綿而成。這些眞我，數千年迄今，其實都活生生，影響着我們的生活，並沒有死去。

正如達摩的眞我，何嘗因爲他的軀殼不在人世間而不存在呢？周中一說，禪以眞我爲主體，眞我受軀殼限制的。這話很對。祇有從來沒有眞我的人，才可算永遠離開塵世。

話說六祖慧能禪師彌留之際，衆弟子痛哭，依依不捨，不少弟子將他視爲再生父母。六祖氣若游絲，說：「我另有去處，你們用不着傷心！」好一句「另有去處」，把死當作換了另一段新的旅程，不但豁達，而且把生命在時間上的價值延伸；遠勝有些人活着，祇有華美裝飾的軀殼，而無眞我！

雪中斷臂

禪學中有一則頗重要的故事，就是神光斷臂。有人認爲「故神其說」，覺得有點「誇大」；但是，我的看法不一樣。我不想細窮這個故事的眞實性有多少，也不想找證據證明究竟是神光自己斷臂以明志，還是因求道而在雪中遇强盜給砍去手臂；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包含的寓意與啟示。有時禪的故事好比一篇篇文學作品，發人深思，使人開悟；可以比喩人生很多東西，問題是我們自己怎樣去看。

神光就是二祖慧可禪師，本來是一位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。當初，他心儀達摩的爲人和佛法，特意往少林寺拜見達摩。但是達摩不發一言，神光祇好悄然離去。

大約三年後，正值隆冬時節，大雪紛飛。神光重上少林寺，誠心致志，但求學道。達摩剛好在洞裏靜坐冥思，同樣一言不發，與上次無異，好像把神光視作一塊石頭或一棵樹。可是，神光並不氣餒，極力堅持自己，垂手站在冷風寒雪中；有如後來「程門立雪」的故事。他站了整整一晚。翌晨，冰雪已埋掉他大半個身體，祇餘

肩膊、雙手和頭部，他仍然不畏縮，精誠如故。

達摩開始憐憫他，問道：「你站在雪中這麼久，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呢？」神光直言，說求達摩開示。達摩說：「祇有經過長時間的磨練，忍世上之最難忍，行世上之最難行者，才能體會諸佛的無上妙道。小德小智豈能了解，祇是徒事塵勞而已。」（根據曹溪庵的闡釋）

神光雙手還不至於冷僵，拿起隨身攜帶的利刃，忍痛切斷自己的左臂，鮮紅的血噴到皚皚冰雪上。他把斷臂放在達摩面前，說：「這樣，可以表示我的誠心吧！」達摩果眞納他爲徒，後來他還繼承了衣鉢。

神光所表現的，是一個人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信念，他充滿誠意，充滿堅毅自信，同時也充滿決斷。也許在一些人眼中，他的所作所爲，迹近愚妄；不明白他斷臂所反射的涵義，以爲他癡傻透頂，瘋狂而已！

首先，我們說說神光的堅決態度，這是値得現今社會不少人士借鏡的。我的意思當然不是叫人人學神光斷臂，而是他不畏難、不怕吃苦，朝着「自己認定的目標走」之決心，大可以引伸到我們日常對人處事和各方面的生活態度上去。很多人做

事，抱持的態度很要不得，是始亂終棄。開始的時候，不分好歹，祇要對自己有好處，而且可以達到急攻近利者，則人人可作自己的「祖師」，拜在什麼人門下，也在所不惜，甚至可以認賊作父。這是「始亂」！中途若有阻滯，自己用盡手段和辦法也不得要領時，小小挫折，即告放棄；吃吃苦頭，就認爲委屈。有些人走到半途，發覺不是「捷徑」，便趕忙折到另一條黃金路。這些心態，是投機取巧。這世界誰肯作傻子？因爲明知道要「經過長時間磨練」，要忍苦，要勞其筋骨。他們怕這條路很難行，又悠悠長呀！

現今，大多數人似乎給工商業的進步文明寵壞了，想求什麼，得到什麼，一定要速戰速決，如賭「大小」；稍有不遂其意，就立即轉舵。所謂看風駛幃，方爲現今處世之「上着」；必得要做聰明仔聰明女，怎會整夜立於雪中等一位「無情」高人開金口？更怎會砍斷一條臂膀來明志那麼「瘋癲」？就感情方面而言，再沒有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」這回事。精誠？在現社會簡直不合時宜，是蠢材的代名詞！是天方夜譚！「專家」「顧問」祇會「忠告」慾海中人「各有各去嫖」！不稱心滿意麼？便不必理會什麼情義，隨時可以棄如敝屣，猶如抛掉一塊抹過鼻涕的紙巾那麼「方便」！多可

怕的觀念哩！

其實，神光斷臂，亦可借喻爲斷去一些東西，譬如舊有的觀念、閉塞的方法、不健康的迂腐思想等等。

神光的可愛處，乃在於其知所堅持，亦知所割棄；二者其實可說合而爲一，「立處皆眞」。

雲門斷腿

中國禪宗中，另有一個亦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雲門斷腿。如所周知，雲門俗名文偃，是唐代雲門宗的創始者。

這個故事是說他最初求道時，想拜睦州爲師。睦州就是黃檗門下臨濟的大弟子。雲門第一次跑去見睦州，不獲接見。他不氣餒，再跑去見他，仍然不獲接見。雲門大有「三顧草廬」的毅力和耐性。

到了第三次，才獲得睦州接見。睦州禪師問他：「你是誰呢？」雲門回答：「我叫文偃！」睦州准許他內進，但是突然在門旁，抓住他叫道：「說呀！你說呀！」雲門不知所措，正猶豫間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睦州把雲門推出門外，說：「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！」他隨即用力關門，竟然就此壓斷了雲門一條腿。

雲門當然痛至死去活來，可是，這一劇痛，有如神光斷臂，竟然大徹大悟，體

驗出生命之道，正視生命的痛苦和奧秘。以前，他祇是個可憐蟲，焦慮而同樣有所求，雖然說「熱烈」求道，但不免無知和乞憐，刻意經營，猶豫不決，不知所措。

他對睦州的「傾慕」，猶如着了魔；並不認識存在的眞實，也欠缺親身體悟的內在精神。然而斷腿之痛，使他頓悟，不再誠惶誠恐、焦慮癡纏，而面對和認清楚事實本身。睦州表面上是蠻不講理，是「無情」(不近人情)，可是卻用行動，使雲門從自悟中，解除自己的束縛與一切桎梏。

人，往往從痛苦中霍然驚醒，通過內在的痛苦和外在的「失去」，而學習得更多有關生命的事情，認知生命的本質。雲門如果不是斷腿，可能仍然執迷不悟，困囚於空洞與迷茫之中。但痛苦和失去，使他立即獲得最大的開悟，抓住「震人心弦的事實本身。」

這種悟道，是鮮血淋漓的、活生生的。唯其如此，才比較當頭棒喝更爲有效。

我們在現實生活中，也往往這樣，經過一場大悲痛，受過莫大創傷，失去摯愛親人，始恍然大悟到生命的眞相和意義！

雲門給睦州關門時弄斷了一條腿，從而達到人生一大醒悟。在現實生活中，痛

苦與失去着實給人很大的啟廸。一個人未經煎熬、未曾歷鍊，可能祇生活在素有的安逸與無知之中，僅會悲嘆、納悶、奢求、不知饜足！可是，肉體一旦受盡折騰，我們便會從痛苦中頓悟，如茅塞頓開，可以看見以前所看不見的東西，可以思索以前從不會想及的眞相，可以付諸行動去做以前忽略了或不屑而爲的事情。這種痛苦和受傷害，有如棒喝，有如暮鼓晨鐘，驚醒了我們萬古沉醉的美夢，從而正視現實人生，再不是活在虛華迷濛的世界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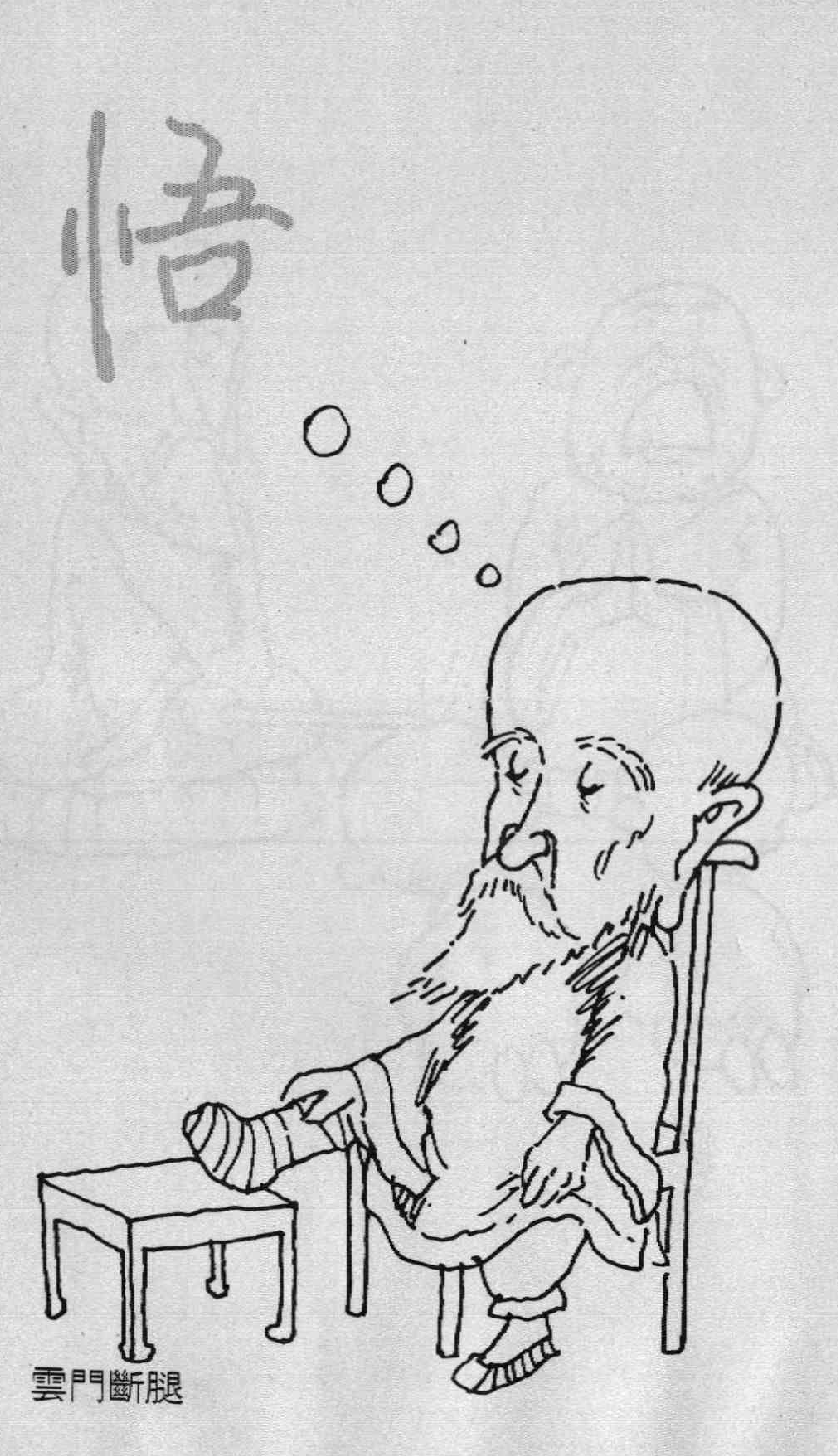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妨在此舉一個現實的例子。香港有一名中年商人，以前日夕祇顧料理自己那盤生意，其他人世間事情，好像與他毫不相干。他的人生目標是要賺錢；他的唯一希望是把生意搞好。他向來以爲是天經地義的事，不知道生活圈子的狹隘與偏促。他對於四周的人，可說漠不關心；甚至對子女，也以爲物質豐盛無缺，便盡了自己做父親「應有的責任」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患了腳部骨癌，要立即把一條腿鋸掉，才可望挽回寶貴的生命。他當然恍如晴天霹靂，但也無可奈何。然而，他卻因此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，他在醫院看得太多了，而自己的肉體也飽受煎熬，忽覺生命是什麼一回事。他

自己學曉了珍惜，對子女切身關懷，多些和他們傾談，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。

還有一件眞實的事使人感動，他從報紙上看到一名青年因工跌斷了腿，變成輪椅人，難以謀生，只靠傷殘津貼養活高堂，於是仗義幫助他，安排他在自己的商號中工作，他們素未謀面，祇是同病相憐。他後來又默默地幫過不少從不相識的傷病者。

正如蘇恩佩所說：「我默默地觀察着這一大羣受苦的人，感受着他們所感受的，逐漸將自己的情感熔入我們共有的大熔爐中。」這就是現代的斷腿之悟！



雲門斷腿

爭奪法衣

筆者的人生哲學，自問受《六祖壇經》影響頗深。六祖就是慧能（一作「惠能」）。慧能還沒繼承弘忍的衣鉢之前，衹是一個沒有什麼地位也毫不引人注目的行者，大家看不起他，因爲他日常祇替和尚們碓米。他毫不做作，平常踏實生活，默默體驗，不與人爭一日之長短；可是，在適當的時候，卻夠膽向權威挑戰，並不低頭。

五祖弘忍老早看出此人獨有慧根，要傳他衣鉢，唯恐衆弟子不服氣。所以，趁衆弟子熟睡，暗中先把衣鉢交給他，叫他切勿露鋒芒，待適當時機，才讓大家知道此事。可是，好像隔牆有耳，大家已知道慧能照五祖的吩咐離開寺院，到達大庾嶺。惠明率衆僧追至，來勢洶洶。慧能把衣鉢放在石頭上，說這件法衣，不是武力可奪取，但他們要取的話，可隨便！很奇怪，法衣像一座山那麼重，惠明怎樣也取不起，終於覺悟。

這個故事並非神怪，但是，至少道出「有能者居之」的道理。像五祖般有慧眼知

賢能的人，在現世已愈來愈少。我們可以看看香港現今的社會，反照一下，爭權者比比皆是。有些人自以爲資深，自以爲有才華，覺得有本事，拿得起這件「法衣」；他們其實是爛泥，是尸位素餐的酒囊飯袋而已。

這根本上是一個權位之爭的世界，人人欲得衣鉢，以爲就是金牌、令牌、皇牌；可是那些傖夫俗子，提得起麼？他們祇懂得圍攻、排擠、傾軋、掠取、爭奪……可能他們自稱是求道者、衞道者，其實是在泥坑裏打滾的蠢貨、庸才、冗員。

我們當今需要的，不但是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慧能；而且更需要一個五祖弘忍。否則，到處都是一些「小知」，耀武揚威，去管「大知」。無能的人，擁着自己無法提得起的「法衣」，去指揮和控制有能的人。這就是我們社會部分的結構。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」的人，偏要爭箇不休。他們永不知道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」！

說似一物即不中

（一）

《六祖壇經》中，有一句話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此語十分著名，其中包含了一段小故事。懷讓年青時和同門的坦然和尚，同參慧安國師。慧安和慧能都是五祖弘忍的弟子。坦然看慧安的雙眼一開一合而悟道。但是懷讓仍覺得有所不足，便跑到曹溪去參六祖慧能；那時大約廿三歲多。

六祖問他：「哪裏來？」懷讓說：「嵩山來。」六祖又問：「什麼物？恁麼來？」懷讓啞口無言，不知所措。可是，懷讓爲了這個簡短的問題，整整花了八年的時光，三十一歲時，才有所悟，欣然回答慧能八年前的問題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六祖說：「還可修否？」懷讓說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」

懷讓的修證甚嚴，使我想起了世界著名的一種周期蟬，從卵到成蟲，可以蟄伏在樹根下面慢慢成長，歷時十三年或十七年。懷讓的一句話，是在生活中，求證了

八年始悟。我們祇看見蟬蛻於一瞬，不知道頓悟非旦夕間事。

現今香港很多人，特別是一些年青的朋友，未必了解到這個道理。有些人時常羨慕別人，以爲什麼事情也很容易，可以一蹴即至。譬如又說到我的養花興趣吧！時至今天，我個人養花的觀點和方法，就是昨天無數的「我」不斷積聚而成。有朋友說，從養花可以看出我的人生觀，而這人生觀不管對與錯，都可說十分艱苦，點滴累積，經過無數次枯萎和軟弱，也經過無數次抹稍和成長；有凋蕾的時候，也有開花的日子。我自問在花裏生活了十多年，才出來談花；所以對於懷讓修證了足足八年，始給出一句答案的行爲，比較上有同感。然而，現代社會很多人卻忘記了上一代這種艱苦積聚而近似修證的精神。尤其是工商業社會，偏重投機取巧，什麼也要立竿見影，要求人人做「超人」，能問一答十，問十答百，而又要即問即答。我們的文明生活，便是建基於這種浮淺的觀念和意識之上。大家要急功近利，立即收效，再無耐性和心力去求證求悟。須知，金字塔也不是一朝建成的啊！

(二)

有位朋友說，鐘乳石乃經過一點一滴無數時光的積果，才慢慢形成。一個人的思想與情操何嘗不是呢？大自然的一樹一石，同樣如是。懷讓歷八年才悟，其實就是生活一點一滴積果而成。現代很多人卻缺乏這一點堅忍和耐心，大概給步調忽忽的文明淹沒了。

懷讓悟的過程固然值得我們三思，他這句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本身的涵義也廣，也是在現代潮流中值得反省一下的話。

先看我們現代的文明是怎麼樣，就香港而言，處處商業化，人人講求「現實」，自不待言；而社會着重的全是潮流與時尚的東西，換言之，是流行一些短暫虛浮的樣式，盲目競趨一律化。追求潮流，往往泯滅個性，以爲尋求認同，實則上是胡亂模仿；人只是潮流時尚的附屬品。今年時興「冬菰頭」髮型，則人人仿學之，以求齊一與同化。電視人物或流行歌星出現什麼時式，大家便一窩蜂地盡量要「似」偶像，以爲這就是「風格」或「有型」！這種模仿，同樣把人變成時代的「樣板」！

思想僵化，感情僵化，一切都是物質世界外在的一律化。可是在這種主流意識中，我們偏偏要講求理念、邏輯、知性的分解；而不求自悟，不肯耐心反省我們生

存的現況。所以，現今的文明生活，使大家痲木空虛而不自覺，不知自己是誰，也不知歸向何處；口中祇懂說「似」這「似」那，對自己，對生命，毫不感悟；祇是享樂、賺錢；試問何來「中」呢？不思不感的人，當然不明白「不說破」的境界，更不明白「自性」和「悟透的本體」是什麼東西。

懷讓在《宗鏡錄》中說：「一切萬法，皆從心生。若達心地，所做無礙。」

一個人能夠抗逆潮流、不說「似一物」，其實絕不容易；他要擺脫知識和理性的束縛與分解，從悠長歲月的生活實踐中，慢慢體驗生命是什麼，自己是「何物如何而來」。這是妄盡還源，而非隨波逐流！

磚不能磨成鏡

懷讓禪師對中國禪宗影響很大。當時，人人稱他爲觀音化身，能夠替人解除痛苦煩惱。懷讓就是六祖慧能第一大弟子。

他不執着於師承，但能夠進一步地發揮禪宗精神。他有句名言：「森羅及萬象乃一法之所印，凡所現之色，皆是自心。」他啓示後學，與別不同，亦不重執着，而重平常不斷的體驗。懷讓有位得意弟子，就是天下聞名的馬祖道一。六祖曾對懷讓說：「讓下有一馬，馬駒踏殺天下人。」馬，就是指馬祖。

有一天，懷讓在南嶽，遇見道一。這個年青和尚天天坐禪，專心致志。懷讓見他頗有慧根，問他爲何要盤腿而坐。道一答：「我想成佛。」懷讓一聲不響，在他旁邊磨磚。道一煞是奇怪，問大師爲什麼要磨磚。懷讓說：「我要磨成鏡子。」道一感疑惑：「磚又怎能磨成鏡子呢？」懷讓反問他：「磚既不能磨成鏡子，那麼，坐禪又豈能成佛？」馬祖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「那麼，如何能成佛呢？」懷讓說：「彷似牛拉車

子，人坐其上。若車子不動，你應該打車子還是打牛呢？」道一無辭以對。

懷讓便對道一說：「你這樣盤腿而坐，究竟爲了學坐禪，還是成佛？如果學坐禪，但禪不在於坐臥；如果想成佛，但佛無定相。佛不住在任何地方，所以『不可取捨』。你若坐佛，卻是殺佛。若執着坐相，就永遠不見大道。」

懷讓開悟了馬祖道一的故事，不但值得現今的老師和家長細味，尋且意味深長，從中可見出做人處事的一些道理來。

現今香港不少老師和家長，雖愛下一代，但是往往不得其法，祇墨守成規，或蕭規曹隨，不注重啓導與頓悟。六祖慧能曾批評當時北派禪宗的禪師，祇教學生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」，是種病態，根本不是禪道。他說：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元是臭骨頭，何謂立功課？」我們香港一般的教育，也犯此弊。死啃筆記式和塡鴨式的教育，其實等於死要學生盤腿而坐，便以爲可以成佛哩！

現今教育的一大弊端，是太「執着」於考試制度，亦太「迷」於成績，變成莘莘學子祇懂死啃課本和老師指定的筆記；等於開元年間的北派禪宗，教人終日坐禪，作爲「功課」，可是即使坐二十年三十年，坐至坐骨神經痛，傴僂終日，相信還不會成

為佛，而依然故我。

今天的學子，多數給訓練成或「教導」成為坐而不思；祇求快快有所成，卻不知見性。學子們多數是遵從制度、家長、老師等指定的方式和位置，不斷啃、啃、啃，心理壓力永無止盡；頭頂着千斤重的厚帙帙書本，還言什麼「禪定」或「解脫」呢？學習成了負荷，遠遠離開生活的體驗和心智的啓悟，僅拘泥於一個「教」與「學」的形式。這種不是自動自發的活學；不過妄想把磚塊磨成鏡子而已。既不是鏡子，便永無反省自照的時候，也難達悟與創的境界。

除了教育方面，現代城市人的生活態度，本質上亦是欠缺了「精神上的悟」，不但舍本逐末，而且讓外物把自己重重束縛，以為力求擺脫，怎知卻像滾雪球，外層的冰雪愈積愈厚。不少人對人的處事態度，眞像牛車不動時，卻拚命打車子，不是打牛！

現今一些青年，「二十年窗下」，下了很多苦功，求得一張文憑、一頂四方帽；但是對生命之道，又悟得多少？雖說他們仍然年青，人生經驗有限；但是，開始的時候，便給社會意識和潮流風氣牽着鼻子走，「執着」於磨磚和鞭車子而已！那等於

把佛固定於「坐臥」特定的一種形相，而不領悟到盤腿而坐，也衹屬於一種呆坐無思的愚蠢。縱然名利雙收，但一生中也永不見大道。

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阿難，博學多聞，然而始終見不到佛性，就因爲衹注重「博學多聞」，事事假諸外求，常爲外物所縛。很多人在事業上也往往有錯誤的「執着」，亦有如衹迷信坐禪能成佛，卻不肯打開心眼，脫去一定的形相，而追尋自己內在的路。

乾屎橛

(一)

九世紀時，有位著名的臨濟禪師，在法會中說：「在你們的赤肉團內，有一個無位眞人，時常在你們面門出入。你們若然還沒有體驗這個事實，就試試看！」其中一位僧人問：「這個無位眞人是誰？」臨濟立即跳起來，抓住發問者：「你說，說呀！」那名僧人誠惶誠恐，不知所措，臨濟推開他，說：「好一個乾屎橛的無位眞人！」接着回到房間。

十世紀時另一位著名禪師雲門(即文偃)，亦曾用乾糞團來駡人。當時有個僧人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雲門祇回答了三個字：「乾屎橛！」很多人不大明白，以爲雲門存心侮辱佛祖；其實有好幾層意思。主要是「不說破」，要自己領悟、自己體會、自己追尋眞理；而另一層意義，不是自大不羈和褻瀆聖賢，而是一種自我求證的「反偶像」，「反權威」精神。

我時常覺得香港不少人，總喜歡瞎信權威，動輒捧出某某專家說的、某某名人也如此如彼；特別是一些年青人，以崇拜偶像、模仿偶像爲榮。有些高位者，又往往捧出某某專家某某權威學者的說話，作爲引證，俾便易使羣衆信服，可是，專家的話，未必可靠，更不一定對。權威專家也是人，亦不免流於偏頗的概念，或有所疏忽。

羣衆的心理很微妙，喜歡附從，其實可能是盲從。一句「專家說的」，便以爲「很安全」，好比古人的所謂「聖人所言」，應無異議。這就等於臨濟所說，我們的「赤肉團」內，有一個「無位眞人」，時常在我們面門出入。我們祇是沒有好好看清楚，好好體驗事實，以致失去思考。

不少學生，亦以老師作爲心目中的「權威」，而不明白要「事師無犯無隱」。他們往往說：「是老師說的，老師的意思如此。」「老師要這樣，要那樣。」換言之，是受一套概念模式所牽制、所左右。雲門的師祖宣鑑也說過：「佛是蠻邦的一段乾屎橛子，聖人祇是空名。」其實，等如笛卡兒的「我思故我在」，勿信空名，勿拜偶像，應該自我體驗和求證！

(二)

任何一個社會，少不免有很多「假先知」、「假權威」存在。人性很奇怪，不但「好爲人師」，而且喜歡充專家，以示自己與衆不同，出人頭地，才識深博，地位超然。

本來人求上進，無可厚非，可是文明社會的主流意識，是務求揚名，受人仰慕；有了「位」的人想有更多錢財，有了錢財的人想更威風和更多人知道，甚至要玩玩「權」的魔術與把戲。這麼樣玩法，不外滿足個人虛榮和私欲，卻未必對衆生有益。很多時候，權富之家在玩火，殃及的池魚始終是貧苦大衆與升斗市民。很奇怪，文明社會又特別多專家，不知打哪一個角落或哪一個縫隙，像螞蟻出洞，鑽呀鑽呀的便鑽出來了。

專家的話卻未必一定對，有判別能力的人懂得分析，沒認知能力的人祇會盲從。有時專家又未必如此的「專」，可能自己也不大了了，也在摸索與懷疑。有些不負責任的專家，便好像黃綠醫生，分明病人祇是傷風，卻硬說成霍亂；分明傷者祇

是撞彨，卻硬拉人注射抗癌針。

瘋漢胡言亂語，沒有人會相信，因爲明知道他是瘋的。可是換了是個鼎鼎大名的專家，因爲有名，既然很「專」，而又能成「家」，人人便深信不疑，焉敢說專家胡言亂語呢？但有時專家對經濟和社會的殺傷力及爲禍，卻遠甚於大家預早防範的瘋子。怪就怪在我們文明社會的所謂「意識形態」，皆由專家權威之言所形成！

峨山禪師曾對門人說：「反對殺生和救護有情衆生是對的。甚至保護動物和昆蟲也屬善事。但對於浪費時間、毀滅財物以及破壞經濟的人又該當如何？我們切勿忽視。還有，自己未悟便對人說法又怎樣呢？此人在殺佛！」

有些所謂專家，便是「自己未悟便對人說法」的殺佛者，不但浪費了升斗市民的寶貴時間，其實胡言亂語，潛在了很大的破壞力和毀滅力，「我們切勿忽視」；但他們還口口聲聲說「反對殺生」和「保護動物」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，那麼，盡信專家亦不如無專家了。

挨打後的啓悟

《臨濟錄》記載：臨濟在黃檗希運禪師門下，做了三年和尚，從來沒有見過師父，向他問道。有一天，寺中的首座覺得這個小和尚有慧根，叫他試試參見希運，問他「什麼是佛法大意。」

臨濟聽了，便照辦；怎知一問及佛法大意，便給希運棒打。臨濟祇好退出來，首座問他：「請教的結果如何呢？」臨濟回答：「我還沒問完，就挨了一頓打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！」首座又叫他再去問一次，結果希運同樣打他；前後總共問了三次，也打了三次，使臨濟苦着口臉，莫名其妙，於是向首座表示，感到遺憾，自問師徒此生無緣而有障，不能領會其中涵意，想就此離去。

首座要臨濟先向希運辭行，而他自己立即去見希運，說臨濟有慧根，有佛性，將來必成大器，深望希運好好和他談談，「如果今後加以磨鍊，他會生長成一棵參天大樹，給天下人蔭涼」。

不久，臨濟果然來辭行，希運叫他不妨到高安灘頭的大愚禪師那裏修道，一定可以得到好好的教誨。

於是，臨濟就到大愚那裏去，告訴大愚從黃檗希運處來，而且三問三遭打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錯。

大愚說：「黃檗爲了磨鍊你，竟然對你這麼『親切』，像老婆子般慈悲，你還來問我『有過無過』？」臨濟聽了大悟，說：「原來黃檗希運的佛法如此單純！」

大愚聽了，一把抓住臨濟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尿牀小鬼，剛才還說不知有過無過，現在卻妄說黃檗的佛法如此單純，你究竟弄什麼玄虛，快說呀！快說呀！」

臨濟不答，反而在大愚脅下輕打了三拳。大愚推開他，說：「你的師父是黃檗，與我何干？」

臨濟悟後，回到黃檗希運那兒，希運當場問他：「你這個小和尚，來來去去到處亂跑，什麼時候才能靜下心來呢？」

臨濟說：「祇爲老婆心切。」表示仰仗師父苦心教誨。他行個禮後，站立一旁，黃檗希運問他從哪裏來，反問他大愚對他說了些什麼，臨濟和盤托出，把大愚的話

詳詳細細重覆了一遍，也說出自己的反應。

希運說：「待那老漢來的時候，非打不可！」臨濟說：「「不必等他來啦，現在就打吧！」」一邊說一邊打了希運一掌。希運大嚷：「你這個瘋子，好大膽子，竟敢來捋虎鬚！」臨濟不但不再怕他，還大喝一聲。希運祇好叫侍僧：「把這瘋子帶到參堂去。」

後來潙山以上述的一些話向仰山說：「當時的臨濟，是得自大愚的教誨呢？還是得自黃檗希運的教誨？」仰山答得妙：「臨濟不僅捋虎鬚，而且抓住了虎尾。」

這個故事，就是禪宗最有名的公案。鈴本大拙說，很多禪師認爲：「凡能懂得這個公案的人，就懂得太陽之下的一切」。

如果不解禪機，驟然看來，便好像是齣不知所謂的鬧劇，而且會給人誤會，以爲老師無理「體罰」學生和學生不尊敬老師，動不動揍他三拳、送他一巴掌。

我個人把這段公案，當作一個寓言來看，其實「打」不是本質，我們不要看外象；那不過指示我們尋找事實的道路；臨濟的行爲，是「自性」的直接呈現，也是達到本性的精神，終於懂得了什麼是悟，不拘泥、不盲從、不阿諛，也不畏强權。一

個人需要的不是奴性，而是自由自主；不要以爲權威大師就永遠「對」，以爲當權者可以爲所欲爲。我們每個人也同樣有自己的聲音、自己的動作，更應有捋虎鬚的勇氣。

做人也是一樣，應該率性逍遙，隨緣放曠，而不要造作，不必自縛，更毋須唯唯諾諾。「祇是平常」，不雜識心，便能有所悟。禪宗的「打」，其實在於「當下見性」，因爲「開口便錯」。而所謂佛法，也不過是平常事，並非深不可測、高不可攀。我們不要給什麼「絕對體」、「至高的實體」所吸納，最重要是和生命實際接觸，內在親自感受生命的脈動。

臨濟禪師很喜歡種植。有一次，他在深山裏栽種了很多松樹。黃檗希運問他栽這麼多松樹作什麼，他回答說：「一爲了給山門作景致，二爲給後人豎立植樹的好榜樣。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把鋤頭鋤了兩鋤地面。希運說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你已吃了我三十棒了。」臨濟聽罷，又用鋤頭鋤了三下地面，作「噓噓」聲呼痛一般。希運便說：「我的禪法到了你那兒，必然大興於後世。」

另外有一次，臨濟和大家一起耕田，目睹希運步至，就拄着鋤頭，站立不動。希運說他「太累了吧」！臨濟說自己還沒有開始鋤田，怎能說「累了」呢？

希運聽後，立即棒打；臨濟接住棒子，一推一送，把希運推倒地上。希運叫禪院總管把他扶起。總管心感氣忿，看不過眼，說：「師父，你怎可以原諒這瘋禿驢這麼無禮呢？」希運剛站起來，便打總管。臨濟用鋤頭鋤地說：「諸方火葬，我這裏一時活埋。」

第三個小故事亦和耕種有關。話說有一天，臨濟和黃蘗希運一塊兒下田作活。臨濟在後面行，希運回頭，看見臨濟雙手空空如也，問他的鋤頭哪兒去了。臨濟說給人偸去了。

希運遂叫他行前去，說與他商量一件事云云。臨濟走近他面前，他舉起鋤頭，說：「光是這個鋤頭，天下便沒有一個人拿得動。」臨濟聽了，立即從希運手中，把鋤頭搶了過去，說：「方才師父說誰也拿不動，現在爲什麼在我手裏？」

這時希運得意地說：「今天有個人替我們耕田哩！」說罷，轉身走了。

臨濟的種植精神，從這三件事例中表現無遺。第一點，他不怕師父打，吃了三

十棒也同樣不損其「率性」、「直心」，仍然要種樹，使自己同門四周的生活環境美化，使生機更盛，生命更多姿彩。

其實，這也是我們每個人應有的責任；祇不過有人畏難，有人怕打、怕吃苦、怕受磨鍊，經不起那根棒的阻嚇而已！

好一句「給後人豎立植樹的好榜樣」！現今香港很多人所作所爲，是不理會什麼「歷史意識」，不理會對後代有什麼不良影響，祇把勢利、貪慕虛榮、自私自利等等想法「傳染」給下一代；而不是啓悟與鼓勵他們拿起鋤頭，學習腳踏泥土，辛辛苦苦栽植幼苗。不少人祇妄想揠苗助長，立竿見影，卻不知未來的大樹可以蔭人、可以調節空氣、可以美化生命，成爲不可缺少的市肺。

現代人最擅長的反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不管大樹有多少年紀，更不管要多少歲月才可以豎立與生長起來，總之爲了達到「需求」，爲符「經濟」與「文明」目的，不加考慮即斬伐，除之而後快。因爲要建立更多高樓大廈超級市場商業機構出入口行和工廠等等。大樹會成爲「繁榮」與「進步」的「阻礙」。可是，文明人內裏卻時常缺乏大樹給予我們心靈的一蔭清涼和一抹翠綠。我們的生活，已逐漸變成沒有了天然市

肺，祇以鐵肺取代！公園也愈來愈沒有存在價值似的，相繼變成「超值」和「搶手」的地王！這個文明社會，誰有興趣來植樹？哪有人肯做空手把鋤頭的傻子？

大家一窩蜂追逐更多廢氣塵埃，祇懂得天天困在冷暖氣調節而沒有半扇窗子的辦公室（本來有窗子的，也會爲了適合「全盤」室內裝飾計畫，而給密封了，遮住了）；我們說：這就是「文明的進步」！文明是不需要樹的，樹會破壞文明形象，顯得「落後」、「追不上時代」！

臨濟不怕痛，而我們也應該有這種不畏吃棒子的精神，才能有更多和更大的建樹。

第二點，他不怕人批評，即使是自己的師父，他也不唯唯諾諾、不賣賬。這個世界，外界經常有不明眞相和不了解你的人，對你胡亂產生一個錯誤印象，以爲你困頓，以爲你累，卻不知道是醞釀另外一個開始。朝氣勃勃的臨濟有勇氣，對於師父無理的棒打，不但反抗，而且接了招之後，還連消帶打哩！

第三點，是我們做什麼事情，也應該拿得起，放得下。

唐代禪宗的一大特色很值得我們借鏡，就是注重生長與創造，從踏實生活中體

驗與實踐。

耕種本身，是一種生產勞動。下田工作，就具有這樣的意義。臨濟從希運手上搶了鋤頭，是拿得起；而希運故意用另一種婉轉的方法，把鋤頭交給臨濟，是放得下。

很多人誤以爲上述第三個故事是希運狡黠，不愛勞動，故意「欺騙」臨濟取去他的鋤頭，而自己「偷懶」。事實上並不盡然。希運把鋤頭交給臨濟，是有「傳燈」的意思，他老早認定，這個有慧根與種植心(佛心)的小伙子，就是自己最佳的衣鉢傳人；而這鋤頭就是燈，就是衣。傳燈的眞諦，在於創造不生不滅的眞理，也是綿延的。人生不少東西，也是需要縱承和橫植。一個文化的創造，有賴繼續不斷的接棒人。

臨濟有了內在的肯定，才不假思索，付諸行動，把師父說「拿不動」東西，也掌握在手裏。他老早有了信心，世界上其實沒有什麼東西「拿不動」的，問題是我們自己肯不肯去拿，承當這個責任。這種思想，擴而遠之，就是每個人也應該對人類社會有這份使命感，拿起鋤頭，就像臨濟要下田工作一樣，不能因爲沒有了鋤頭，而

告倦勤，或作爲推卸的藉口。

臨濟清楚知道，從希運處取得鋤頭就得去耕作，在某些人看來是很「笨」的行爲。現今香港便有很多這類「某些人」，祇做「利己」的事情，祇知諸多迴避與推卸對己「無益」的事情，從來不會想及蔭人。他們祇懂在「買空賣空」的投機氣氛下，希望混水摸魚，也「撈」一把子，以求逸樂。

這差不多是泰半香港人的心態。現今更有進一步病態的畸形現象，是「撈」一把子之後移民，盡快「遠走他方」，好像這塊是瘟疫地，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在這裏植樹、開墾心田和在這地方普「請」耕種。事實上，我們更需要的是臨濟不畏强權，不怕吃棒子，明知是「笨」而爲之的精神！

當頭棒喝

禪宗最著名的棒喝，就是指德山棒、臨濟喝。棒，是棒打；喝，是大喝一聲。這兩種作風奇特而出色。其實黃檗禪師也喜歡用棒，臨濟求道，三問三遭他棒打。

德山對門人說：「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」意思就是答話的門生要挨三十棒，不答話的門生也要挨三十棒。所以，他棒打，並非表示答得對與錯。

有一次，德山向門人說：「今夜不答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」有個門人，走出來向他禮拜，德山不由分說，舉棒便打。

門人心感不忿，便問：「我沒有問話，爲什麼要打我呢？」德山問：「是什麼地方來的？」門人答：「新羅人。」德山說：「未誇船時，便好與三十棒。」意思是未到德山的求道者也要棒。誰人想修道，誰就要棒！

這樣棒打，並非什麼「懲罰」或「無理發洩」，本身毫無惡意，而是先用一棒幫助門人打斷識心妄想。俗語所謂「當頭棒喝」就等於警醒和啓悟，是「即時性」的，「當

下」的不假思索。

有一次，可說棋逢敵手。臨濟禪師到訪，德山作出倦容，說：「困了！」表示無一法予人。臨濟卻答腔：「你說夢話做什麼？」德山聽後，又不由分說，拉棒便打。

臨濟當然不比尋常，立即掀倒禪牀。雙方心照不宣，可說識英雄重英雄。德山用棒，根本上是測驗學人的反應，看對方領悟多少。有些悟性高者，以棒還棒，或將問者推倒。

德山的棒，除了使人當下見性而有所悟之外，含有「石不打不發」、「薑不磨不辣」的意思，臨濟的喝，作用相同；但是比較用棒方便，而且不會打壞對方的腦袋。他的喝，先是喝斷對方的識心妄念，振聾啓瞶；使「百獸恐懼，衆魔腦裂」；這樣「喝」法，等於漁者聚魚，一網打盡，無從逃避。門人並不能怕他的喝，應該從而獲得啓悟，面對現實，建立自信。臨濟是很注重自性的顯現和自信的，門人不必因爲給他一喝而手騰腳震或以爲失去自尊心，這才能進一步有所悟！

在香港現今這個社會中，實在有很多人需要當頭棒喝，奈何我們沒有一個德山和尚，也沒有一個臨濟禪師。

試看我們今日的生活「模式」，不少人其實仍在醉生夢死中，更多人自詡「身在江湖」、「身不由己」，終日在名利場上打滾，爾虞我詐，互送僞善的面具，以欺詐投機爲榮，不必要的虛榮與重重疊疊的欲念交織，甘爲錢奴物役，口不對心和蒙蔽自性但卻津津樂道，以露肚臍顯瘡疤爲時尚，用廣告用傳播媒介來製造更多假象，以爭取權位排擠別人爲滿足……我們卻美其名曰「繁榮」、「文明進步」，人們衹會依隨主流意識，衹懂奴顏婢膝去捧出一個宗師，三跪九叩信奉不知何處鑽出來的所謂專家權威名流，爲了一己利益和「未來前途」便什麼原則什麼腦袋心肝也可以出賣。終日營營役役每天和子女談不到十句說話；利用完朋友可以棄如敝屣，竟然認爲對方是傻子，而自己是聰明仔聰明女，自視甚高……

你說，這些人，是否要當頭棒喝？其中有些你「棒」他，他已完全失去感覺，或衹賸下一副空皮囊，他的所謂「神經細胞」全用在「搵銀」方面。你喝他，他早已聾了，或者聽而不聞；等如在飛機噴射引擎開動時聽唸經。現代不少人就是這樣失去了自覺自悟。

程兆熊談及中國禪學世界時，有一番很精警的話，指出現代很多人聰明得很，

而無頭腦。忙得很，而無事情。慢吞吞，而又緊張。吃得多，而又營養不足。精明得很，而又糊塗。能幹得很，而又手足無措。交遊滿天下，而又孤零零，感到無聊納悶膽子包天，而又十分畏縮。多情得很，熱烘烘，但又冷冰冰。活潑得很，卻又不知進退。浪費得一塌糊塗，而又十分吝嗇。課堂上可以睡，但在臥牀上怎樣也睡不着。態度十分冷靜，而心中鬧烘烘。忙有辦法，閒無辦法。能開始，而不能結尾！

這些正是香港目下不少人士的心態，再加上一九九七年政權移交前的陰影與疑慮，更使有些人怕得要死，想移民想得發瘋，你說現今是不是需要德山棒和臨濟喝呢？



當頭棒喝

不得學我喝

談起禪的德山棒，臨濟喝，便想起有關「臨濟喝」的一件趣事來。

臨濟爲什麼要向門人大喝一聲呢？聲量雖然比不上張飛之喝斷長坂橋，可是根據他自己說，卻大有作用。原來喝的動機和效用有四：「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；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；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；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」

但他的門人當初不知大喝一聲的眞正作用，有些一知半解，知其皮毛，不能握其神髓；看見師父喝得這麼起勁，這麼威風，於是依樣畫葫蘆，照辦煮碗，甲也喝、乙也喝、丙也喝，丁也喝，弄到禪院中時聞「喝」聲。臨濟聽見，深感困擾；因爲「喝」是他個人啓悟別人和打斷對方識心的特色，亦即他與別不同的作風。他不是爲了維護自己的「專利權」，而是覺得若不能掌握「喝」的妙用，在適當時空和適當的情形下「喝」，很容易變成弄巧反拙，叫人混淆不清，無所啓悟，甚至會錯引誤導，使對方莫名其妙。因此，不能也不該濫用和亂用。否則變成東施效顰，悖乎「喝」的

原意。

有一天，臨濟禪師向衆門人說：「你們總學我喝。我現在問你們；假如有一人從東堂出，有一人從西堂出，兩人齊喝一聲，這裏分得賓主嗎？怎樣分法？如果不能分，以後不得學我喝！」他的所謂「賓」，乃指識心，是知識、邏輯、理性分解；而所謂「主」，是覺性、自主、啓悟、直覺。

試過有一次，衆弟子齊集一堂時，東西兩堂的首座和尚，同時大「喝」。也試過很多次，幾個師兄向一些師弟「喝」完又「喝」。

臨濟的「喝」，是直接開悟自性，不雜識心，是徹悟，是生活的實踐。模仿者的「喝」，便像無知小孩玩火，不但相形見絀，更不知所謂。

現今香港這個社會，便流行一種盲目模仿意識，喜歡抄襲「形象」，一窩蜂競趨時尚，投機取巧。一人「喝」而成名，於是衆人便你「喝」我「喝」大家「喝」而全忘記了本質。

當導演的摯友金炳興說：「一部成功的『殭屍先生』，觀衆便日日見到殭屍。一部『英雄本色』成功，便任何狗熊都變成英雄。」眞是一語中的，寥寥數語，擴而觀

之，正反映出目下香港人的心態。

這個社會時尚「跟風」，什麼也是看潮流趨勢和羣衆口味，注重「市場調查」。潮流時興什麼，大家便盲目學什麼；市場調查「證明」那種商品銷路好和受歡迎，大家立即爭相模仿，好像「學得快、好世界」。於是，冒牌貨充塞，不倫不類的「東施」上場，形成「一窩蜂主義」，祇注重抄襲與仿傚的千篇一律模式，而忽略誠懇的創造，沒有了大膽的創意，陳陳相因，蕭規曹隨；表面上繁榮進步，實質上是格式化，迂泥停頓，怕冒險，怕獨樹一幟，怕會立即栽倒！

這是我們這個功利社會的病態，是不講理想，不問眼光，不談魄力毅力；祇知齊齊「洒狗血」，有利可圖就當作「有頭腦」，膽敢逆流而上但斵本的就是「豬腦」！大家如蠅競血，如蟻赴羶；注重的已是款式與形象，但仍然是你學我，我抄你，此之謂「時髦」！

有一位大畫家說過，「學我者死」，「學人者死」。人貴乎推陳出新，並非人云亦云，互相鬥「喝」，便以爲道行足夠，其實是盲從。

臨濟禪師曾經這樣說：「如有眞正學人便喝。先拈一個膠盆子，學人不辨是

境；便在他境上做模做樣。善知識又喝，前人不肯放。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醫治……學人言大好；善知識即言咄哉！不識好惡，學人便禮拜……或有學人披枷帶鎖……學人歡喜，彼此不辨。」

盲目的學人外殼、學人皮毛、學人款式，永遠受到障蔽，在自性以外兜圈子，如盲驢繞磨而已。臨濟這幾句斷斷續續的引言，正可作爲現今世態的當頭棒喝。現今學人「喝」的人，根本上不辨是非，而且祇在「他境上」舍本逐末，裝模作樣；對有權有位有財有勢有名者更學人禮拜，事實上是自披枷鎖而不自知。他們可曾知道什麼叫做自覺自創呢？

如何之處

相信很多朋友都記得詩人周夢蝶在二十多年前，寫過一首著名的詩「孤峯頂上」。

周夢蝶的詩，向來閃爍着禪理與哲思；此一詩題，其實出於「本則公案秘傳」第七十七則，亦題爲「孤峯頂上」；是說臨濟禪師上堂說：「一人在孤峯頂上，無出身之路；一人在十字街頭，亦無向背。哪個在前？哪個在後？不作維摩詰，不作傅大士。珍重！」

驟然看來，這幾句話語帶艱澀，但亦遠含深意，值得我們細味。我們經常在香港營役的生活中，抱怨造物弄人，時不我予；生命中很多事情，都受制於自囿的空間；變成天天如扣槃言日之盲，燕說郢書之妄。臨濟的主旨，說其實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要緊的並非「身在何處」，卻是「如何之處」。一個對世間關懷、對他人關心的人，無論在人跡罕見的孤峯，抑或在鬧市，同樣可以表現他的心靈，影響世

人。比方我躲在孤峯附近養花，並不等於與世隔絕，而在在關心這個世界，惦念我的朋友，同樣著書為文，與天地相交。

一個人不知之處，思想感情和生活態度有問題的話，即使潛於孤峯，亦難掩其俗不可耐；相反地，自爾成局的人，日處骯髒鬧市，也會顯其淸雅。這個道理十分淺白。所謂「淸者自淸，濁者自濁」。否則一個人不管跑到哪兒，就像法國小說家紀德說的，「籠子就在哪兒」，如影隨形，因為籠子就在你心中，籠子就是你自己！出離修道，與入世婆心，根本上可以一樣，意含共鳴。不過，我們自以為「世界仔」、「聰明女」，卻往往作繭自縛，畫地為牢。

臨濟話中另有深意，也就是霍甫曼博士所言的「一個人不可傾向極端」，也不該胡亂誤解他人。譬如誤解維摩詰在孤峯頂上修道，就等於自私孤傲而不理衆生；其實他在探求生命更深更廣的東西，然後與衆生共感。傅大士也不是涉世太深未開悟；個人仍然能夠在污泥中而不染，在喧擾熱鬧中不涉衆緣。我們看人看事情，切忌僅看外殼；其「如何之處」，才是著心之道！

佛亦是塵

德山禪師以罵佛祖著名，另有一名僧人丹霞，也是具有超佛越祖的精神。

話說有一次，丹霞因爲天氣寒冷，要找木塊燒個火，以便可以暖暖雙手。他順手找了個佛像，劈開後，當作木柴來燒。

寺主瞥見，十分憤怒，破口大罵。丹霞說，不外想覓取「舍利」。所謂舍利，本來是梵語，又叫作舍利子；是佛身火化後，結成似珠狀的東西，光瑩堅固，椎擊不破，依戒定慧重修而得。髮爲黑舍利，骨爲白舍利，肉爲赤舍利，共三種。

寺主聽後，詫異地說：「木像何來舍利？」丹霞辯舌厲害，反問：「既無舍利，何妨拿幾個來燒，對嗎？」寺主語塞。

一般人看來，劈燒佛像，是爲「不敬」，簡直「褻瀆」神靈。可是，在丹霞眼中，佛不是超人一等的，聖與凡皆平等，若用凡人譬之於木頭；佛像是由木頭造成的，木頭既然可以燒，那麼，佛像亦同樣可以燒，應該沒有分別。

另外有一次，丹霞好像頑童，在石頭和尙處受戒之後，跑去見馬祖道一禪師。馬祖還未入僧堂內，丹霞已衝了進去，並沒有參禮，竟然膽大包天，騎坐在聖僧頭上，大家不免嘩然，大爲驚愕。

這時，馬祖剛進來，見狀，反而爽直地說：「我子天然！」丹霞立即禮拜，向馬祖說：「多謝大師賜我法號！」自此，他就名爲「天然」，以示天地與我合一，道法自然。

馬祖特具慧眼，因爲「佛」成爲一種觀念的權威，便會變作偶像，供人膜拜而已，並非具有啓悟作用。丹霞的敢作敢爲，是一種「自性現」，是率性而爲的自我追尋精神。佛與聖和所有人一樣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與國禪師所謂：「撥塵見佛，佛亦是塵。」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便應該知道無須瑟縮俯伏在任何「權威」或權勢的巨大陰影下，唯唯諾諾。大老闆或大專家，跟佛跟我們每一個人一樣，同是塵而已。我們何須卑恭屈膝，毫無自性呢？

到趙州的路

趙州和尚，嗣南泉禪師，居於北方，本名全諗，安享一百二十歲高齡。趙州禪的一個「無」字，影響至深。他的「喫茶去」，就等於馬祖說的「平常心是道」。而他一生的道，可說全源諸親自作眞實的體驗。當初，他不呆坐研究經律，而是雲遊天下，「祖堂集」說他「遍參叢林」。他年青時已腳踏實地，實事求是，自身求證。光是這種精神，已值得現今青年借鑑。

他不喜道聽途說，或人云亦云；並非不相信他人，而是要親歷其境，從經驗而非理論和傳言中省悟。

有一則小故事，說有一名僧人，遇見一位老婦，便問她：「要到趙州，請問應該朝哪條路走去呢？」老婦說：「一直往前走！」僧人問：「不是朝西走吧？」走婦答：「不是。」僧人又問：「不是朝東走吧？」老婦也說不是。

僧人把這事轉告趙州和尚，趙州聽了，說：「老僧自去勘破。」果然，他親身去

走一走試試看。趙州遇見那個老婆婆，自己問路：「要到趙州，請問應該朝哪條路走呢？」老婆婆同樣答：「一直往前走！」（原文爲（「驀底去」。）趙州回到禪院，對衆生說：「敢破了也！」意思就是「我已經試過了」。

這和法國文豪紀德所說，「我已經走過我的路了，現在輪到你自己去走」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趙州問路，實在含有深遠的意思。「老僧自去勘破」看似平常語，根本上就是身體力行、自證求悟的一種精神。趙州和尚的行爲，不是好奇、多疑或貪玩。

現社會有些人，從未去「破」、去試、親自去問，便憑管窺蠡測，誤以爲是「必然」的了，於是亂發謬論，以自己「想當然」之道爲獨一無二的「天路」。

主流意識另一趨向，是「一屍領跳，衆屍跟跳」。此所以現世行屍特多，無藥可救。屍之爲屍，因爲不懂得反省，不「自去勘破」和找尋眞相。其實老婦那句「一直往前走」的答話，本身也含有無窮反射義！

洗碗去！

趙州禪中，有一個頗多人傳誦的公案。話說有一名僧人，特意到趙州的道場那裏，目的當然是求「道」；遇見了趙州，就問他什麼是「道」，請求他好好的指示指示。趙州以毫不隱藏的態度，很率直地問他：「你吃了稀飯沒有？」僧人答：「吃過了。」趙州說：「好，吃過了就洗碗去！」僧人頗有悟根，領悟到他說的話所包含的實際意義。

我們生活在香港現代化的都市裏太久，可能不明白趙州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，相信很多人還以爲他「風馬牛不相及」，問非所答，其實就是禪道的基本要義，也是我們每個人日常應有的生活態度。

禪的基本，不純是教人遁世或靜修，而是踏實生活，道法自然，眞性自悟，不爲外物所囿，也不矯飾，正視人生。禪永不離開日常生活，所以不是退隱逃避，而是一種生活的反省。從這一方面，我們可以找到積極的層面，可以把禪的啓示，用

諸現今香港的生活上。禪縱使有「靜」的一面，也可以「靜似奔雷」。

趙州的意思，其實和佛祖所指的「平常心是道」其理相通。人脫不了好高鶩遠的天性，以爲「道」遠在天邊，高不可攀。等於我們生活在香港，經常看見很多人不滿現狀，力求在物質金錢和權力方面求取認可，求取「人生的意義」，以爲這就是「理想」，就是「前途」，於是，變成「精衞塡海」的妄想，把一生精力虛耗在虛妄而非踏實的事情上。有些人力言追求快樂，其實快樂就像「道」一樣，在我們的身邊，在自己的心裏，祇是我們太貪婪、太不自覺，亦太多欲望；所以舍本逐末，作繭自縛，事事感到困惱。根本上能夠好好掌握日常生活的人，便自然能夠吸取和領受其中樂趣，而非自怨自艾。趙州的用意，是叫僧人認眞地生活，注視日常的一切。吃稀飯和洗碗，同樣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道就在其中，要自己去領略。可是，現代香港不少懂個人享受的聰明仔聰明女，卻吃了大餐，不屑去洗碗洗碟，以爲浪費時間和弄髒了他們的手哩！

有夢想本來是好的，可是香港很多人往往祇有名利權位的「夢想」，總祈求中六合彩、發達、有貴人扶助，給當權者看中，升上高位，有名聲、有地位。現今社會

的畸形觀念，以有錢爲「得道」，認爲這樣便可以「與衆不同」，獲得生命的滿足感。他們不知道踏實生活、認識生活，更忽視了精神生活。他們活在惡性競爭與掠奪之中，刻不容緩；不知道「朋友無事常相見」是一種福氣，不明白吃稀飯和洗碗也是一種快樂。

雪峯禪師對僧衆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：「你們好像坐在大湖中或浸在水裏卻伸手向人要水喝的人。」根本上這是現今人類的行爲，也可以說是人類處境之一，可惜很多人並不自覺。

舉凡任何人要和一位禪師談「道」，他老是喜歡回答：「喫茶去！」喫茶和吃飯洗碗，同樣代表了生活的實踐，而非虛言。我們應該正視生活是最終的實在，不是抽象的觀念，或不着邊際的解說。

「道」之爲道，並非第三者可以下一個定義，而是要自我體驗，正如陽光要自己去曬。一個人不可能祇走別人的路，或者祇想高攀一些永不可得的東西。

一個初學道的和尚，向智悟禪師說：「我喜歡你，我要走智悟禪師你的路。」無論和尚怎樣說，智悟也不理會他，充耳不聞。和尚忍不住，大聲說：「爲什麼你總

不回答我？」智悟拿起棒子，當頭打下去，然後走開了，和尚摸摸禿頭，還不明白為什麼給棒喝，不知道走人家的路來求「道」，已不是路，也不是「道」；他不懂得自覺自悟，自己去摸索、去實踐、去體驗生活。不悟的人，棒喝也沒有用；所以智悟不理會他就走了。不是智悟無情，而是和尚無悟根。

亦有人問了空大師什麼是道。了空答：「這個，當前！」也是指身體力行，切身體驗，正視目前；這才是自由完整的具體生活。

病僧復活

人們都說，如果沒有南泉禪師，就沒有趙州和尚，南泉可說是再發現六祖的人。有一次，南泉坐時禪，驀地大吼一聲，把身邊僧人嚇呆，但是他本人並沒有什麼不妥，反而叫僧人快到涅槃堂去，看看是否有一個病僧逝世。途中，僧人剛好遇見堂主趕來報噩耗。

未幾，另一個和尚慌張走報，說剛才的病僧竟然死而復活，還要拜見南泉云云。南泉急急趕去，問復活的病僧：「你先前到哪兒去？」病僧回答：「到陰曹地府。」南泉追問經過如何。病僧說：「我行了約一百里之遙，手腳疼痛行不得，又渴水，忽然有位如花似玉美女，喚入大樓臺閣上。由於我行來疲乏辛苦，欲上樓閣；剛要踏上去，旁邊有位老和尚，喝我「不許上」。我聞得喝聲，則感驚訝，抽身仰倒。所以現今能夠再回到陽間，得見大師。」南泉便說：「可謂好樓閣，若不遇老僧，你正入地獄，變成一頭豬了。」

這個禪故事似屬「神怪」，我們可以衍生很多意思出來，用諸今世。

南泉「水牯牛」的故事和洞山派的「異類中行」關係密切，說人死後，轉世輪迴爲畜生。其實，人生於現世，也隨時隨地受各種誘惑，使一個人在人格上變成「一頭豬」！很多人的感情與感覺，已與畜生無異了。

人生的過程，根本上就是由生進向死。生存，是爲了要到死亡的終極。這條路，何止百里之遙？病僧所遭遇的玉女和大樓臺閣，正好代表人生種種肉慾與物質上的引誘。

誰在生命的路途上不辛苦、不覺疲倦？然而，這就是生命之源，生之所本；快樂與意義便在其中。但是病態的現代人和病僧一樣，卻以大樓臺閣爲「依皈」，以玉女作止渴；而忘記了未到死亡終點前努力繼續前行。

現世再無一個南泉老僧了。誰會費勁吆喝？世人再不會把南泉的喝聲當作暮鼓晨鐘，祇以爲他「別有用心」，或「老套」，甚至誤以爲他患了神經病。人們不知道，有病的原來是自己！

騎牛覓牛

有個家境不錯的人，騎着一頭大牛，路上遇見一位很有道行的禪師。禪師問他要到哪兒去，那人着急地說：「覓牛！」

這和以前「騎牛覓牛」的故事，略有差別。禪師引述了四句詩，說：「茫茫撥草去追尋，水闊山遙路更深。力盡神疲無處覓，但聞楓樹晚蟬吟。」

表面上看來，這人的行徑好像很荒謬糊塗，甚至「不大可能」；試問怎會有人這麼善忘？明明自己騎着一頭牛，竟懵然不覺呢？可是，我們環視此時此地的香港人，其中不少確實如此滑稽可笑。祇不過他們並非騎着一頭牛，而是袋中已有很多「大牛」(鈔票)，仍拚命到處鑽營，不怕辛苦，要覓取更多「大牛」。這個「牛」字，可圈可點，大可以代表物質享受，代表外在的獲得。而文明社會裏的人，所追尋的，已不是一頭牛那麼簡單；況且，大部分人，絕非一無所有，其實手頭上已擁有很多很多，祇不過不知寶貴，不加愛惜，不予重視，仍然認爲不夠。說好聽一點，是有

「進取心」，並不因此而「滿足」；但從本質上來說，是貪很無厭、得一想二的虛妄行爲。比方說，有人已買了一層樓宇，可以舒舒服服過活；但是，還拚命找辦法，想多得幾層樓來「炒賣」，或者想更大的單位。現代人在這方面的欲望永無休止，要不斷獲得、獲得、獲得。有時反而譏笑那些「知足者」志向小、難成大業！很多分分秒秒野心大、欲成巨富的人，十分計較得失，以物役己，魔障常在。他們不是相等於「騎牛覓牛」嗎？

禪師對於「尋牛」一事，曾下著語：「從來不失，何用追尋？由背覺以成疏，在向塵而遂失。家山漸遠，歧路俄差；得失熾然，是非蜂起。」現今一些香港人正是沒有了自覺，得失心重，離道愈來愈遠，趨向塵俗貪瞋，遂失去自己。浪費了生命在追尋功利的事情上，積習難返，而無法領略「但聞楓樹晚蟬吟」的「人牛俱忘」境界，也不明白「干戈已罷，得失還無」的道理！

行思與神會

關於五祖弘忍傳授法衣給六祖慧能的故事，其實還有下文。六祖在曹溪那兒施教化，除了十大弟子之外，還有一位高足行思，最有資格傳其衣鉢，體悟其精髓。但是《六祖壇經》的古本，所載十弟子之名，竟然沒有青原行思在內。

其實，六祖老早想把衣鉢傳給他，但是鑑於自己以前因爲得授法衣，弄至滿城風雨，而有所警惕。

六祖有一天，向行思說，法衣雖然是禪中的嗣法證據，向來師承；不過以他自己的經驗爲例，承襲了五祖的法衣之後，遇到很多迫害，不但要逃走，離開法寺，尋且給人燒山迫他出來。所以，決定把法衣留在寺中，以免因爲法衣而再起爭端。六祖欣賞行思的悟性和才華，認爲不必一定以法衣來證明其辯道修行。後來六祖另一弟子神會，自稱得到衣鉢，是爲禪宗第七祖；可是，尊崇行思的人，遠遠超過神會，在大家心目中，行思才是六祖的眞正繼承人。再後來，神會雖然因抨擊北宗禪

沒有「頓悟」而聲名大噪，然而其荷澤宗也不免逐漸走上式微的命運。

這個故事，現今看來，使人更感悟良多。香港人重視金錢之外，還重視什麼？恐怕是虛名、文憑、證書、資歷表、介紹書、信用咭、學位、頭銜等等。這些勞什子，都儼然成了現代「嗣法證據」的法衣。尤其是一個人有了名銜，更大模斯樣，以爲手握無上權杖，可以呼風喚雨，翻手爲雲，而這個社會很多人所看重的卻是虛銜，不是眞正的才能。誰人好勝有辯才，懂得包裝自己、宣傳自己、推廣自己，在頭頂上加上無數金光閃閃的光圈，好像就變成自封的「祖師」。

我們不妨回心想想，手持法衣的人，是否眞的服人和有眞材實料呢？拿着法衣或爭奪得法衣，表面上是有權力有地位，骨子裏又是否着實有資格和能力成爲領導的智者、可以導人啟悟呢？行思的成就，不必靠一件師傳的法衣，他比較神會遠遠經得起考驗！

賞面

一名漢子十分仰慕一位著名的禪師，很想結識他，於是千方百計，找着相熟的弟子，代爲請求禪師引見他。禪師沒有理會。

漢子又三番四次，請人送信送禮物給禪師，禪師也沒有回覆。漢子急起來，索性在門外等了又等，禪師着弟子，叫他「請回」。漢子怒不可遏，破口大罵，說其反話，謂「毫不在乎」，痛指禪師寡情薄義，欺人太甚，不肯「賞面」；自動對很多人都很好，獨獨對他「仇視」，枉他一番苦心云云。漢子聲嘶力竭，仍然無濟於事；可是，後來他回到家中，冷靜下來，開始思索，覺得很傻，爲什麼一定要結識這位禪師呢？禪師有自己的修行，有自己的生活。爲什麼禪師對其他人和對自己完全不同呢？那麼，一定是他自己有問題了。漢子反省一下，慢慢自覺，是自己太刻意，而且是一種變相的虛飾，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仰慕和謾罵聲中。禪師的無言、不理睬，不是無情、無禮，而是希望漢子自覺到不要把生命花在仰慕與攀附方面，應該

把時間用在對生命實際的接觸上，不要一廂情願，祇想到結識這個，求見那個，或浪費在等待別人的答覆方面去。人祇顧自己的「意願」，往往看不到自己眞正的一面，也忘記了努力走自己的路，禪師的不語，其實用心艮苦，根本上和「棒喝」無大分別。

我們生活在香港，其實也經常有很多這類漢子。他們要結識一些有名的人，當作是一種「榮耀」，其實沒有什麼眞正要說的話，也沒有什麼能夠交感與溝通的地方。香港人喜歡「打交道」、「應酬」、「攀附」，雖然未必有什麼壞意圖；可是，寶貴的生命，就花費在希求人家「賞面」，或自己去「賞面」他人方面，而不是花費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。

假如對方沒有回應，可能是一種誠實的表現，或者用意是使他知難而退。可是，人的心理很微妙，當不得逞、發覺對方的想法和自己的觀點不一樣時，便大大反感，不肯反省自己的態度與方式，未必像漢子般有悟根。後來漢子自創一格，成爲另一位著名的禪師。

五件事

宋朝有兩名僧人，向來是好朋友，一名道謙，一名宗元，皆在著名禪師大慧門下學參禪。一天，大慧派道謙到遠處，爲禪門辦一件事，要半年才能回來。道謙十分失望，恐有誤自己參禪。宗元知道了這件事，願意和他一塊兒前往，認爲「沒有任何理由不可以在路上參禪」，於是便請求大慧准他們同去。

半途，有一晚，道謙不能入睡，異常困惑，因爲多年參禪，未有所悟，十分沮喪；便請求宗元幫助他解決生命的奧秘。宗元悟性强，道行比他高，向他說：「我可以幫助你的事，都一定盡量幫助，可是，有五件事我愛莫能助，必須你自己做。」道謙奇怪地問：「是哪五件事呢？」宗元不慌不忙的答道：「你飢渴時，我的飲食不能塡你的肚子，你必得自己飲食。你想如厠，必須自己照顧自己，大小二便，自己解決。除了飮、食、大便、小便外，還有一件事不能幫你，就是不能猂着你的身子走路，你得自己猂着走！」

道謙聽罷，恍然大悟，整個人心情開朗，無比舒暢。宗元這時便說，已陪了他走上一程，應該和他分手而去了。於是，道謙獨自繼續他的行程。幾個月後，他辦完禪師吩咐要辦的事，回到禪門。大慧再見他時，說：「這人骨頭也換了。」正有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」之感。

道謙終於悟道，可說是得益友宗元的寥寥數語提點，從而「一言驚醒夢中人」；可見了解自己的好朋友，在生命之途上，是多麼重要、多麼值得珍惜。千古以來，就是知音難遇知己難求。不過最重要的，還是自悟，才能編織多姿多彩的人生。一個人若非肯自我追尋、自我發現，向自我挑戰；一切都源諸自己生活的體驗，則任何知識與外界的認可，皆一無價值。鈴木大拙有一句話說得好：「借來的羽毛，是不會生長的。」也就是梁啟超所謂，太陽必須自己去曬；西諺所謂「天助自助者」。

反睽諸今，不少青少年，自幼就只知享受物質文明，給上一代寵溺，欠缺獨立和奮鬥的精神。

現代的孩子是幸福的，但是同時也是「不幸」的。我們小時候，物質匱乏，那有這麼豐盛，可供隨意揮霍與浪費呢？現今父母，對子女的照顧唯恐不周，一切安排

得妥妥當當，有菲律賓女傭代煮代洗代清潔。孩子不愁吃喝不夠好和衣服不夠新潮不夠多。小康之家的下一代，也事事有上一代代策代行，什麼也妥妥貼貼，不用費心，不用吃苦頭。眞的，他們好像給上一代孭着身子走路。

在學習上，不少青年也自小依循固定的路子；思想上養成「倚賴」的習慣。老師說怎樣便怎樣，不少學生怕老師還是怕得要死。在學習的領域中，幾乎大小二便，也得靠老師指示；有些更要老師替他們解褲鈕、拉厠；甚至老師說「可以大便」時，才敢如厠。

現今青少年的「不幸」，是少掉自己的摸索、去闖、去求證的機會及精神，有些甚至祇知暗地裏學抽烟，而不懂得燒飯洗碗，不懂得自己走路；因爲在一個似屬「必然」的安樂窩中，逸樂慣了，好像跛了腿子。

記得有一次，有位親戚的兒子和朋友的女兒，不約而同向我說：「叔叔，你的花養得那麼好，送些給我們擺放，可以嗎？」後來，他們又先後把我送的盆栽拿回來，也是大同小異的說，「花葉都像枯萎了，替我們養好之後，再有花的時候，才送回給我們吧！」

我眞的光火了，說：「你們要欣賞花繁葉茂，自己好好學習栽種之道，給自己多點耐心與領悟，給植物多點照顧和關懷吧！」我不知道他們明不明白我的心意，但就强烈感到下一代吃飯拉矢也不靠自己，要人幫忙似的。

這使我想起百丈懷海禪師的大弟子靈佑，向後學的師弟香嚴所說的話：「我能教你的東西，是我的東西，而不是你的東西。」這話很有意思。等如我養花略有所成，是經過不斷的栽種與體驗，也種死過很多花花草草，才領會出來的方法。可是下一代又焉能坐享其成一般，祇要我替他們種花？誰要種植麼，必得捋起衣袖，親自揑起那一把泥土！

積極生活

很多人以爲禪給我們的啓示，全是消極的、空無的；事實上就各人的感悟不同而異。禪不但啓發我們踏實生活，明心見性，不但指涉出一些生命現象，使我們不得不去想想，而且也使我們從了悟人生中，作出反省，在適當的一方面作出積極的實踐。

禪雖然說生命無常，但不等於要人人都變成無情無性。其實「眞空不空」，這不是玄，而是看透後，自然能夠放下，自在；精神上與感情上的實在，才是眞實。物質是「空」的，精神卻「不安」；就人生態度和人生哲學方面而言，禪就像文學一樣，透徹人生，給我們無形的鼓舞。以踏實、開朗、單純的態度，代替支配、佔有、虛榮、僞善、精神緊張等現代人的通病。

禪告訴我們，日常生活所需的不是鬥爭、激情、恐懼、凶暴、疏離、好高騖遠，患得患失，而是安謐、舒泰、和諧、踏實、親切、關心與愛。

現今香港大部分人士，追求的究竟是什麼，相信大家心中有數，我們只不斷需求、不斷掠取，只懂「我要」這，「我要」那，形成更多焦慮，更多痛苦，更多矛盾與不幸。

我們不甘追求生活中的單純化，誤以爲只有物質享受才算得上是享受，卻不知道眞正本性和人格完整就是無盡的寶藏，亦是喜悅的泉源。但是我們慣於香港的急促生活步調和商業氣息，從來沒有覺醒到這樣的生活有什麼不對不妥，不肯看看生命內在的意義。因爲我們在生活中，對外在的東西太沉迷了，已忘記生命之本質。

薄伽梵偈說：「思相則著相，著相則沉迷，沉迷則生嗔，嗔怒則心妄，心妄則忘學，忘學則失辨，失辨違生旨。」

這種生命之道，不光是悲觀的「空」吧！

等於詩人里爾克說：「我們要過我們的生活，縱使即將離去。」我們不會因爲即將離去，而改變對生活的愛心，我們「繼續愛善良樸實而又平凡的東西」，「不斷使這種平衡保持眞實」，這就是積極的一面！

主要參考資料

《六祖壇經》，《無心論》，《臨濟錄》，《洞山錄》，《祖堂集》，《金剛經》，《禪語錄》（馮作民譯註），《禪學隨筆》（鈴木大拙著），《禪與生活》（鈴木大拙著），《耶教與佛教的神秘教》（鈴木大拙著），《碧巖集》，《傳燈錄》，《五燈會元》，《續傳燈錄》，《禪語百選》，《禪話》（周中一著），《禪的故事》（李普士編），《禪：西方的黎明》（卡普樂著），《禪與詩》，《禪與藝術》（劉大悲譯），《禪話》（南懷瑾著），《白話禪經典》（宋澤萊譯），《禪》（菩提學社），《道元禪一〇八智慧》（赤根祥道著），《禪詩別裁》（陳香編著），《禪的世界》（蘭絲羅斯著），《禪與心理分析》（鈴木大拙、佛洛姆著），《中國禪宗史》（印順著），《禪學講話》（芝峯法師著），《禪與悟》（施照實著），《清心與自在》（鄭石岩著），《公案禪語》（吳怡著），《禪與文學體驗》（宋澤萊著），《禪學與唐宋詩學》（杜松柏著），《般若心經的啟示》（英秉編），《鈴木大拙的言談與思想》（秋月龍珉著），《頓悟禪機趣談》（吳一正著），《般若心經》，《白話本般若心經》（明達禪師），《佛心流泉》（孟祥森譯），《禪與人生》（廣慶老和尚著），《禪學闡微》（陳榮波著），《禪宗的自然生活》（小林幹夫著），《禪宗學與禪學》（褚柏思著），《禪門公案秘

傳》（霍甫曼著），《禪天禪地》（鈴木大拙著），《禪園》（王鎮庚編），《禪機》（林明峪著），《禪之花》（蕭武桐著），《一日一禪語》（龍珉編），《禪林慧語》（凌雲編），《禪之思想》（鈴木大拙著），《中國禪》（康華編），《禪宗高僧言行錄》（菩提學社），《禪學法門》（惠光禪師），《羅漢與禪》（達智禪師著），《禪學入門》（惠光禪師），《禪詩三百首》（杜松柏選），《禪問答五五智慧》（中野東禪著），《印度教·佛教·禪》（南茜·羅絲著），《禪是一枝花》（李磐著），《中國禪學世界》（程兆熊著），《禪語座右銘》（松原禪師著），《紫色菩提》（林清玄著）等。



作者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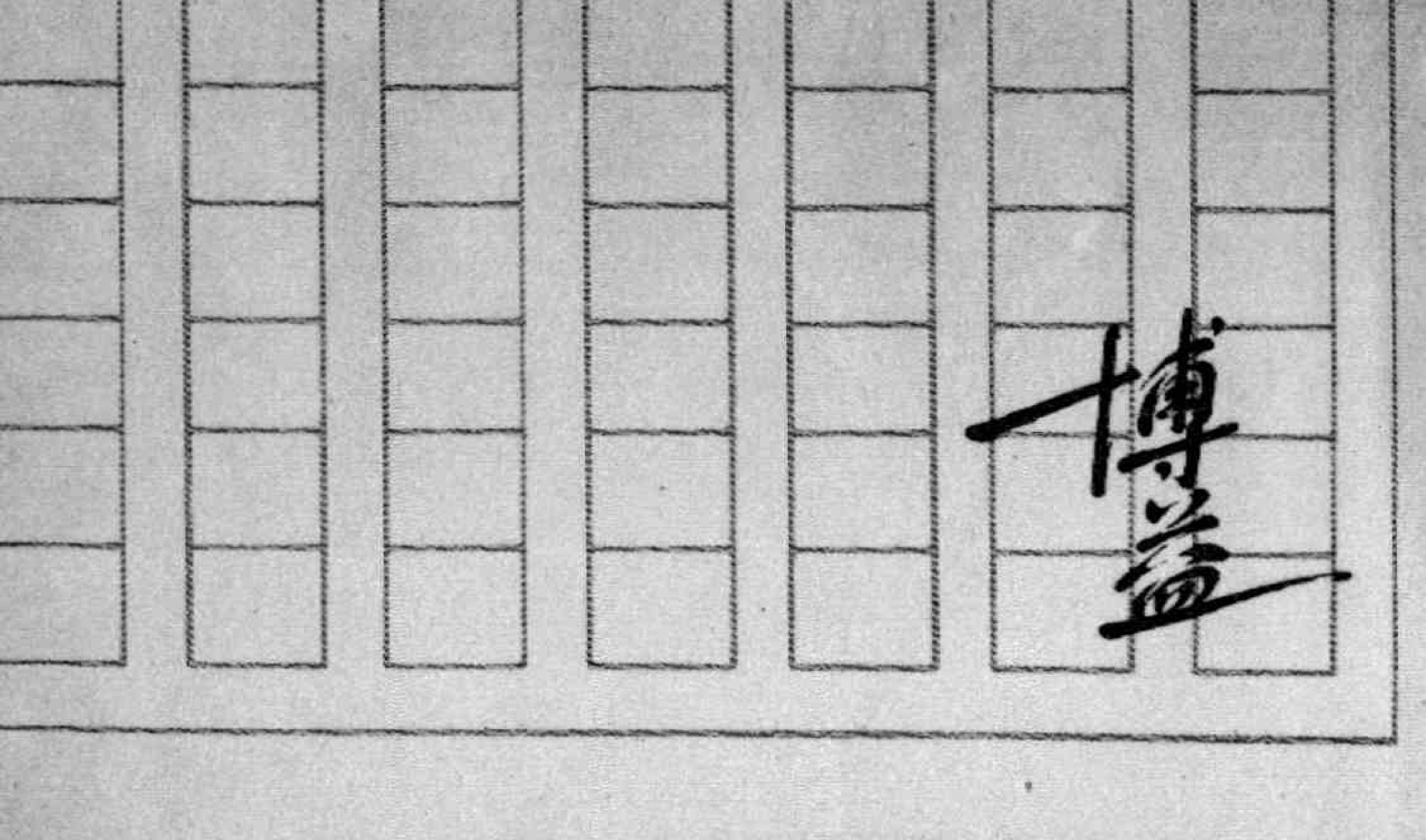
李英豪，廣東中山人，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日出生。六十年代時，曾任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長、國際繪畫沙龍主席、《創世紀詩刊》香港編委、創辦《好望角》文藝半月刊，並成爲劉以鬯主編的《淺水灣》文藝副刊主力之一。曾獲臺灣詩評大獎，其劇評及畫評亦頗受推崇。

進入七十年代，與黃煜芬結婚，轉而致力於劇本創作和翻譯。十多年來，共譯出三千多個劇本。其怪論亦頗矚目，三蘇詡爲「神筆」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黃煜芬不幸患腎衰竭症，李英豪放棄所從事的工作，爲了延長愛妻生命，於家居自置洗腎機，每週三次替她洗腎。黃煜芬換腎後染上併發症辭世，李英豪轉而研究中國蘭藝學、養花學、禪學；並東山復出，寫了《給煜煜的信》和不少散文，在香港電台主持《開花仙人掌》、《戲劇萬年青》、《蘭花草》、《逍遙遊遠道》等文化節

目。現有專欄分別見於《信報》、《快報》、《星島晚報》、《明報》、《香港電視》、《黃金時代》月刊等，並在ＴＶＢ主持「養花貼士」項目。

結集著作有《批評的視覺》（文星版）、《小說與神話》、《沙特戲劇選》（開拓版）、《卡夫卡論》（合著）、《給煜煜的信》、《同心之言》、《訴衷情》（博益）、《山外有山》（華漢版）、《南極旅情》（華漢版）、《香港養花法》（一、二、三集，博益版）和現在出版的《禪與香港生活》（博益版）。



博益的話

如果有人向你談禪說佛，你的反應會是：

「禪？這麼博大精深的理論，既虛無又難以捉摸，豈是我這等凡夫俗子所能了解呢！」

「禪？多麼沉悶的東西啊！我還是利用時間看場電影來得好。」

但究竟禪是不是如此沉悶、如此不着邊際呢？

絕對不是。禪的道理活潑雋永、妙趣橫生，用到八十年代的香港來，依樣切中時弊，把人們從城市的惡夢裏喚醒，享以清風玉露。李英豪在本書中把禪的故事與香港人的現象對比，點出其息息相關之處，作用正是提供思想上的出路，解君之困憂。

在繁忙的都市裏，人們的生活步伐急促和緊張，整天營營役役，根本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。《禪與香港生活》帶來空氣清新劑，讓你開放自己，取得心靈上的恬靜平和。就讓此書送給每一位繁忙的都市人吧！



書　　名：禪與香港生活
作　　者：李英豪
主　　編：李國威
助理編輯：陳曼儀
封面設計：洪育慶
插　　圖：洪育慶
出版經理：關永圻
出　　版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發　　行：香港電視出版有限公司
香港軒尼詩道500號興利中心十樓
5－8956789
印　　刷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：一九八七年一月（初版）
一九八七年三月（三版）
定　　價：每本港幣二十元
出版書號：7 F 87006
ISBN　962-17-0230-5



- 怎樣在這個繁盛但冷漠、煩忙但疏離、享受多但苦悶更多的城市中，生活得開心又寫意呢？怎樣才可逍遙自在、精神健康、樂也融融呢？
- 人際關係是古往今來知易行難的事。日常如何改善人際關係，使人與人之間相處得更好？
- 我們可以在數百萬人中找回自己嗎？我們可以不爲名繮利鎖所困，擺脫物質的桎梏，不作權力與金錢的犧牲品嗎？

禪，永恆的智慧，與生活息息相關。
在《禪與香港生活》中，
李英豪借用七十多個有關禪的妙趣故事，
點破現今香港人的迷津，
幫助大家消除生活上的疑慮與困惑，
輕鬆活潑地走進快樂之門。

ISBN 962-17-0230-5

定價港幣二十元